

徐醒民居士講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目錄

- 一、本經大旨、釋題、譯者簡介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第一覺悟，世間無常。國土危脆。四大苦空。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。二九
- 三、第三覺知。心無厭足。惟得多求。增長罪惡。菩薩不爾。常念知足。六一
- 四、第五覺悟。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。廣學多聞。增長智慧。成就辯才。八五
- 五、第六覺知。貧苦多怨。橫結惡緣。菩薩布施。等念怨親。不念舊惡。一一一
- 六、第七覺悟。五欲過患。雖為俗人。不染世樂。常念三衣。瓦鉢法器。一三九
- 七、第八覺知。生死熾然。苦惱無量。發大乘心。普濟一切。願代眾生。一六九

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

第一講

我們現在就開始一起研究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，我們先明瞭一下講經，各位都是平常也聽過不少經，那麼這裏講的這部經是早期翻譯過來的，它跟後期翻譯的經不完全一樣。這部經滿益祖師收集起來，連同《佛遺教經》、《四十二章經》、《八大人覺經》，這三部經合併起來，他都列為早期的經典。

按照一般講經的方法，都要講這個，或者講五重玄義，或者是一本《華嚴經》講十玄門。也有的是不按照這兩種方法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看這個道場聽經的人狀況來決定的，如果這個聽經的道場是一個長期的、是附有研究性的，那麼可以先講五重玄義或者十玄門。如果不是這種狀況，那麼這兩種不必講也可以。雖說不必講，可是先要介紹這部經的大意，這部經的經題目也要先講。

現在就請各位看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先看經文，這個本子是三十三頁，就是

前面〈十四講表〉，〈十四講表〉後來接著就是這部經——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從這開始就是經文三十三頁、三十四頁、三十五頁，這都是經文，這個經文不長，一共有八項。現在再請翻過來三十九頁，就看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的講述筆記。這個講述筆記就從我們雪公他老人作的表解，這一頁就是科判加上表解，按照這個表解來研究的。

現在就請各位看表解的筆記，第一項看本經大旨，大旨就是這部經大致的內容，他所講的要旨在那裏，也就是大旨的意思。這部經的大旨，一者是自度度他，我們學佛，在中國學這個佛學來講，以大乘的菩薩道是比較注重的。那麼既是學大乘菩薩道的話，那就一方面自度，同時也要度他人，就這部經裏面有自度的一部分，也有度他的一部分，那就是菩薩學的這部經。這個經裏面意思講的都是了義出世法。出世，不但是出世法，而且是了義的。出世法，我們知道二乘是出世法，但他不能夠成佛，成佛的話還必須要發大心，那才能算是究竟的了義了。所以這部經的大旨，一者是「自度度他」，再呢，它是「出世」法的「了義」法門。這個經文的

字不多，所以「言簡」，文字就是言語，非常簡要，雖說簡要但是「義該」，該是包括，重要的意義都包含在裏面了。

這怎麼說呢？裏面有小乘法門、有大乘法門，全部都有。如果要詳細講的話，小乘佛法在中國翻譯到中國來的時候，有成實宗、有俱舍宗。成實宗就是空宗，俱舍宗就是講相的——有宗。這小乘相的經典，那也很多，不是那麼容易一下子就能解釋，雖然是小乘，但可不是那麼容易一下就研究完的，也很多。講到大乘佛法那就多了，八大宗，每一宗裏面的經典那就非常多。但是這部經裏面一共只有八條，這八條裏面包含有小乘的、有大乘的，所以說是言簡義該。各位學經，把這部經學好，如果到外面跟人家講經結結法緣的話，這是很好的的一部經。自己拿來修持、教人家怎麼樣修持，這個也是基本，這裏所講的教法都是基本的教義。

它這是早期的譯法，翻譯的佛法在早期的時候，比如說講經題——經的題目研究佛經，每一部經的題目，取這個題目有它的意思。什麼意思呢？比如說按照一個是「人」，以人的名字來取訂這題目。再呢就是用這個「法」來取這個題目。再是用

比喻的「喻」來訂題目。那麼這三者，所謂這個人的話，比如說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佛是釋迦牟尼佛，是人，阿彌陀也是人，這是以人的名字來訂這個佛經的。用這個法來訂名字，那比如說《涅槃經》或者《大涅槃經》，以涅槃，涅槃就是一個法、佛法。再講這比喻的話，在藏經裏面有這《大寶積經》，這就是用寶作出比喻。或者是以人、或者是以法、或者用喻來訂題目的。就是單舉的人、單舉的法、單舉的喻，有的時候是雙舉，什麼雙舉呢？人加上法、人加上喻、法加上喻，這就是複的、雙的，又變成三個。單人單法單喻，雙的話人法、人喻、法喻又是三個，再把三個全部合起來人、法、喻，這個人、法、喻三個都完全了，所以合起來有七個例子。人、法、喻具足的話，比如說《楞嚴經》是全名字，那這就是具足的，還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就人、法、喻全都有了，大方廣是法，佛就是人，華嚴就是比喻這具足的。早期的譯法不是這樣，早期譯經不必按照這七例子來選題目。

另外講經的時候，到後來祖師注解經典也好，講經按照注解經文來講說也好，這個經的內容又有三部分，這三部分，開始的一部分就是序分，序分就等於我們現

在人作了一本書，請人家作一個序，或者自己作一篇序，這個方法就是你這本書著作好了以後然後作一篇序。佛經就不是這樣，佛經那個序，經文開頭的就是序。這個序的一部分完了之後，接著就是經的正文，那就是主要經的內容了，就正宗分。正宗分講完了，那是裏面主要的經義都講完了，到後面照例的，釋迦牟尼佛講經，這部主要的意思講完了，照例的就是要結勸了。勸就是勸這個學佛的人學這部經的功德，一方面勸人家學這部經，再呢就要勸學的人，無論如何要使這部經能夠流通出去、能夠把它宣揚出去，所以最後一部分叫作流通分。流是像流水那樣流出去，通呢是通達，這叫流通分。所以經到後來，中國的祖師那可不是簡單研究出來的，研究出來這個經都是有這三部分：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

但是早期翻譯來的經，不必照這個例子，題目上不必按照這七個例子來選題，文也不必按照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這個三分來研究的。就拿《八大人覺經》來講，這八大條，按照實際上《八大人覺經》這部經雖然是早期翻譯出來的，它裏面的章節也很自然地就有這三部分。這我們研究《八大人覺經》的時候，要先了解這經主

要的要旨、大旨，至於五重玄義，那就不必講，雖說不必講，但是經的題目需要研究，所以第二就解釋經題。

經題的話，這個題目是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這在表解裏面講只解釋大人，覺後面是經，佛說就不必講了，為什麼不必講呢？這個也許有兩層意思。第一層意思，佛說這個意思，佛這個字，因為這是講座裏面初級班的教材，六種課程裏的其中一種。在前面〈十四講表〉把佛這個字已經解釋過了，所以在這裏不用講，講就是耽誤聽的人時間，所以不必講。第二個意思根據是朱宙明老居士的研究，他老人家早期在台北辦台灣印經處，他老人家跟我們雪公老師過去在大陸上都是非常要好的道友，在重慶都在一起，他比我們雪公老師大一歲，也是先我們雪公老師一年往生，都是九十七歲往生的。那麼根據他老人家的研究、考證的結果，在早期的藏經裏面沒有佛說這兩個字，就是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到後來才加上了佛說這兩個字，是這樣的。所以我們雪公老師在解釋題目的時候，佛說這兩個字就不解釋了，也許可能就這兩個原因。

現在我們就看「大人」這兩個字。大人之前有「八」字，八這個字就是數目字，就指這個經文主要的有八條。那麼大人的名字呢？什麼叫作大人呢？「作大雄」，雄是英雄。什麼是英雄？我們世間人一提到英雄，大家都聯想到那些征服人家的國家，有武功勳佩的那個是英雄。其實這裏講不是那個，英雄這個雄是比喻大雄寶殿，大雄寶殿就是佛殿，這個大雄指的就是成佛，成佛才是真正的大英雄，可以說只有佛才能真正是大雄、大英雄，我們凡夫眾生別說是英雄，那都是假說的。也就是等於稱呼古代的皇帝「皇帝萬歲」，你想想看那個皇帝能夠活到萬歲？那只是虛假的恭維而已。所以稱呼英雄也是一種虛假的，一種讚美而已。

除了佛以外，凡夫眾生誰也不能稱為英雄，為什麼呢？佛所以能夠作大雄，他是知人所不知的。為什麼知人所不知？我們人在世間，比如說你的學問再好、你知識再廣泛，你也不能把世間的事情知道完全。就拿現在科學這麼進步，世界上傳播媒體這麼發達、資訊這麼快，我們也不那麼容易，不可能把全球的事情完全都了解。就是全球任何一個地方，藉著現在這個傳播媒體把它很快就傳播來了，傳播來了，

你只是知道這麼一點點，那一件事情的本身、它為什麼發生，這一件事情你知不知道？可以說完全不知道。政治上面、經濟方面，這個報導爆炸的、飛彈攻擊人家那些事情，我們了解多少？可以說一無所知。

佛能夠「知人所不知」，我們任何人，你說知道再多的人、再多的事情，再多的事情，你也沒辦法世間事都知道。除了眼前的以外，還有過去歷史上的事情，還有未來的事情，那多了，所以佛有個名字也就是號，叫作世間解。世間解，就是世間任何事情他都能了解。我們人的話，世間事情我們都了解嗎？我們不能冒充人的，孔子講得好，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這個老老實實地還好，我知道多少就算知道多少，你不知道就說不知道，不要冒充，愈冒充愈糟糕。所以我們不知就是不知，我們這樣才能肯虛心來學。那佛他這一切都知道了，我們學到他這個程度，我們也一切都能知道。為什麼呢？這個佛的本性，我們人人都有的，成佛就是把他本性完全開發出來。我們把我們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我們也是知人所不知，我們一切都知道。

再呢，「能人所不能」。能是行為方面，能夠辦事情的，包括自己的問題、眾生的問題。一般人不是說不能辦事，他有不能辦到的，有沒有辦法辦到的，有一些事情、有很多事情就是無能為力的。現在的人都是狂妄自大，說人定勝天。人定勝天，你就勝天吧，那今天就天氣瞬間變，天就給你小小顏色看一看，全球都是受不了的，那個氣候的異常你就受不了，這是天。我們人的能力是太有限了。但是有限的能力並不是我們根本不能夠，講到根本上我們人人都能的。我們要轉變自然界的任何事情，這個我們都有能力，因為我們在前面都有研究過了，我們有煩惱障，有煩惱障礙了我們所有的能力，本有的這個能力顯示不出來、施展不出來。就如同各位在學校求學也好、教學也好，求學你向誰求學？教學你拿什麼教人家呢？如果是教學的話，你無非是把這個學生的習氣障礙，把它一層一層去掉，用啟發式的開發他。

孔夫子就懂得這個教育的原理，他用啟發式的教育。所謂啟發式是把他作開蒙，他被這個煩惱蒙蔽了，就把這蒙蔽撥開來，他的能力、他的知識自己就有。所

以照這個原理來講，我們只要把這個煩惱障去掉了，我們所有的能力就能夠展現出來了。佛就是這樣，他把所謂的煩惱都斷乾淨了，本性完全顯示出來了，這就能人所不能，這就作大雄，成功了，就是成佛了，就作大雄。《觀無量壽經》裏面講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是心作佛，作就是修持、修學。你憑什麼學佛呢？就憑我們有一個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如本性，我們憑著有這個真如本性，把在真如本性外面那些障礙把它撤除掉了，這就作了，這是一步，一層一層的這種修為、修行的工夫，這就叫作，成就了就是作大雄，這是大人。

再呢就是辦大事情，成了佛以後，那作什麼呢？成了佛，我們自己在享受嗎？不是如此，要「辦大事」。辦大事是要「了脫生死」，什麼是大事？這個大事絕不是說你這個人有志氣將來有能夠辦大事、能夠作大官，當個部長、當個院長，或者是在古時候算是你作個宰相，或者在君主時代，不敢講作君主，那講作君主是犯罪的，那不得了，作宰相那就是不得了。那麼後面心裏不說出來，心裏想：我想要將來要做皇帝。就算是你存著最高的這種這個志氣了，你想要作皇帝了，那是大事嗎？

那還不是大事。自古到現在，中國也好、外國也好，那些皇帝死了多少？死了之後叫一聚塵，什麼一聚塵？一堆土在那裏，都說是微塵聚起來一堆土在那裏，一樣，跟普通人沒有兩樣。所以那不算是大事，作皇帝、作宰相那都不算是大事，真正大事是能夠了脫生死，這才是大事情，生死大事。

不但自己了脫生死，而且要「廣度眾生」，度化眾生，度眾生是什麼呢？度眾生是教眾生了脫生死。我們學佛的話，要看這部經講的是不是佛家的經典，那就看這裏面講的有沒有佛的了義在裏面。講佛的了義，任何一部經，它都要教人家了生死，如果不是教人家了生死，只是叫你：你學佛好啊，你將來在人世間有好報應、求財得財、能夠升官發財、有好運氣。那個不是佛法，因為那些是你現在學學世間這些社會科學，講究這些都可以辦得到的。治病的，一般醫生也可以治的，如果說我很多病治不好，我就請了這個學佛的人，他是某某大士能夠把我病治好，我就去跟他學吧。那你把這目標也弄錯了，他如果真正是大士的話，那他是來度化你了生死的，你可不能夠弄錯了。所以廣度眾生，度是度眾生，度化眾生了脫生死，而且

不只度一個眾生，他能廣，廣當普度眾生，普遍的度化眾生。「大人」是這樣的解釋，以上解釋八大人了，要作個大人不容易的。

「覺」，覺這個字在前面也有，〈十四講表〉佛就是個覺者，大家也了解了。這裏看一看，所謂覺是「破迷啟悟」的。我們凡夫眾生，所謂凡夫眾生統指一切的人，一切人什麼呢？過去的不必說了，就拿現在來講，現在不讀書的人固然是迷惑了，讀書的人也是迷惑。這個讀書的，不管你是在中國讀書、到外國留學，你留學，你在那一個高等學府學來的學問，所求的學問再多、學位再高，還是迷惑顛倒。這個迷字，為什麼不能去了這迷字？現在人一切的學問都是為了自己，都是放棄不了。一個我，我執在那裏放棄不了。放棄不了我執，有我執在那裏執著，執的什麼呢？執一個我相，我的假相，這個在前面研究唯識學，大家都知道。執著這個假相，把這個假的相當作我，為了假相來跟人家爭名奪利，跟人家造這個惡業，你想想這是不是迷惑？

求學的時候，又是怎麼樣又補習、又是升學，升學又留學，留學回來再繼續再

研究，研究之後，無非是為了我，為了這個我執。有我執在，就看不到真相，就執著假我，你真我就得不到，你就認不得真我，你這就是迷惑顛倒的凡夫眾生。迷惑顛倒的凡夫眾生，你學問再多也不管用，該怎麼生死就是怎麼生死的。破迷，這個覺悟就是破迷啊，就要你明瞭你所執著這個我相是假的，假我相，你必得要破除這個迷——迷惑。啟悟，悟的是你有真我，你要認識真我，這是破迷啟悟的。這樣的話，你破迷啟悟才「不被假蔽」了，不會被這個假我、被這個假相蒙蔽了，迷了我執，就有那麼多的煩惱障在那裏，煩惱，就是被假的蒙蔽了。所以這個覺是破迷啟悟的，它是不會被一切假相蒙蔽了。所以學了佛以後，雖然沒有到破迷啟悟的時候，你稍稍懂得這個道理，那在這個社會上，那些騙子——用種種的方法欺騙人的騙子，你就不會上他的當了。現在社會上騙子太多了，他藉這個名義、藉那個名義，藉種種的法術、藉宗教這些名義來騙人家，所騙的無非是錢財，你懂得這些道理的話，你就不會被他欺騙了。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不是被自己的假相欺騙了，要看破自己的假相。

中國儒家的經典說得非常透徹，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」。我們不要受人欺騙，自己作個誠實的人、誠意的人。誠意什麼呢？誠其意，是我們自己不但不要欺人家，最重要是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我們自己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，千萬不要冒充這個冒充那個，凡夫就是凡夫，學問不夠就是不夠，我學問不夠，你學問好，然後我就向你請教，自古以來，賢人、君子都有這個修養，不必冒充。所以這個毋自欺也，不要自己欺騙自己。

至於說學佛的話，更不可以「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」，「未得謂得」，你沒有得，說你得了，怎麼了？你沒有得神通，你告訴人家你得神通了，叫未得謂得。「未證謂證」呢？你沒有證到什麼果，你甚至見惑都沒有斷，斷見惑才證了初果。你見惑都沒有斷，初果都沒有證的話，你說證到二果或者證到四果羅漢，說是某某羅漢，這個什麼羅漢再來的，那你就未證謂證。你沒有證果，你說是證果，這犯了大妄語，那不得了，犯大妄語那太嚴重了。

學佛的人基本的都必須要自覺，「自覺覺他」，覺是必得自己要求這個覺悟，

然後再覺他，教他人覺悟。小乘只求自覺，自己先能夠覺悟就好，小乘是這樣，小乘先求自覺先求自了，了生死。了生死以後他來度眾生，他也度眾生，不過他度眾生只是拿小乘佛法來度化眾生而已，不是完全不度眾生。不過在學的時候，他的重點是放在自己自覺自度而已。大乘菩薩不是這樣，是同時的，同時自覺覺他。一方面自己求其自覺，同時也要幫助他人來覺悟，自覺覺他。覺行圓滿，到了這個自己都圓滿了，就成佛了，就成了大人了，就是成佛這覺。所以這個「覺」字不是普通的，這是成佛的，這是自覺覺他的一個大法。

八大人覺這個經，佛經是有通題、有別題。別題就是特別的這部經，單指這部經來講，比如說「八大人覺」就是這部經名字，題目叫作八大人覺。這個經就是通題，普通的，那就是這個八大人覺也叫經，《阿彌陀經》也叫經，其他的三藏這個經部裏面統統叫作經，經是通題。

現在就請各位翻開四十頁，「經」這個通題。通題，經是中國字的意義，在印度，印度文這個經不叫經，叫作修多羅。修這個字，是修行是修道的那個修，修道

的這個修字有兩種寫法，一個是通常的、普通的寫法修，另外一個脩字，中國經典裏，也就是〈大學〉〈中庸〉裏面脩道的脩，就當那個修字，這兩種寫法都是一個字，一樣的。修多羅是按照梵文的音翻譯過來的，如果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那就很多，在《佛學辭典》裏面各位可以翻著看，那意思很多。翻成中國的意思「華意」，華意，中華的意義，「常由」，常是永恆的意思，常由，普通人講常法，這個法是講這部經的時候講的法，這裏叫作由。由是當行字講，修行的行，修道的那個行字講。常由，是這個經你要修行的話，你就要按照這個不能變更，就要按照這個來修行——常由。

再說這個「經」字，經是中國字的意思，在印度文的修多羅裏面沒有經這個意思。這是按照中國的經與梵文的修多羅在用意這個方面，在作用方面，拿來訂這個名字。為什麼呢？中國比如說十三經，古代只有五經，五經這個經都是先王傳下來的法，傳下來先王之道，講那個道。那個道一代一代的傳下來的話，都是聖人聖聖相傳的道。這個道教化一般人，包括辦政治、教育社會的一般人，它的道理不能夠

改變的，是永，是富有永恆的經典，不管在什麼時代也好，這個經字是不能改的。

比如說中國講五倫，五倫的這個道統，現在講五倫道統，人家就很笑話了，現在什麼時代，還講五倫道統？這個五倫道統不但現在要講，將來還要講，你不講這個，將來人類不知道所受的災難會到什麼程度。有五倫在這裏教育了，它把每一個人的身分，五倫是十種身分：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五個對待關係，有十種身分。十種身分每一個身分各盡其分，各人盡各人的本分，那人與人之間才能夠和諧的相處，只求盡到自己本分，不要要求對方怎麼樣對待我。

比如說就拿對待朋友來講，沒有交朋友之前，我們是普通人，一旦交了朋友的話，就有這個朋友之道了。朋友之道的話，既是我們兩個作了朋友了，在我的心裏，我們不必要求你對我怎麼樣好，我只盡其在我，我應該怎麼對待你，我時時想到怎樣對你有好處、怎麼樣幫助你。那麼在對方來講，他也不要求我對他怎麼樣好，他只盡他自己怎麼樣關照我這個朋友，是這麼講的，朋友都是這樣。那麼在天倫這方面，這是天性，父子、兄弟，夫婦原來是朋友，結了婚以後、有了子女之後，也是

天倫了。只要各盡其分，你想想這個人倫之厚，愈到後來愈厚，這是社會的風氣醇厚，天下太平。你一破壞這個，不要了，只講個人的自由，那好了，講到個人自由的話，朋友遇到利害關係的話，朋友可以不要，那麼這個朋友就不算是倫常了。進一步，到天倫這一方面利害關係有衝突的話，殺父母的、殺兒女的，互相殺害，這種倫常悲劇，就是破壞五倫教育、五倫之道演變的後果。所以這個經我們不能推翻，不能變的，一變更、一拋棄的話，這個經本身它有什麼損失？它毫無損失，受損的是我們這些人，是這樣的。

其實中國這個經，聖人所傳的道，還不僅僅在五倫，五倫只是一種基本。由五倫進一步來發明人的這個本性，比如說舜王，他就是從孝道來發明他的聖人，所以他成就聖人是從力行孝道來成就的。那麼堯帝，他是從這個仁、從恕道來成就的。所以這個道，中國叫作經，經是永久不能變更的，因此就拿這個經字來作為佛經修多羅的中國字一個翻譯，是個通題。這個題目就講過去了。

下面就看「譯者」的簡介，佛經是由梵文翻譯過來，由外國傳過來的，原來的

經是梵文，是古印度的文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叫作譯者，者就是翻譯的人。這裏誰是這部經的翻譯人呢？就是安世高。安世高，你要是找《高僧傳》，找這個安清，安清號世高。他是在後漢桓帝那時候來到洛陽的。沙門，這部經是安世高這個沙門，那個時候漢朝叫作沙門。沙門翻成中國意思，翻成漢文的意思：「息」、「勤」，勤息。勤息什麼呢？沙門就是在印度，本來你是出家人，出家人勤息的意思，翻成漢文叫勤息，勤修戒定慧。戒定慧這三個字，你說三藏十二部那麼多，就拿三個字就是把它概括起來了，修戒律，學這個禪定，就是定工夫，開智慧，戒定慧。勤就是勤修戒定慧，勤修戒定慧為的是我們凡夫眾生煩惱障太多了，有煩惱障在那裏，所以我們智慧（本有的智慧）出不來，那就叫息了。一方面只是勤修是不夠的，勤修，什麼叫作勤修？勤修就是把這個煩惱障把它息掉，息還不夠，息滅掉，息滅貪瞋癡。貪瞋癡是煩惱障當中根本的煩惱，有六個根本的煩惱，貪瞋癡是根本當中的三毒，煩惱的毒素。貪是貪求、貪愛心，貪愛的，貪。瞋恨，貪求不到的瞋恨，癡是愚癡，是無明，癡就是無明，息滅貪瞋癡。這是沙門翻成漢文的，這是中國字的意思，勤息這兩個字。

安世高這個出家人，他是安息國國王的太子，他讓國于其叔。根據《高僧傳》初期的高僧傳，第一卷裏面就有，各位可以自己查著看。這當中有特別是表現出來這個因果，到中國來幾次，不是這一次來的，前一次來的時候，到中國來也是出家的，他有一個同修，那一個同修跟他在一起修，那個同修好發脾氣、瞋恨心特別重，其他都好，就是瞋恨心很重。安世高他說：你將來不得了，你這要墮落的。說完了之後，他說：你好好修，我要到南方去，到南方是廣州，我欠人家的命，欠人家債。一到那裏，見到一個少年拔刀就把他殺了。殺了以後就償了命，償了命他又回到安息國投胎做國王太子。作王太子以後就繼承王位了，他看見他過去世修道，他宿世有修道，雖然繼承王位，還是不樂，沒有快樂，就把這王位讓給他的叔叔，他自己又出了家了。出了家就到中國來了，到中國就這一生，這一生就到了原來他被殺害那個少年那裏，那個少年還在，到那個少年家裏去，把過去的事情償還他的命債說給他聽。那個少年的家裏對這個事情大為驚奇，所以他把這個因果說給他聽。少年也知道這個佛法很歡喜，然後又陪同他到另外一個地方，又到另外的地方，又償還人家這個命，又償還一個債，所以那個少年看見，他自己親身受了人家的債，然後

被他殺的那個債，那個人又活過來，又表演給他看，又把事實給他看。他到那個地方正好走到那個街上，正有一羣人在打架，就等於在打羣架，正在打架的時候，人家一下誤中了他，把他打死了，這是這一生。

在這個中間，他原來講他有個同學，一個同修，這個同修在南方一個大湖裏面，當了湖的神了，是供亭湖的湖神，湖的神，他就到那裏，他的同修（那個湖神）就請他去，請他去要他超渡他。既要超渡他，他說：既是你叫我來，你為什麼不出面呢？他同學說：我衣服太醜了，我不敢出來。安士高說：都是修道的人，你還拘束這個。他就出來，結果出來是一條大蟒蛇，蟒蛇這個頭出現了，那個身體有多長？那就沒有全部出現，結果後來他跟他說法，說法之後，這個蟒蛇就生命結束了。結束之後，這蟒蛇後來又到人道來了。這記載在《高僧傳》裏，各位可以自己看，這是一個事實。就是表現三世因果，那確確實實在裏面。安世高親身把三世因果表現出來，這裏只是簡單講他把這個國、國王讓給他叔叔，出家之後到中國來。安息國後來的名字叫做波斯，就是現在的伊朗。

譯呢？中國古時候東西南北四方，四方叫四夷。東，跟東邊的外國人要辦外交，外交是西邊、南邊都要，在每一方都要。每一邦交都有在那邊辦外交的人，辦外交的人都要通那邊外國人的言語，所以通外國的言語，四方這個辦外交的人都有專門的名稱。專門名稱的話，比如說東方，東方的外交官的官名叫寄。每一方都有一個專門名字，這個我不完全講了，東方叫寄。那北方呢？叫作譯，在北方的辦外交的人，這個專門名字叫作譯。到後來佛經就專門取北方的這個專有的名字，用來作為一個譯，叫翻譯的譯，一直到現在。我們不但是把古時候翻譯佛經叫譯，現在是外國那一國家的名字都叫作翻譯，叫譯。這就是也從那時候習慣了用下來，其實在古代，四方各有四個名稱。這部經是安世高翻譯的，題目與譯經人的名字都說過去了，現在就請各位看這個經文了。

為佛弟子。常於晝夜。至心誦念。八大人覺。

這是開始的四句話，這開始的四句話就等於序分。「為佛弟子」，佛的弟子，佛就指釋迦牟尼佛，佛的意思就不必再講了。那麼這個作為佛的弟子，這個弟子是

有出家的弟子、有在家弟子。出家弟子有二眾：比丘、比丘尼，在家弟子：優婆塞、優婆夷，這是在家出家有四眾弟子。為佛弟子就是作為佛的弟子，就包括在家出家這四眾弟子。除了這個四眾弟子以外，還有沒有正式皈依的，雖然不是弟子，他是作為信士這一類的，在中國裏很多。中國比如說四大名山，住在四大名山附近那些普通人，他也沒有皈依佛、皈依三寶，他常常朝山，朝山就是信士弟子，他沒有正式皈依，他是信士弟子，他朝這些名山，這叫隨喜的這一類的。還有呢？那就是除了這個以外，有真實的實實在在的修持了，那就是正式受業的這弟子來修持了，那是真正的來修了。這是弟子。除了這個以外還有結緣的，結緣什麼？他要皈依了，這是對於在家弟子來講，在家弟子他也皈依了，皈依之後怎麼？皈依之後他修行也談不上，你說他研究佛法嘛，他也沒有什麼研究。這就是雖是皈依之後沒有實實在在的學，沒有修持的這種行為，這就是結緣，只是跟佛家結結緣而已這一類的，那麼有這些種種分別，所以講佛弟子有這些不同的。

真正在修持來正式皈依的，在家正式皈依的，或者出家的正式受過戒的，在家

二眾、出家二眾，那這是實實在在是佛的弟子。既是為佛弟子，那要問：為什麼作佛的弟子？作佛的弟子那就是跟佛學。跟佛學學什麼？就要學著成佛，佛是個覺者。佛是覺者，佛早就把這個生死大事都了了，我們現在要作佛弟子，這個最主要的目標也不能把它忘記了。出家固然是最重要一個目標，在家你既是皈依了，作這個佛弟子了，那忘記了生死大事的話，那就不算是實實在在的佛弟子。

所以為佛弟子，為的就是要覺悟生死大事，那要了生死大事。既是這種大事，那什麼呢？「常於晝夜。至心誦念。八大人覺」。常這個字，常是不間斷的，這常是永久的。我們人做事情，做任何事情還要休息的時候，只有學佛沒有休息的時候。學佛是包括戒定慧，沙門是出家，雖然是勤修戒定慧，在家也是要勤修戒定慧，在家你不勤修戒定慧，你也不算是佛弟子。就拿這個戒來講，戒就是一個，你不受戒則已，受了戒就是一個常，沒有停止的時候，你一停止就犯了戒了，那就不是常常是受了戒，這戒就是得了戒體，在心裏一直的、永久就在心裏保存著，沒有間隙的時候。

這個戒定慧，定工夫，我們普通人不能算是隨時心都在定中，雖然不能作到這個程度，但是心裏想著這個樣子，自己總要要求這個樣子。所以我們做事情也好、求學也好，跟人家談話也好，總是心裏想要有次序不要亂，這就是定工夫。一亂了，這定到那裏去了？你有定工夫，辦事情才有效果；有了定工夫，你求學這個學問才求的好。所以我們雖然不能像那個工夫好的人心裏時時刻刻在定中，但是我們心裏想著怎麼樣求其能夠定。這個定怎麼呢？就中國儒學所講這個禮，禮就是你一切講究秩序，辦事情有辦事的程序，一切要講究這個程序，你程序不亂你就是有定工夫。那為什麼講五倫？五倫有大原則，就是一切都有程序，人與人之間，這種有秩序的，在有秩序之中，我們跟人家來往、相處、辦事情，他才不會亂的。所以這些，像這樣的都不能間斷。

求學問，這個戒定慧，開智慧開著，你研究這個佛法學都是永恆的，不能說我今天研究了，我們休息一下，明天再過一個時候再研究，那這個不行，必須常時候的。這裏講常於晝夜，晝是白天，夜是夜間。在印度那個時候講二六時中，二六時

中就是指著晝夜這兩個字。我們中國古時候講十二時辰，現在講二十四小時，都是講晝夜的。

你晝夜要「至心誦念」，至心誦念的時候在晝夜，白天時候可以，你這個夜間怎麼樣？夜間要睡眠，除了睡眠之外，睡眠的話那就是要休息了，睡眠之外的時候，你有時間你就要誦念這個。白天，白天也並不是說我們在家弟子一天到晚誦念這個，也不是這麼講的。在家弟子你還要做事情，各行各業還是要做事情，你儘管做事情，你在學校裏求學，你儘管求學，但是有時間、有空隙的時間的話，你就把工夫用在這上面。工夫什麼呢？至心誦念。誦是口裏誦，就背誦。念是什麼呢？存在心裏面。必得把這兩個字分清楚，否則話人家會提出疑問，或者人家不提出疑問，你自己就起了疑問了。那我們，尤其是在家學佛的人，我們各人都要求學的求學、做事情的做事情，還有吃飯的時候、睡眠的時候，那怎麼能夠這樣的誦念呢？誦就是背誦，怎麼行？常，把那個常字拿來是不斷的這麼做，那怎麼可以？有個念字就行了。你有時間背誦，你就背誦；你沒有時間背誦的時候，你就存在心裏面，你把

這念頭放在八大人覺這個八條意思當中。

這個八大人覺是後面講的有八條，所講的這個道理，所講的這個佛法，你這心的念頭不要跑到外面去，不要跑出去。我們普通人有事的辦事，沒有事的心裏就亂跑了，跑到這、跑到那裏，跑的是這個某人對不起我、我要怎麼樣的。都是這些事情，是是非非跟恩恩怨怨的，都想到這想到那個。那我們既是這樣，我們不必，我們把念頭一有空閒的時間，我們念頭就放在八大人覺上面。八大人覺把這個道理（八條所講的這道理）記得很清楚，這個一念的，就是把八個念頭總歸在一個念頭上面。一念就包含在裏面，那個多麼簡要，所以至心誦念八大人覺。這絕不為難的，非常方便。

非常方便，說到這裏的時候，我跟各位講，我們都是學淨土法門要念佛，念佛的也是要時時刻刻念。正工夫，正式念佛就是早晚二課，平常的時候有時間也要憶佛。那究竟你這個念，是念還是憶佛呢？這是助工夫，我們研究經的話，你總得要把它分清楚。正工夫與助工夫，它幫助我們了解念佛的重要性，了解我們念佛的道

理。我們普通只知道念佛，那個道理不明瞭，念佛怎麼重要我們不知道，所以不但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其他各種大經大論的話，我們明瞭之後，都是幫助我們這個念佛的，這是助工夫。那就是說我們平常是念佛，有時間就是憶佛。憶佛，當我們有時候在社會跟人家做事情，我們連憶佛都憶不起來，跟人家發生有爭吵的時候，人家意見不同、心裏氣憤的時候，這個佛號也壓不下來的時候，這裏面講的道理就管用了，助工夫就來了。有這助工夫一幫助，佛號的力量就能夠起作用了。這是我告訴各位，我們學任何一個經不是沒有用的，也絕不會跟念佛互相有牴觸的，它都是幫助我們用功念佛的。

第二講

現在請各位看《八大人覺經》，上一次把經題、翻譯的人以及開頭的一段算是就講過去了。現在我們就從第一覺悟開始研究，這算是正宗分，先把經文這一段念一遍。

第一覺悟。世間無常。國土危脆。四大苦空。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。虛偽無主。心是惡源。形為罪藪。如是觀察。漸離生死。

先念這一段。八大人覺，就是有八條要覺悟的，大人，這前面就已經講過了，這一共有八條，每一條都要有這個覺，非常重要。現在念的是第一條要覺悟的，這是八大人覺的第一條，再呢，這一部經雖然很短，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很廣泛。

現在請各位看課本子裏的第四十一頁，我們把這部經的內容，也就是重要的科判，先看一下。這個四十一頁是講甲二，甲二就是正宗分了，就是等於是正宗分了。前面甲一是總標等於那個序分。這個正宗分裏面又分成兩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乙，

乙的一項，這是「求破二惑」，求其破除兩種惑，一個是「見惑」，一個是「思惑」。這個二惑，破見思惑學小乘的就是聲聞乘的。乙第二項「齊修六度、智悲雙運」，這個一共有六條，這就是大乘菩薩行六度法門。有定度、有精進度、有般若度（般若就智慧）、有布施度、有持戒度、有忍辱度。下面說明的有偏重的，我們定度這一部分偏重在智慧這一方面，其餘各位看看就可以。這一共八大人覺八條，換句話說前面兩條是小乘的，後面六條是大乘的，這整個佛法就我們中國來是八大宗、二小宗，全部都包含在裏面，因此我們研究這一部經，算是很重要的學佛的一個基礎。

現在我們就翻過來看四十二頁這個表解，這就把剛才念的這一條，第一覺悟這一條用表解的來解釋出來。在求破二惑當中，這是第一個要破除的見惑。這個見惑，各位看上面是「虛偽無主」，包括下面有「世間」、有「國土」的、有我們本身的，本身的有「四大」，又有這個色法，「五陰」，五陰之中有色法，後面有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就把這一條的內容用表解把它表示出來。比如說講到世間，世間是無常的，國土是脆弱的。講到我們本身，眾生，我們任何一個眾生就生死，這個無常也好、

國土脆弱也好，死生，個人生死都是苦，就是一個苦字可以包括盡了，所以到下面來講，我們要了解「苦空無我」。必得要了解這個，所以這個表我們看過之後，然後再研究這個經文了，我們心裏的概念就比較清楚。

現在就跟各位講這個經文了，我們凡是學佛的就是佛弟子了，前面開始序分就講了，你作為一個佛弟子，你要常常或者是誦或是念這八大人覺，八大人覺第一覺悟，第一是講覺悟。悟是什麼？悟就是我們學佛的目的，就是破除迷惑要開悟，那就是我們常常聽到善知識所開示的講學佛就要破迷啟悟。第一個覺悟就是要破迷啟悟的，下面就根據這個破迷啟悟，我們研究經文了。

首先看這個兩句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世間，本來這個世間是包括有情世間、器世間，在這裏面是講器世間。為什麼講器世間呢？因為下面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」，那就是有情世間。這個經文不會有重複的，因為下面有了，只講四大苦空，上面這個世間就是講器世間。

這個器世間一切是無常的，國土呢？這個世間是整個的來講，包括這個虛空、

虛空裏面一切的星辰，我們所居住的地球，要就我們佛法講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話，我們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這個區域這個器世間，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都叫世間。釋迦牟尼佛教化的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叫作娑婆世界。這娑婆世界，娑婆翻成中國的意思就是堪忍。堪忍，在這個世間可以說一切都是痛苦的，雖然痛苦，但是在這個世界裏面的眾生還能夠忍受得下去，很能忍，這叫堪忍。這個娑婆世界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叫堪忍的世界。

那麼世界就是世間，世間是無常的，怎麼是無常呢？成住壞空。就拿我們地球來講，各位你自己研究地球學，地球科學你當然就懂得，就是你本身不是研究地球科學的話，不研究這個，那麼一般的資訊裏面你也知道，我們這地球也不是本來就是這樣的，它也有它生長的年齡，在最初是什麼樣，到後來又是什麼狀況，現在它都要經過成住壞空。原來就是慢慢的，逐漸逐漸的凝聚，凝聚很多，地球很多很多的那個構成地球的一種成分，凝聚起來了，然後就是成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成就了。成就當然是住，保持現狀一個時候叫作住。這住維持不了多久的，然後就有壞。壞

什麼呢？小的說這個山崩、這個海，海水是有變化。整個大的變動來講，那就是滄海桑田，滄海桑田不是寓言，也不是神話，是真的。那個海底變，長出來的話是變成高山，那高山低下就變成海，滄海桑田互相轉變的，到那種程度，它一種轉變，大的這個變動就是這樣。成、住、壞，再過去空的，整個壞了、滅了，成住壞空。所以這就無常，無常什麼呢？凡是任何一個東西，你不管它存在多麼長久的時間，只要它有變壞的時候、有毀壞的時候，都叫作無常，也都是生滅的。那不是無常的、不是生滅的，那是什麼呢？那就是我們眾生的本性，唯有本性才是常住不壞的。除這以外，那一個都是——無常法，我們必得要了解這個，覺悟這個世間是無常。

「國土危脆」，國家的這個土地、領土。無論那一個國家，它有它的領土。這個領土就任何一個國家來講，那當然認為是很現實的，要保住、要維持。其實這個國土非常危脆，危是危險，脆是脆弱的。就拿中國的歷史來講，在堯舜以前的話，堯舜是禪讓政治，堯舜以前也不是禪讓政治的，也是這個家族的。那麼到堯帝，他是禪讓了，禪讓給賢能的人，堯傳讓給舜，舜是讓給禹，禹才開始又變成這家天下

了。那麼到了家天下，你這個天下也好，天子所封的這個國家、這個諸侯國也好，都不是永久不變的。就天子來講三代，夏商周三代，這隨時在變動。夏朝開始的時候禹王是聖人，他的兒子也是不錯的，那麼一代一代傳到後來出了夏桀王。到了商周來講，成湯王也是個聖人，他傳到後來，孟子也講「賢聖之君六七作」，商朝也好，商朝的皇帝到了最後有殷紂王出現，國家有這個天子，天下又給人家拿過去了。周武王，文王、武王又是聖人，周公也都是聖人，周家幾百年之後，到春秋戰國之後等於亡了，這是講天子。三代所封的國——諸侯，就拿周家來講，周家開始封的諸侯國有多少，到了春秋時候，大國變成小國，強國來侵占弱國，到了戰國的時候更厲害了，那被滅亡的有多少，這都是國土危脆。那秦始皇更是迷惑顛倒，從他開始秦始皇，原來在以前或者是叫皇或者叫帝，三皇五帝，只佔一個字，秦始皇把皇帝這兩個字集合起來，皇帝一身承擔，不但一身承擔，從他開始傳給他兒子，兒子傳給孫子一直傳到萬世而不絕，這個迷惑到極處了。沒有想到第二世，二世就亡了。所以這個是例子，帶來這個國土都是脆的、脆弱，危險而又脆弱。

中國歷史這樣，外國歷史不也是這樣，遠的不說，我們國父在講三民主義的時候還提到，講民族主義時說，英國那時候是一個國家，一個號叫日不落。英國這個殖民地在全球，太陽所照的都是英國的殖民地，大英帝國是在它這個國家來講，所照都是它國家的領土，叫日不落的國家。那多麼強盛，到後來怎麼樣？美國那個時候還早呢，那現在又變成頭等的世界強國，這個我們要看，你看歷史也好、看哲學也好，也不會長久的，必得要了解這個。你不了解這個，把無常執著要求其常，危脆的要求其要始終保持永久強盛不危脆，這都是自找苦惱。

這個上面講的是依報，我們眾生在世間，凡夫眾生有正報、有依報。這個世間這個國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這一個依靠。報是什麼呢？我們到世間來是受報的，苦是受苦報，有樂的話也是受這樂報，苦樂都是受報的，受報，我們有所依托的、依靠的。依靠什麼？一個最重要的依靠就是這個世間、國土。上面世間是自然界的，這個國土是人類的、這個社會組織的，經文這一句一句就是不會有重複的。那麼這個下面就講我們的正報了，我們的生命到世間來，我們自己是一個正報。

正報什麼呢？「四大苦空。五陰無我」。四大，指的就是我們身體生理的這一部分。生理的部分，構成我們生理的部分不外有四大種，就佛法來講地、水、火、風。地，比如說我們身上這個骨頭，它這是有質礙性的，這就是屬於地，就好像大地一樣的它有質礙，有物質、有阻礙性的。水分，我們身體裏面有水分，叫水。火呢，我們身體就是有暖氣的，沒有暖氣那怎麼能夠生存呢？這是地、水、火，還有風，風是什麼？就是我們要呼吸，身體要活動，身體活動這個動，那就是風力在那裏動蕩的，我們呼吸那就是有空氣在那流動的，這是有風。地水火風，這是印度哲學講四大，佛法也就根據這個也講作四大。我們身體，我們中國分析生理講五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是，原則上也是跟四大差不多，不過中間稍為多增加一個木，金木水火土有五行。

那麼這都是有物質的，佛法講的色法。這個四大為什麼叫作「苦空」呢？我們人的身體既是由地水火風把它組合而成的，我們隨時要從我們身外吸收進來，我們那天不喝水不行，不吃飯也不行，不呼吸空氣更不行，這個暖氣我們不接收也是不

行，所以隨時要從外面要吸收到我們身體以內來。這都不算，吸收進來之後，還要把它排泄出去，排泄出去最顯著的有大便、有小便，除了這個以外，還有我們身體這個皮膚有毛孔，毛孔隨時在那裏排泄，流的汗，皮膚的新陳代謝，那隨時往外，往外成為廢料，把它排泄出去，你排泄不出去或是吸收不進來，都是發生毛病。我們人既是在世間，你要從外面吸收這個飲食，那麼富有之家飲食不缺乏，那當然是；貧窮的人是沒有飯吃、沒有這個飲食，沒有衣服穿，這就是痛苦。

再說這個四大，在我們的身體裏面其實隨時吸收進來、隨時要排解出去，這個要運作得很通暢，如果運作的不通暢的話，就發生障礙，就是有四大不調了，那就發生這個病了，病就有病痛了。我們一個人生活在世間那個沒有病？從小孩子一生下來，兒童一直到老死為止，這個病是常常有的，到年紀老更顯著，年紀老的身體這個機能退化了，功能種種的出了障礙了，不是這裏痛就是那裏痛。吃飯你也不能不吃，吃飽了也不行，餓了也不行，這些都是苦，四大是苦。

苦還不算，我們就算苦，我們就是堪忍，還是能夠能忍苦，雖苦一點，我們還

是願意多活一點，在世間多過一個時候。比如一個人再苦，你問他：你苦，現在就不要苦了，你趕快早一點死吧。他不願意，怎麼樣苦他還不願意死，他還希望在世間多活一個時候。但是多活，你是怎麼樣的人最後還是要空的，還是要死亡的。這一個四大聚合在一起來才有我們這個身體，身體這個四大種，任何一種有一個變動，稍為一變動，這個生命的現象絕對不存在了。

這裏四大苦空這空字，佛就讓我們要觀察觀察，怎麼四大這個苦空，不必等到死的時候再講空，你當下，有智慧的人當下就了解，我們好像等於一部機器一樣的話，好像接續得很好，這部機器雖然很好，但是你要一看，在你有智慧的眼睛來看的話，都是零零碎碎的、不完整的。怎麼不完整？地水火風，地是地，水是水，火是火，風是風各不相屬的，因為各不相屬，所以才常常發生毛病，互相抵觸不能調和，所以這些問題，你要了解的話，當體你就要知道這是個空的，是不但是苦而且是空的。這是了解四大物質這一部分。

再講到物質與心理，物質精神融合的來講。「五陰無我」，五陰是什麼呢？陰

這個字，就好像一種陰暗的在那裏遮住了，把那個真理遮住了。遮住什麼呢？我們人，任何一個眾生都有本性，本性就是光明的，所以儒家的〈大學〉就有講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」，那個明德，我們的本性性德就是明。我們為什麼不明呢？不明才要明明德，才要把它發明，把那明把它發明出來。為什麼要發明？就是因為一個五陰，這個陰在那裏，這個陰暗的東西把我這個明德遮蓋起來，讓我們本性上的光明發不出來，這叫陰。在《心經》裏面叫作五蘊，五蘊什麼？蘊是積聚來講。那就用五種東西把它和合起來、聚合起來，那就是蘊，叫五蘊。五蘊就是五陰。

五陰指的就是五種，那五種呢？一個是色，色陰。色就是指的前面講四大，地水火風四大也叫色陰，這個色就是就整個物質來講的。後面裏有四陰就是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個受是感受，我們人在世間對於自然界的寒熱、各種的什麼東西給我們一種刺激，我們都有一種感受。在人類社會跟人羣相處，講道理的人、不講理的人給我們好的感受、不好的感受，我們都有受。受有苦受、有樂受、有不苦不樂受，這就是受。色、受、想，想就是心理有什麼思想、有什麼感想。行，行就是這個行

為，行為那個行。受、想、行，最後講識。

這個五陰色就是物質的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指精神方面，所以我們中國哲學講心物合一論，心物合一就是五陰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心物合一的五陰究竟是怎麼樣？無我。我們凡夫在六道裏面生死不斷的，凡夫不懂得這個五陰，這個五陰本來是分開來講，色法有地水火風，地再分愈分愈細，你究竟什麼是地？水，水一分，分開就一個水蒸氣而已，一個化學的一種成分而已。火、風無一不如此。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受是感受，感受，你說你一個人，人家恭維你一句話，你就快樂了，你樂了，你樂受；你樂沒多久，接著人家罵你一句話，你又痛苦了。試問你這個樂與苦是怎麼呢？就一瞬間轉變了，那是不可靠的，隨時就是有變動的。這個想，我們任何人的想法、思想，思想就像個猴子一樣的，那個猴子沒有一時一刻能夠靜得下來，我們思想就是這樣，沒有一時一刻能夠定得下來。尤其各位要是念佛你就知道，我們不念佛我們自己還不感覺到，你一念佛，阿彌陀佛你念不到幾句，這個念頭就跑了，那怎麼呢？就證明我們這個想，這個思想定不下來，太亂，太散

亂。那你一念佛與其他的各宗學定功，就是要把你散亂的這心，這個亂心，這個想能夠控制得住，把它定下來，定下來你才能夠發生智慧，你定不下來的話，你智慧從那裏發現？發現不出來。但是我們凡夫眾生這個想都不是這個，我們自己不感覺到。行是什麼呢？行更細密的，跟流水一樣那樣流動，很微細的流動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那我們微細在變動，你非用工夫的人，你仔細地在研究研究，你才發現。比如說我們第七識，第七識就是念念的在那裏變遷不定，這是誰？我們都不了解。下面這個識，識就是有了無明把它本性遮住以後不能有覺悟了，所以變成識。

所以受、想、行、識這幾個都是，你一分析，一分析來有我，那個是我？是受是我？還是想是我？行是我？還是這個識是我？都不算是。「我」這個字跟各位講，前面講唯識也介紹過了，我的定義是什麼呢？我的定義是主宰，主是自己能夠作主，宰是能夠宰割，能夠自己作主，能夠宰割一切的。試問我們這個五陰，五蘊也好、五陰也好，和合起來的我們這一個生命現象，我們能夠作主宰嗎？我們能夠作主宰的話，那好了，我們任何人都想一直活下去，而這個生命能一直延長下去嗎？

辦不到的。你辦不到，就是你不能作主，不能作主這就不是我，不是我那這個我是什麼呢？是五陰和合的叫作一合相，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者合併為一個生命的現象，叫作一合相。這一合相，我們凡夫眾生就拿這個一合相來當作我，這就是身見，見思惑的見惑。見惑也是身見第一，任何眾生都是拿我們五蘊和合這個當作真實的我，當真實的我就是執著、就執持，執著這個假的無我當作實在的我就執持。這個不但一合相是無我，這就人我是無我，你把那五陰分開來講，四大也無我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每一個陰都是無我，分了再分，分了再分，分到最後，《楞嚴經》裏面講分到最後叫鄰虛塵，四大你那一個分到最後，近鄰虛就跟虛空為鄰了，跟虛空作鄰居了，你再進一步就到了虛空裏面去就沒有了，你就無我了。五陰分開來那個叫作法無我，五陰合起來那就一合相，就是人無我。這個凡夫不懂的，不懂你執著這個一合相當作我，這個我就是見惑，身見是見惑。這個首要的，那見惑裏面包含很多，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：那很多，這些都包括在見惑裏面，見惑這是正報。

「生滅變異」，生滅變異照應依報，照應那個「世間無常」。「國土危脆」，

以自然界國家的領土都是在生滅變異。生滅就是生住異滅，就無情的這個事物來講。生住異滅，生原來沒有，現在開始有了叫生，生到一個飽和點你就住，住再壞了叫異，異到最後滅，生住異滅。這裏講生滅變異，生滅就是生住異滅，變異就解釋一切都在那裏變動不居的。異就是說：你看看這個，你轉眼之間那個就不是同一個樣子。那個人，比如說我們現在每一天相處在一起，大家看看還是這樣，沒有變化，你要是分離一年二年不見面，一再見面的時候，變得很多，變得太多了。所以我這個人是這樣子的，自然界更是這樣。自然界你看這個大地，那一個時刻它停止住？這個地球在轉動，它沒有停止下來的。整個地球在那裏沒有停止，我們一個國家這個領土，它又沒有停止，它跟著在那裏變異。這就是古人講滄海變成桑田、桑田變成滄海。

「虛偽無主」，虛偽無主就是照應正報的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」。虛，是虛假的。五陰就不是真實的，虛是空虛的，不是真實的。無主，我們這個正報，我就是主宰，無主就是沒有主宰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作主宰。我們普通人不能作主

宰，在古時候那個大皇帝，他能作主宰嗎？雖然那些大皇帝把人家國家可以滅掉，至於對他所治理之下的那些人民生殺予奪，有掌握這個大權，但是他自己就不行啊，自己要想活久些，他今天晚上十二點鐘要死，他還是想要留到一點鐘都不行，一絲一毫自己也不能夠作主的。所以一個人不了解這個道理，不了解自己無主，不能作主，這種虛假的越顯得他造業更厲害，所以這個必得要知道的。

下面講「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。」這個心，心是什麼呢？這個心是「妄心」。在表裏面講的五陰，五陰是一種妄心。你不了解真心才有那個妄心，虛妄的心。我們把這個妄心當作真心的話，這個妄心沒有一時一刻在那裏不起惑的，起的什麼惑呢？身見、邊見：等等，以至於那個邪見，貪瞋癡慢疑等等這些惑，太多太多了，都起這個惑，這個惑就是妄心起來的。有了這個妄心起了惑，起惑就造一切的罪惡，造惡業了。

「形為罪藪」，形就是指的四大，地水火風四大構成我們生理的身體這一部分。身體用表解來講的話「幻形」，我們身體是幻現出來這個身體。如果說我們不了解

這個身體是個幻妄、幻現出來的，把這個身體當作真實的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就為這個身體來造業了。我們身體地水火風，地歸地、水歸水，不但在我們身體，我們跟自然界，隨時外面吸收進來、隨時要排泄出去的話，試問我們這個身體那一處是真正是我們自己？那一處不是幻現出來這麼假的一種形狀？這是幻形。四大就是幻形，這個幻形我們不了解，就把這個幻形當作是現實的，以為我們的身體就是最現實、最可靠的。

既是現實可靠，那我們一切就以它來造業了，社會上這些犯罪的人，佛法講五種：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貪財，他搶銀行、綁票。色，凡是提到這個，經裏面講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。這個貪愛心不重的話，這個色欲心不重的話，不會到娑婆世界來。所以人到娑婆世界的眾生都是這個，吃虧就吃虧在這個愛欲心太重了。這個愛欲心本來已經重了，而現在各位看看電視裏面各種傳播媒體，那一天那一個地方不在那裏傳播，教人家來順從這個貪欲，這個跟我們中國聖人教育完全相反，跟佛法更是相反。佛法教人家是你要了生死，貪愛是生死根本。中國孔夫子講懲忿窒欲，

忿是忿怒，這個忿就是瞋恨心、憤怒叫瞋忿。一有忿就要把它懲窒下去不讓它發展。窒，窒欲，貪欲心把它窒塞起來，不能讓它發展。佛法，中國的聖人講的都是這個，而偏偏現在這個風氣專門把人家那個心挑起來，所以這個一挑起來之後，國小的男生也亂了，國小的女生也懷孕了，你看大學的女生爭風吃醋的時候，女生殺女生，這就來了。這就是一個是妄心，一個是幻形，妄心、幻形這兩者一迷了之後，就拿這個當作自己，不能破迷就會為這個起惑造業。所以這個妄心就是惡業的根源。這個幻形就是造罪惡犯罪的一個淵藪，淵藪只是一個形容的話。

「如是觀察」，觀察什麼呢？就要把上面講這些看清楚觀察清楚。觀察清楚什麼呢？你一看這個自然界就是無常的，知道這個無常，你就不要執著常，你心裏就平衡了。國土是危脆的，你有機會要治理一個國家的話，你也不必向外擴充，你不必無故的來招來這外患，你好好地把自己國內用合理的辦法把內政辦好就好了。你不必有那些狂妄的想法，你了解國土是危脆的。

四大苦空、五陰無我的話，你當下就要了解，你不能把苦空認為是不苦不空。

身為苦本，佛法就講我們這個身體四大是假合的身體，有這身體就是苦的根本，身為苦本，你必得了解這個。見到五陰，了解分析著五陰的話，了解究竟是那一個是我呢？沒有一個是我，你這樣就可以把這個見惑能夠破除掉。

再把這個總歸起來，這個生滅變異、虛偽無主是事實，你時時刻刻了解這個自然界以及這國家領土都是生滅變異的，你心裏常常有這個觀念，你就不會跟人家爭來奪去，這個你才能夠放得下。虛偽無主，你必得要了解我們本身就是這種五陰和合的四大。這個無主的時候，你不執著這個才能夠得到那個真的真我，真我就是本性。前面講的四大，四大為什麼要講大字呢？我們迷惑的人根本就不懂得這個大，真正你要不執著的話，我們身體這個地水火風與自然界這地水火風，你把這個執著一破除的話，我們本身跟自然界息息相關，我們身體的地水火風四大跟自然界的地水火風四大是一體的，自然界的是無窮無盡、無量無邊的，我們身體跟著一體也是無量無邊的。你覺悟的人就是這樣的，那就是大我，這時就展開來了。那你不是這樣，你迷惑的，那就是愈範圍縮得愈小，愈小很可憐，那只剩一點點。那你觀

察的時候就是把這個四大要放大，放開，放大到無窮無盡的。

所以《楞嚴經》講這個四大之後，再加上這個空、見、識，就是七大。七大每一個大都是清淨本然，為什麼清淨本然呢？你一覺悟了之後，你不執著它的時候，你心量一放開的時候，展現一個大我的時候，那無處不是我，地水火風這四大種就是我們本性裏面起出來的作用。這作用，迷惑顛倒的作用把這作用汙染了，這作用才成有限的造作，你不迷惑顛倒，你一悟了這個作用，這個用大得很。所以叫我們這樣觀察的話，上面那個世間的無常，對我們凡夫迷惑顛倒的人來講是無常，你一覺悟了之後，它跟本性是融為一體，那又是常住的，那就是清淨本然的。

所以我們學佛的時候，你怎麼了生死？了生死破迷啟悟，你把迷惑這些東西把它破除掉，你開了悟，悟的是什麼呢？悟的就這些真相把它看清楚，覺悟了。一覺悟了之後，你這生死，我們生死在那裏？那裏是生死？所以你這樣如是觀察的話，中國的學術講「萬物皆備於我」。世間萬物可說非常完備的，出自自內我，從自內我出來的。就佛法來講的話，世間無論那一個現象，山河大地都是我們的第八

識顯示出來這個狀況叫相分，有形相的這一部分。你了解這個之後，既是萬物皆備於我，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出現的，那我們何必跟人家爭來爭去幹什麼？貪這個貪那個什麼，就不會跟人家爭這個爭那個，不要造殺盜淫妄那些罪業，這你就是從觀察真相來的，觀察清楚了，了解這個真理了，罪業你不敢去造。

但孟子也講伯夷叔齊、顏淵，還有古代那些皇帝，有不同的、有共同的。共同的什麼呢？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聖人不為也」。你殺了一個無罪的人，就是得了天下，你也不幹的。為什麼呢？了解這個罪惡不能造的，你殺了一個人，那個生命好殺的嗎？所以凡是觀察了解真理的話，別說到了聖人地位，那更不必說，就是到了賢人地位，賢人地位了解了這個理了，就是悟了，而且他也能夠往這個真理上面去修持了，這種賢人的話，他也不願意，他也不敢造惡業了。但我們現在就是學佛的人，你真正把這個道理明瞭了，你就真正了解因果了，了解了因果的時候，那就說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」，你殺一個人，這個天下讓你來統治，讓你去做這個天子，那你絕對不幹的。

必得這樣，不造任何惡業的時候，了解一切都是我自己，萬物皆備於我的時候，這才「漸離生死」。離，逐漸逐漸的你能離開生死了，怎麼才離開生死呢？就是拿那兩句話「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」，這是生死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你要了解承認我們這個妄心是罪惡的來源，承認我們有形的這個身體是罪惡淵藪，那我們就不肯造一點點惡業了，這樣就能夠離開生死，這是第一個覺悟，這一條最主要就是無我，叫我們觀這個無我，觀無我就是破除見惑的。破見惑，見惑破就是對小乘法他證了初果，這是第一條。第二條，這第二覺知：

第二覺知。多欲為苦。生死疲勞。從貪欲起。少欲無為。身心自在。

這是第二條。第二條文經文雖然不多，這個內容不簡單。我們先看四十三頁這個表。這一條注重在破除思惑，什麼是見惑、什麼是思惑，這個各位自己找佛學辭典你自己可以查，在〈十四講表〉裏面也講過了，這裏是講這個重要的意思。思惑那個貪是思惑之首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。貪、瞋、癡、慢這四個就是思惑。思惑，這四個思惑就貪是第一個，開首就是它。

下面我們就看這個表，「生死的因緣」，因緣什麼呢？講「因」，「貪欲三毒」，貪、瞋、癡是三種毒，三種毒當中第一首要的這個毒就是貪欲，這是因。就是生死的原因。因呢，由因到果，講「緣」，緣是什麼呢？「五欲六塵」，財色，貪財貪色，貪財色名食睡那些欲望。六塵呢？就是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，就是六根所對的六塵。比如說我們眼所對的色塵，耳所對的聲塵，這個塵它是塵土灰塵，不是好東西。你眼看電視裏面那些又是歌又是舞，那個人你眼看是多看一眼，多看這灰塵就把你眼迷住了。聽那些誨淫誨盜的那種聲音，唱那些黃色音樂，你耳朵想多聽一下，有多聽一下，你耳根就被那種聲音就像灰塵一樣的把你耳根又把它染汗掉了，所以這叫作塵。六塵，色聲香味觸法六種灰塵就染汗我們的心理，這是緣。「果」呢？就是「生死疲勞」，什麼叫生死疲勞？生了死，死了以後又生，生死死死，生死不斷，就跟人家走路一樣，從這個旅館，從這一段路程出發又走到天晚了，再投宿一個旅館，走到之後到明天又開始走路，又投宿一個旅館，這個人一期期生命，就入了胎，入胎就等於投那個旅館一樣，始終在那裏作客疲勞不得休息，不能回到自己家鄉裏面休息一下。生死疲勞，生死不斷的。

這個生死疲勞是因緣，這是一種「診斷」，果是一種「病象」，把病象這個診斷，它的病是發在那裏，然後就開藥了，「處方」了。處方有「治標」、「有「治本」，中國古時候醫學標本要同時治。治標的什麼呢？「少欲」。你對於貪欲，你不馬上完全斷絕，你先少。治本的時候必得「無為」，斷得乾乾淨淨的，然後才能了生死。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念佛求往生極樂世界？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沒辦法馬上就斷乾淨的，那你念佛就是帶業往生了，你只要能夠不要那樣貪就好了，到了極樂世界那就治本，很快就能無為，要了解這個生死的因緣。

再講這個「迷縛悟解」，「迷」是我們這個身體入了六道，我們這個心就像瀑流一樣在那裏流動不停，不得自在。這個不得自在在六道裏面，各位看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包括下面的人道、三途，這個六道這就如同生死海。這就如同生死海，在這個生死海裏面，到了人天兩道，就好像那個人，你看那個豎的站出來的就是這個頭到了海面上來，浮出水面上了，就換換氣，喘一下氣。到了三途呢，你看那個人頭朝下了，就栽下去了，到了海底裏面去了。我們眾生就是這樣，頭出頭

沒，到了人天他就頭出來了換換氣，沒有好久，比如說我們是天上，不必說天上也造業的，天上造業比較好，輕微一點，在我們人間造業最厲害，現在這個時代，各位看看那一個眾生不造業。造業之後，這一生一失了人身，轉世的就到了三途裏面去了，那個眾生那一天不打妄語？打妄語，普通的妄語那已經不得了，尤其今日之下在末法時代學佛的人妄語更是嚴重。他說他是彌勒菩薩再來的，他說是釋迦牟尼佛那個大弟子再來的，他又說他是證了什麼果，這都是妄語、大妄語，這個大妄語不得了的，犯了這個大妄語，那我們都不忍心講了，那不是小妄語。所以在人道的眾生造業，造惡業太多了，一失了人身，那就到了三途裏去了，所以我們今日之下你要不學淨土法門、不求帶業往生，再一轉世到人間來，能不能到人間來那問題太多了，這個必須了解。

迷就是這樣在生死海裏面，縛就是像繩子網綁著不得自由。悟，一悟了，這個網綁就解開來了，就解脫了就悟了。悟了「法身不動，妄心不起」，我們任何一個眾生都有法身，法身都不動。法身不動，真正講的法身不動，我們以為法身是看不

見的，法身不動，你要大徹大悟，徹底見到那個境界的時候，就是看見了這個飛花落葉、流水行雲都是不動的。

在僧肇著的《肇論》，《肇論》他有一篇論文叫〈物不遷論〉，物是萬物，萬物不會變遷的，〈物不遷論〉。憨山大師在注解〈物不遷論〉的時候，注到是流水也不動，風吹到山上也不動的，風也不動，他就對這個問題有疑惑了，一疑惑的時候，這個祖師注經，他不敢那麼隨便注的，他自己有疑惑，他就不敢注了。不敢注解，就入定，入定一定了，到了定境，這個入定得了一種境界，一看了之後，發現這個樹上飛下的、落下的葉子也是不動的。這個坐久了之後，然後起來自己跑去廁所小便，小便流下來，本來小便是流動的，他這小便也是不動的。他從這定，由一入定時候見到這種境界，萬物皆是不動，他就證明《肇論》的這個〈物不遷論〉，就是他說這個法身就是不動的。所以說這個法身不動，法身既是不動了，你從這一點去參，萬物都是法身。

蘇東坡講「山色無非清淨身」，你看那座山，都是法身呈現出來的，山都是法

身，那何況我們這個身體，它不是法身嗎？你一切都是明瞭，都是你悟到法身，法身不動的話，你看生死的假象就沒有了。還有呢，那生死假象一下就把它斷除掉。悟了之後，你悟到法身不動，這個時候法身不動，「妄心不起」，妄心就虛妄分別那種心。我們現在心就是妄心，想著這個想著那裏，正在看書的心就飛了，孟子講的「一心以為鴻鵠將至」，他隨時看或心裏想，外面有誰來、有飛鳥來了，一般人在讀書心裏都是這樣，那個妄心隨時在那裏動。他這時妄心不起，妄心不起、法身不動就是在「寂滅自在」，到了這個大定、大寂滅的境界，這才自在，所以破迷啟悟這是迷縛悟解。

後面第三個「生死二種」，有兩種生死。一個是「分段」生死，什麼叫分段生死呢？這就是「有漏善不善業」，善業、不善業，在這個世間作的那些善事都是有漏的，這個「為因」。「煩惱障為緣」，這個煩惱障在〈十四講表〉裏面已經介紹過了，在唯識也介紹過了。由這個因緣，就感受了「三界六道」的一個「果報身」。比如人，我們人道就在這個以內，我們到人間來，得了這個人身，我們就是得人道

的果報身。我們為什麼到人道來？就是我們造的合乎人道的小小的善業，感受這個。那麼到畜生道，那就是畜生道的果報，到地獄道是這地獄道的果報身。「其身有分分段段之果報差別」，他的這個身體，現在一般講你放下身段，身段這種，我們身體有一定的因，有個分寸的，有個分段的，凡是有身體這個形狀它就是有身段。在這一期生命來講，一期生命是個人，從生下來到死亡，這是一個段落，這就是生命。它的身有分分段段的這種骨骼，各有各的不同差別的果報身，身體有高的、有矮的、有胖的、有瘦的那個，生命有高壽、有夭折的，各不相同。那是分段生死。

還有「變易」生死，變易生死是什麼？是「無漏善業為因」，他作這個善業是無漏善業，就是「所知障為緣」。為什麼所知障為緣？所知障既是所知的，他還有一個障礙在那裏，他不能完全知道，這是所知障，以這為緣。有善業的話，有這個無漏善業為因、所知障為緣，他還有生死，還是變易生死。變易生死不像分段生死那麼苦，但是他還是變易生死。到了沒有生死的時候，那就是《六祖壇經》六祖慧能大師講「不思善不思惡」，善惡都談不上了。惡業當然是不能夠，善業也加不上，

你加上善業那還是有生死，是講這個無漏的善業，它感的這個因是所知障為緣的話，所知障就不是煩惱，不會造惡業的。

有這個因緣是「感受界外之淨土果報」，這個變易生死是果報，淨土果報。怎麼淨土果報？你先決條件必得要斷這個見思惑，先了分段生死。了了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是三界之內的，界內的這個生死。界外生死，三界以外的生死就是變易生死。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什麼呢？它這個壽命、這個身體非常的微細，微細到什麼程度？我們凡夫的眼看不到，二乘的小乘他沒有證果，沒有證到第四果的話，小乘的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也都看不到的。他感受變易生死的這個身體非常微細、非常殊勝。他的壽命呢？壽命也很長。淨土的果報，淨土果報有正報有依報，正報就身體非常清淨微細的那種身體，依報呢，依報所看見的、那所住的房屋、所站的大地都是琉璃的寶，都是寶地。房屋也是寶，這個樹也是寶，這個一切一切的建築物都是那個七寶，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切都是那種珍寶顯示出來。這個界外的淨土果報就是變易生死。

它這個境界「但有迷悟遷移」。迷，這個迷一破除了、一開悟了，境界就在那裏轉變。他為什麼還有迷悟？還沒有成佛，還有所知障在那裏。所知障在那裏就有一種情形，他這個變易生死，既是有生死，你研究了生死，變易生死應該有死的時候，你說變易生死你不死，那你這怎麼講也講不通。但是雖是有生死，他壽命很長，可以住上一劫或是二十劫，可以那麼長久。還有一種悲增菩薩，悲就是悲心，悲心增生的菩薩。他有這個心理，他已發了大願，然後殊勝的定功，可以讓感受變易的這個身體一直持續下去，一直一直生存下去。生存什麼呢？一邊也是變易生命，一方面在他學佛就快了，隨時就見到佛，隨時可以聞到法。還有即身就變易這個身體，當生就可以成佛，證到佛果。悲增菩薩可以達到這種程度，但這個不簡單，要到什麼程度啊？八地菩薩。八地以上的菩薩才可以，他那個煩惱障是絕對不會起來了。這個表就講過去了。

我們看看「第二覺知」，覺知跟覺悟不同，覺悟是開悟，覺知是知，悟了之後就知道。悟，開悟以後就徹底知道，知道把真相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是真知。要不然

孫中山先生為什麼講知難行易呢，知難就真知，真知的確是難，那你必得悟了之後，你才有了真知。這第二，你悟之後才有覺知，覺知怎麼呢？「多欲為苦」，多欲就我們生死。凡夫眾生生死從那來的？生死就來自多欲。「生死疲勞」，多欲是為苦，生死有這個苦，在這個生死不斷的，生死疲勞指的生死不斷的。多欲為緣，生死疲勞是果，這因從那來的？「從貪欲起」，貪欲這個貪是因，貪欲這就叫思惑，因緣果，生死的因緣果。這幾句話你找出這個生死，為什麼有生有死、生死不斷？你找出來原因在那裏，緣在那裏？因就是從貪欲起來的。貪欲生死，生死因。緣再增加多欲，然後就造成生死不斷了，生死疲勞就是果。因緣果，這就是表講的生死因緣有診斷、有病象那一個。

下面「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」。這個要處方了，治標的就是少欲，治本的就是要無為。無為就是不要作一切有為、有漏法，你作一切善業都要無漏的，都要三輪體空的無漏法，你有漏法都是不了解生死，這個是無為。必得這樣無為，治本，無為的，你才能夠得到寂滅自在，涅槃寂滅，才能證到大涅槃等才能證。這個是小乘

講證了四果就斷，前面講從貪欲起，才能把思惑斷除，這才生死自在。生死自在的話，這是講小乘，小乘是證到四果，四果的話是了生死。如果比照大乘的話，大乘菩薩他有能力了生死，他不了，他要在世間。這種程度在大涅槃、七地菩薩以上，比照的講，那這是身心自在是了了生死了。

下面再講生死，就是包括二種生死：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。他這個是中間，以前就是覺，能知的話就是破迷，迷破除，你悟了之後，你才知道這些真相，才能夠斷除這個思惑。這兩個，一個覺悟、一個覺知，兩者要分清楚。你這是講小乘，後面六度，就是講大乘菩薩道了，那就下次講了。

第三講

請各位看初級教材八大人覺的第一面，就這個來講是三十三頁最後一行，先把這一段經文念一遍。

第三覺知。心無厭足。惟得多求。增長罪惡。菩薩不爾。常念知足。安貧守道。惟慧是業。

我們從這裏研究。前面是講了兩段，第一段是講覺悟，那是講破迷的。第二段是覺知，破迷之後那個知就是真知了。那麼第三還是覺知，那都是從前面破迷從根據覺悟來的。前面兩個是就小乘的說法來講的，修小乘的。第一段是要講見惑，要破見惑，第二覺知是要破思惑，每一段有每一段的主題、主要的意義。從第三開始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到第八，這一共六條，就是講菩薩六度法門，講這六度的。雖然講六度，也不是按照普通第一是布施，第二是：，不是按照那個次序，這裏是按照修持重點來講。這第三剛才念的，這是修定，修定工夫，這就是禪定，是這一

條重點。了解之後，經文這幾句分成兩段，第一段就是前面四句到增長罪惡，後面四句又是一段。前面那四句一段是講凡夫眾生的，到中間這個起惑、造惡業、受報。後面這一段是講行菩薩道講這個方法，這兩大段。

現在我們先請各位翻開四十四頁看講表。四十四頁講表這是講菩薩六度的。第一是講定、禪定功。禪，雖是講禪定度，在這一條裏面以開智慧為重點。這表裏面列出來，根據經文裏面列出來，一個「真」、一個「妄」。真妄這兩者，我們學佛的人必須在這兩個字要分辨清楚。但是這兩者要分辨清楚非常不容易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凡夫眾生對於真正的這個我（就是真我，也就是真如本性）不了解，他們只認得迷惑顛倒這個妄心，這真的不認識，只認識妄的、虛妄的。只認識虛妄的，然後他就執著虛妄的東西，執著虛妄的就把真的就迷失掉了，不起作用了。

看看這個表，上面畫那個圓圈，圓圈圈靠右邊這一部分是空白的，這裏面是空空洞洞的，這是一個裏面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表示這個真心，這個真心是清淨的一塵不染、是光明的。在左邊這個就不是了，這個一團漆黑黑暗的，那就是

個妄的，就要這樣看。那麼這個黑暗的怎麼發生的，那就是「無明」的關係。《大乘起信論》就講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。我們凡夫眾生就是有了自己這個一念，這一念之中不能夠覺悟，這就有了無明了。有無明就把真正的本性那部分就把它染汙了，就是變成黑暗的，無明，我們本來是明，這無明就是不明了，變成黑暗了，叫妄。既是這個無明是黑暗、妄心，那我們凡夫眾生都是把自己這個虛妄的心當作自己。

這個虛妄心，別說我們普通人，就是西洋過去的那些研究哲學的，他也只能夠瞭解這個妄心。這妄心有思想、有人能夠想這種作用，所以他們也研究的說「我思故我在」，我能夠思想，所以有我的存在。我思故我在，這個思，實際上就是一個妄心，不是真的。中國古時候哲學講的是講道，那了解了，這就比較清楚了，他不是講無明，是《大學》裏面講這個「明德」，他講的明德，中國的學問你研究它，跟這佛法是一樣的。

既是這樣講這個妄，我們凡夫眾生執持的是這個妄，就拿這個妄當作自己。這

是妄心，佛法裏面就是六塵緣影，就想那些假影子。那麼這是由於無明的關係就「起惑」，起惑，這裏是說的什麼呢？所謂惑就是什麼？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說這個妄念在那裏不停。所謂妄念就是我們這個念頭，我們的念頭就是起了念頭都是虛妄的。怎麼虛妄呢？你的念頭不起來則已，起了不是攀緣這個就是攀緣那個，那自己沒有那個明，那個自明都沒有，這個妄念是不停止的，在那裏起來，起來又滅了，滅了又起來，這「妄念不停」。所以不停的時候，他是什麼呢？對於「塵欲薰染」的關係。塵是我們大家前面研究就知道了，研究這個〈十四表〉就有這個。各位都知道五欲六塵，六塵就是物質的色塵，眼所見的色塵、耳所聽的聲塵：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塵。對於六塵是攀緣那個六塵，想得到那個六塵，這種心裏的念頭叫作欲——欲望。這欲，是不外乎想發財、想得到這個色欲，就是財色名食睡這五種大欲望。名是求自己的名，再呢貪求口腹之慾吃的那個食慾，再這睡眠，財色名食睡五欲。五欲六塵在那裏薰染，薰染誰呢？薰染我們的心理，讓我們念念都是不停在那裏。

本來就是無明了，起了惑了，再時時刻刻在受到五欲六塵在那裏薰染，這就更

加了「迷惑」。這個迷就是無明，惑就起惑，人迷惑了，再「增上」、再增加。增上什麼呢？下面是「無厭」了。凡夫眾生我們這個妄心貪求那些財色名：等等，這些沒有厭足的時候。厭，厭就是感覺滿足了，就是厭，不厭就是沒有滿足的時候。那些普通人講是慾壑難填，我們的五欲就像那個大的深的那種壑、那個山谷一樣的，填不滿的，永遠是沒有厭足的時候。這個表現在兩方面，一個就是你無厭又引起自己的「煩惱」，煩惱，是什麼叫煩惱？煩惱就是貪瞋癡慢疑這些煩惱。這些煩惱愈多，對於自己的害處愈深重，所以煩惱是「自害」，自己害自己。為什麼呢？貪瞋癡，就拿這三種來講，貪心是害自己，貪圖世間東西太多了，它主要的就貪愛，貪這色欲，貪了色欲這是害，那真的是害死人了，所以這個是自害。

另外呢？貪求無厭除了自害之外，就是「害他」，害他是什麼？無論是貪財也好、貪圖名也好、貪色欲也好，都是在「造業」，造業都是來妨害他人，就害他。就拿貪財來講，任何人這個財愈多愈好，但是世間的財都有限的，我們把這世間的財都能夠貪到我們自己來，那別人就是沒有了。貪名也是如此，那誰都好名，誰都

好名的話，自己有名把人家的名奪過來，人家就沒有名，這就是害他。所以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那都是造業害人。

由這個無厭，由煩惱造業的時候，就是「得求」，貪求。貪求是必得把外面那個六塵、財色名那些統統都要得過來、都拿過來。這樣的話，如果在「得求」這一方面來講，上面是講無厭，無厭，煩惱是自害，造業是害他。在得求這一方面來講，那「煩惱」就「害他」，一貪求任何東西，都是妨礙他人、都害人。那你「自害」怎麼樣？害了他以後，因果，自害就得了「報」，得了這個報，苦報來了，這是自害。

這都不算，再「增長」，由無厭到求得，然後增長，增長什麼呢？在受了果報，然後自己心裏不平，再繼續再「造業」。這惡性循環促成造業。就說那個犯罪的人，為什麼這個犯罪人士變成習慣了，他的心理上，他第一次犯罪的時候，心裏感覺還認為自己不對的，到了第二次犯罪、第三次、第四次犯罪，自己認為理由充分得很，人家都不對，只有他才對。他就是由這個增長之後，他造業得更重了、更嚴重，所

以一般人造業他是一開始小，造的輕微的，由輕微然後再造嚴重的。先偷，偷了以後就變成搶了，搶了之後再進一步，不單是搶了，而且殺人了，還是由這一步一步這麼來的，都是增長來的。

我們凡夫眾生，他仍然在繼續造業。造了什麼業呢？「身三」，身體方面，由身體造業的有三部分。一個是殺人，不但殺人，殺生，佛法講殺生，殺眾生。再呢就是盜，偷盜。第三叫淫，淫欲。殺盜淫這個惡業是非常重的，這不但在過去，但在佛法，這也是要勸告人家不能做，中國古代學術也是勸告人不能做的。就拿殺生來講，對於有心理、有情感的這些動物固然不能殺，就是那個植物，《禮記》〈月令〉裏面講「方長不折」。到春天，那個草木，剛剛春天來了才發，正在長的時候，你不能無緣無故的把正在長的樹木或者草木把它折斷，這就不對。

那今日之下來講，是講那個環保，其實中國也講，當然附帶是講環保，最重要的就是包括在不殺生、不折那個草木，為什麼？那個植物是無情的，也是包括不殺生，它是養成你仁慈的一個心理。所以養成一個仁慈的心理，你不要把這一個東西

破壞掉，就是講比這個仁慈還淺一點，就是用恕道，什麼叫恕道呢？比如說這一個人，他自己遭遇了愛別離，遭遇了妻離子散這些痛苦，他的心裏就特別憐憫那些不能團聚的人，他的心裏總是希望能夠和諧能夠團聚，這是一個恕道。由自己感受的那個痛苦，希望這種痛苦在別人身上不要再發生了，這是恕道，是仁慈的一種表現。所以佛家講戒殺，儒家也是講，他養成一個人的一種仁慈心。

偷盜，那當然是不要偷人家東西，就是順手牽羊也不行，人家的東西一根針線在那裏，一根針線那是很微細的，天地之間物各有主，那一根針線有它的主人，你沒有得到那個主人的許可，你來用的話，你就是偷盜。這就養成一個人的他的人格，不能夠隨便。《禮記》講的「臨財毋苟得」，遇到這個財寶、財物，不能苟得。什麼叫苟得？我自己沒有付出代價，我見到這個財了，我不能得。就是在路上遇到了，你也不要動它，這就是修道，修養這個：取予之間自己在那裏要自己檢驗，不必讓人家來鑑定。

淫這方面，淫是生死的根本，所以中國聖人講懲忿窒欲，憤怒固然是不好的，

就是這個淫欲也要把它堵塞起來。那現在不是，現在不但不堵塞起來，還要把它擴大了。擴大起來，這一擴大起來，那個情欲一發動的時候，社會上給他鼓勵，這個談情說愛有什麼不好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好，理所當然，這你看看，就這個跳樓的跳樓、跳水的跳水。這在古代你要了解，聖人為什麼叫作懲忿窒欲，這種情欲跟洪水一樣，你提防都來不及，那你把提防放開的話，一氾濫的話，整個人他行為自己不能控制了，所以這個淫，淫風，這個淫欲不能倡導，只能夠把他疏導。

現在你看看電視裏面，那一天都在那裏教導，把它當作聖經來教人家，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。結了婚，挑起夫妻之間的一個挑撥離間分化。本來一個家庭結婚了之後，夫妻之間那個小問題，常常意見不合是常有的事情，他這些人一有問題，就趕快離婚，好了，一離婚，家庭就破碎了。為什麼呢？以淫欲為主，淫欲這一方面是不能一發生問題的話就分離了。而且這裏講的，在家講的是邪淫不可以的，那出家不必講，出家是整個淫就不許可的。為什麼呢？了生死，你學佛的，學佛為什麼？學佛就是為了了生死。了生死的時候，那個經裏面講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，到娑婆

世間來的話，就是淫欲心太重，才到這個娑婆世間來。你愛欲重的話才來，你現在修道，在這一方面，根本地方這個不管，那你修什麼道？你怎麼了生死？所以普通法門的話，不管是修那一宗，密宗也好、禪宗也好、唯識宗，各宗的話，這個淫欲一定要斷除，不斷除絕不能了生死。那淨土宗呢？淨土宗，感情到了可以結婚，可以結婚但是你也不能邪淫，正當的夫妻的話，那它這個六道也是出不去的，有著愛欲在那，怎麼出六道？不過他的壽命終了的時候，可以帶業往生極樂世界，它特別在這個地方。身體三，這裏講的造殺盜淫業，造的這個業，這是非常嚴重的。

「口四」呢？妄語，就是說的話不符合事實，隨便說。惡口，惡口是什麼呢？這個話說出去就是傷人的，不說則已，一說話就是讓人家受不了，這個是惡口。但是罵人，罵人不但是惡口，凡是出言傷人的話，就是叫作惡口，他這個話裏面帶刺，能夠把人家心刺痛了，這都是惡口。兩舌，兩舌就是兩面說，在甲面前說乙對你不好，在乙面前又說那個甲對你不好，兩邊撥弄是非。還有綺語，綺語這個綺字，這個字是古時候那個絲織品，織起來很細，那個絲織品做起衣服，穿起來很舒服，

叫作綺，綢緞這一類的。拿這個來形容一個人的說話，他這個言語什麼呢？人家很願意聽、很容易接受。那這有什麼不好呢？現在電視裏面教人家怎麼樣淫欲、教人家怎麼樣貪名圖利，誨淫誨盜的都是綺語，這是迎合一般人的心理，這個叫綺語。

口業有四種：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，這個就普通的都很嚴重了，都不可以了。最嚴重就是我們學佛的人，學佛的人自己沒有到那個程度，他偏偏說到那個程度了，沒有證果，他說證果了，這就是犯了大妄語。那證果就小乘的，是證初果來講，小乘證了初果就斷了這個身見。斷了身見，我們現在今日之下看誰斷了身見？別說是身見，就是他本身，你說了一句話，他認為你對他人身攻擊了，他就馬上大不高興了。真正是斷了身見的人，那真正是八風吹不動，你稱讚他也好、你毀謗他也好，怎麼樣傷害他也好，他若無其事，這是斷了身見。那我們現在一般人，平常你恭維他：你的文章寫得好，你這個經也講得好，你是了不起大善知識，你是一個大菩薩。他聽見高興了，偶然說個一句話與他利害有衝突的時候，他馬上就是脾氣發出來，這身見是完全還在，一品惑也沒有斷，這個不能自己騙人的。所以要是自己沒有證

果說了證果的話，那是大妄語要墮地獄的，這個不是那麼輕微的。

這是身三、口四，這是妄的這一方，你看這個表，由妄，由無明、起惑，它這個起惑、造業由迷惑增上的，從無厭、貪求、增長這樣循環。我們凡夫眾生都是這樣的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惑業苦，惑業苦就是循環不斷的，生死不斷。

再看這「真」的這一方面。真的這方面「惟慧」，惟慧是業，後面講。「慧」是開智慧。菩薩要行菩薩道，自己必得要開智慧，自己要開智慧也要教化人家開智慧。學佛並不是講迷信，一定以開智慧為主。所謂智慧一開發了之後，對於任何問題，他能夠解決得非常恰當叫慧。慧，下面看，這個經文裏面講要「知足」、要「守道」。就開慧這方面來講，你要怎麼樣開慧呢？你自己要學、求學。求學是什麼呢？就佛法來講，簡單三部分「聞思修」。聞是包括我們聽人家講解，我們自己有能力的話自己來看經典，除了佛家的經典以外，世間的那些正確的，足以讓我們能夠開智慧的書，我們都可以看、可以研究，這叫作聞。你自己研究、聽人家講授都叫作聞。聞了之後怎麼樣呢？要思，思就在研究，思考你所聞的這個學理，你要能夠把

它貫通，你聞了這個學理跟相關的那些學理能不能夠通，這就叫思。思聞之後呢？就要修了。付諸實行、實踐，就教大家聞思修。就中國的學術所講，求學的方法博學之、審問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篤行之五個步驟，這五個步驟你簡化就是聞思修。博學之就是聞，審問、慎思、明辨這就是思，篤行就是修。所以這就是要開智慧，你都要研究這個。這在經文裏面講「惟慧是業」的這個慧，這是一條。

再呢，菩薩要「常念知足」、「安貧守道」。這講到守道，守是能夠守得住，能夠保守得住。你守的是什麼？守的是道。什麼是道？這個道，我們最確實的就是把我們的念頭管得住，「止妄念」。我們普通人在入「定」的時候，其他參禪也好，天台這些止觀也好，你觀你盤坐坐在那裏，坐在那裏是要入定。入定你問他：你怎麼入定？最重要是那種妄念能夠止住。我們念佛的，念佛並不是說不講普通工夫，我們念佛也是在修定功，念佛的時候，想想看妄念不止的話，這個佛號就提不起來的，很多人念著念著佛號，念不到幾句，口裏雖然在念，心裏早就跑到這個，跟人家吵架去了，就是跟人家在發生問題了。你跑到這跑到那裏，心裏到處跑，五十一

個心所，五十一個心所的時候，你那個妄念不是跑這裏就是跑那裏，妄念止不住的。止不住妄念，你佛也念不好，所以淨土宗的善知識講：老實念佛。什麼叫老實念佛？老實念佛是你把這個妄念把它萬緣放下。什麼叫萬緣？萬緣放下就是你心不要亂跑，把妄念止住。就是你的這個念頭就跟阿彌陀佛佛號結合在一起，這才能夠有定功。守道，我們平常守道，不必等到我們跟人家發生利害衝突了，然後我跟人家講條件跟人家退讓，算是我守道了。你到那種程度，那道守不住了。要防微杜漸，守道就是從自己念頭方面開始，你念頭都守不住，你如何守道？

小乘容易，小乘只求止住妄念就好了，這個事情我不管了，自己生死了就可以。你行菩薩道就不是那麼容易，這一點我特別跟各位說清楚。那麼這是第三條，它是講這個定度，定就是禪定，菩薩要六度這講禪定的這一度。雖說禪定度，它著重點在開發智慧，為什麼著重點開發智慧？就是經文裏面最後一句「惟慧是業」，它注重在開發智慧。這一條說過去了，下面就是第四覺知。

第四覺知。懈怠墜落。常行精進。破煩惱惡。摧伏四魔。出陰界獄。

這個兩段呢，第一段就是「第四覺知。懈怠墜落」，這是一段。後面「常行精進」到「出陰界獄」，這是另外一段，兩段。這兩段現在就請各位看看這個講表，翻到四十五頁。這個四十五頁表解很多，我們講到那裏算那裏，這時間不受限制的。這一度是精進度，在六度裏面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……，這是精進，在這裏是丙二就講到精進，精進度它也是智慧的，注重講智慧這一方面。下面這個表看這個，一般凡夫也就是懈怠墜落，懈怠墜落的時候，下面就是講為什麼你要精進，要破這個煩惱、摧伏這些魔，四魔，出這個陰界獄等等。

上面這個圓圈圈，圓圈圈是一個，我們人本來的本有的就是一個真心，真心不了解，才發生我們現在的一個身體一個心理，「身」「心」這分兩部分來講。身心兩部分來講就是講總的，總括起來講，講身心。我們中國人講心物合一，心物就是我們的心理、我們身體的生理這一方面，就是合在一起講心物合一，它這講身心這兩者總在一起。分開來講的話，身體叫作「色」，這叫「五陰」。五陰分開的話，身體屬於色陰。什麼叫作陰呢？陰就是陰暗的這一面，它把我們的真心遮蓋起來，

讓我們的光明顯不出來，它是陰暗的。這個陰暗的有五種，分成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就是物質，就我們身體。身體一分開來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物質。中國講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還有在後面受，受是我們心裏的一個領受，這是苦受還是樂受、不苦不樂的受，就是一種感受。想，就一種思想的想。行呢，就是那一種心裏在那，就變遷的不能夠停留的，不能停得住的。那個變動不居的那種行。識，是我們的識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就是五陰，分開講，我們人的生命現象總括起來講一個身體、一個心理。分開來講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

再分開來講，再分得更細一點有「六塵」、「六根」、「六識」。六塵就是眼看的色、耳聽的聲音、鼻所聞這個氣味，香的也是什麼氣味，臭的也好，這就氣味。舌，就所嘗這個味道甜、酸、苦、辣等等。這個觸呢，身體跟我們外面的物體所接觸的這種觸覺，觸。法呢，就是把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者，這個不顯現，這五者保留下來的一種印象，這就叫法。這六者合起來六塵。這個六塵的塵，灰塵，它能夠染汙我們的心理，這個塵是不好的，一個名詞。現在我們看台灣的颜色，再好看的

顏色，在佛法看起來說實在都是灰塵，聽著再好的聲音，也是一種聲塵，為什麼呢？好看的顏色是賞心悅目，那是好，你賞心悅目，你一賞心悅目，你生死不能了，你心裏就受污染了。那些跳樓自殺的，無論是男生、女生，在開始的時候，在談情說愛的話，這對方都是賞心悅目，結果到最後怎麼呢？演一種悲劇。就佛法來看，一開始這都不是好東西，就這個塵。不但色是如此，聲、香、味、觸無一不如此，才能發生我們對第六識所對的那個，時時在想來想去、想前想後、想過去想未來，那些都是法塵，也就是這個塵。

這個六塵是誰對？是六根，六根所對的六塵。眼對色，耳根對聲塵，鼻根是對於香塵，舌根對於味塵，身根是對於觸塵，意是對於法塵。意根對法塵。那麼意根對於法塵這是六根對六塵，中間是六識。六識就是眼看的眼識，耳聽的就是耳識，鼻子嗅的鼻識，舌所嘗味道那叫作舌識，身體所觸的就是身識，意根所接觸的就是中間所產生的叫意識，它的念。

這個六塵、六根、六識，三六一十八，十八個界限。有了這個界限的話，這就

是妨礙，就如同國家對國家之間，彼此有界限的，我到你這個國家那要辦護照，沒有護照你不能讓我進去，同時你到我的國家你要辦護照，這個是界。中國的政治是世界大同，主要這個界限要取消，世界大同什麼？世界大同是要從人文這一方面，從文化方面這樣，才能達到世界大同。不從文化方面來講的話，你永久也不能夠達到世界大同裏面那個境界。這個十八界就是我們個人生命的一種現象。有了十八界的話，生死就不能了了，那就有障礙了。障礙它在，生死就出不去的。

這個十八界，這五陰十八界是個比喻，普通講我們六道，六道最苦的地方就是地獄。這個地獄，實際上怎麼看到地獄？一個眾生他為什麼到地獄裏面去？有因有果，到地獄裏去那是結了果。那個最重要的是因，要知道這個因。因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身體造的業，心裏起的那個惡的念頭，叫妄念。所以就把五陰十八界做個比喻，比喻這個五陰十八界就是地獄。這個地獄你看，那裏面一層一層的，一個圈，一道一道把我們圍在裏面。

除了這個地獄以外，還有種種的「魔」，魔道。什麼魔呢？有「五陰」魔、有

「煩惱」魔、有「天」魔、有「死」魔。魔這個字，現在上面是一個麻字、下面鬼字，他變成一個鬼來把你這個修道的人抓去。原來不是那麼講的，這個字原來下面是石頭的石字，麻的下面一個石頭的石字。磨，就給你磨練，給你種種的折磨，折磨你。這個磨字到後來梁武帝的時候，梁武帝也是學佛的人，他把那個石頭的石字換了魔鬼的鬼字，就變成現在這個魔字。雖然變成這個魔字，它的意思跟原來的折磨的磨字是一個意思。它就給你種種的折磨，使以折磨。這五陰就是給我們一種折磨。

煩惱，煩惱什麼？煩惱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。這個前面我們研究那個惡見裏面再開出五種五利使，一共有十使，這都是煩惱，開出來這一條，那就是有煩惱障，煩惱障就是魔。再來是天魔，天上欲界天那個天魔。還有死魔，死是魔，一個人你要修道，我們修道，修道趕快要修道，什麼時候死自己不知道，死魔一來的話，就把這個人的生命給奪去了，你想活活不成，他也是折磨的。所以修道的人不要認為我年紀很輕，我是沒關係，來日方長。不能這樣想，古人講「黃泉路上無

老少」，在黃泉路上老年人固然有，少年的也有，這個孤墳，孤獨的、無主的這個墳、墳墓，「孤墳多是少年人」，那個壽命長短是不一定的。所以我們學佛知道這個死魔這麼厲害，必得要在這一生就能成就的話，要念佛、求這個特別法門，念佛法門。念佛法門那是不管在什麼年齡不怕死魔來，死魔來的話，就藉著這個就是能夠往生，帶業往生，這一生就能了。你學其他任何一個普通法門的話，他講他的法門再高，再高他不斷惑絕對不能出去。你就是開悟了大徹大悟了，大徹大悟那個見思惑那個煩惱障沒有斷的話，他照樣的還是凡夫，還是不能了生死。我們研究佛學，你必得把這基本的學理要明白，你基本學理不明白的話，那就聽人家這麼說，我們跟著人云亦云的話，那很危險。

這些魔又是這個地獄，拿五陰、十八界來講，這個地獄，就身心來說，我們這個身心就是個根本地獄，相似的根本地獄。根本地獄什麼呢？有八大地獄，各位再看看查那個佛學字典，八大地獄那痛苦不得了，根本地獄。那個五陰呢？分開來講，遊增地獄，什麼叫遊增地獄？八大地獄，每一大地獄又附帶的加上十六個次要的地

獄，增加上這個，凡是墮了根本地獄裏面，照例的要受了八大地獄以外，八大地獄每一個大地獄都有十六個地獄，這樣一合起來的話，一個大地獄加上十六個，八個就是一個，一個二十多個，這麼多地獄再加上八個根本的地獄，一百三十多個。那這些遊增地獄，什麼叫遊增地獄？凡是墮落到這個根本地獄裏面，這些遊增地獄就等於那個遊餘之間必然要到的，這是增加上的，另外附增。還有孤獨地獄，那十八界叫孤獨地獄。孤獨地獄是散落在各處其餘各地，既不在根本地獄裏面，也不等於遊增地獄裏面，是散落在各處叫孤獨地獄。這個比喻的話，身心就是像根本地獄，那麼我們這個五陰的話，身心分開就五陰，五陰就是遊增地獄，那個十八界就是孤獨地獄。換句話我們一個人這幾種就都有，統統有。

這樣說起來的話，把這個都說完以後，後面還有，翻回來四十六頁，「懈怠」「精進」。什麼叫懈怠？你「不能斷惡修善」就是懈怠，我們都是不知道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學佛以後，你有因果了善惡，惡業就趕快要斷，善業趕快修，你不能這樣就是懈怠。還有「不求聞法」，還是聞了之後「不思」、不研究。研究之後不去

實際上去修，「若續若斷」的不是常，不是經常的修。還有是「順逆境變」，順逆境變什麼？你在學佛懂得按期的在學，如果人家給你，比如說我馬上給你一個部長作，好了，你一聽有部長可以做了，我佛不用學了。這就是順境來了，你把這個修道放在一邊。這個逆境呢？遇到這個，我修行好，做生意一下虧了本了，或者是破了產，我學佛是修成這個樣子，這個也不要學了，逆境也放棄，這叫「順逆境變」，這叫懈怠。不懈怠是什麼呢？不管是順境也好、逆境也好，都不要改變修道，不要改變這才叫不懈怠。「精進」的什麼呢？「披甲」就等於古時候作戰一樣，盔甲提起來不要害怕。十善包括這個一切善法不會疲倦的。「樂利不倦」，利益眾生是不倦的，這個利益眾生以此為樂。

這樣了解的話我們就看看這個經文了，各位再翻到三十四頁了，第四就是講精進度了，行菩薩道你要精進的話，你必得要確實知道，確實知道什麼？「懈怠墜落」，你一懈怠就是要墜落，不能懈怠。不能懈怠，你就要精進，那就「常行精進」，你行菩薩道必得要常，跟前面的常念的常是一樣的，這個中間沒有休息的，要行這個

精進。「破煩惱惡」，煩惱就是煩惱障所講的那些，那些都是罪惡的，把這破除掉。煩惱起惑造業這些都是要破除。「摧伏四魔」，把四種魔煩惱、天魔、死魔等等，四個魔摧伏。

這四種魔之間，最重要的是煩惱，煩惱為根本，所以我們學佛的，你自己要時時刻刻檢查自己，我們念佛也好、研究佛理也好，自己問問自己，我們煩惱是不是一天一天減輕？如果煩惱沒有減輕的話，那學得不如法，煩惱一天一天減輕的話，那就不必說其他的，這就是好境界。不要聽人家說現在因為他又得了什麼神通、他又具備有什麼樣氣的一種能力，那個不要管他，但問我們自己這個煩惱是不是一天一天少了，這就是好現象。煩惱什麼東西？貪瞋癡，世間那些名利什麼，我們看得心裏很淡的，不跟人家一般那樣，我心裏就平了。我們跟人家相處不管人家講道理不講道理，我們自己覺得怎麼樣待人我們就怎麼樣待人，我們心裏很平和的，這就是好現象。你心裏這樣平的話，你在世間就是逢凶化吉，一定不會招來什麼災難的，到臨命終的時候，你是修淨土宗的話，必然能夠往生沒有什麼障礙，我們求這

個，求其心裏平安。

我們講出陰界獄的話，你分析五陰十八界這些獄，你能夠把這個煩惱都能夠這樣減輕的話，自自然然陰界就是出了。否則的話，普通法門不說，這是講普通法門，我們當生就能出去，怎麼樣呢？那你必得要念阿彌陀佛佛號，念佛才能當生成就，其他法門，你這一生就沒辦法成就，那要多生多劫才可以。

第四講

請各位先看三十四頁。我們先把經文先念一段，三十四頁的第四行開始。

第五覺悟。愚癡生死。菩薩常念。廣學多聞。增長智慧。成就辯才。教化一切。悉以大樂。

先念這一段。八大人覺一共有八條，前面已講了四條了，現在是第五條。每一條有它的重點，比如說第一條是覺悟，第二條是覺知，這兩條是講小乘的。然後從第三開始就是菩薩法了。菩薩法要行六度，行六度的時候，每一條就是一度。剛才念的這一段就是這個智度，在六度裏面般若，般若度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智度。關於講到這八條的話，第一句有的是講覺悟，有的是說覺知。前面第一條開始就第一覺悟，第二就是覺知了，那時候也跟各位說過了，覺悟是開悟的，覺知是悟了以後才是真知。這兩個字是就這一部經來講，這個不同的。那麼第三是覺知、第四是覺知，到第五又是覺悟了，這個覺悟的悟，悟的是什麼呢？前面已經有覺悟

了，這個又是覺悟。經文不會是重複的，前面第一條是覺悟是破迷起悟，這是悟我們凡夫眾生在六道裏面那個生死，生死的因緣、見惑等等，是小乘這一方面。現在第五這個覺悟，它悟的是要度化眾生了，菩薩在第三、第四講這兩條之後，第五條你要覺悟了，就是你行菩薩道不度化眾生，這個菩薩道怎麼行法子呢？就這個覺悟，你一定要度化眾生，就這個道理，把這兩個都分別清楚。

現在我們先看講表，講表的話就是幫助了解經文的。現在看講表的四十七頁。四十七頁就是講智度，智慧，六度裏面的般若度。首先講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是解釋經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「第五覺悟，愚癡生死」這一句話。這個就是凡夫眾生為什麼有生有死、生死不斷，就是由於凡夫眾生都是愚癡，有愚癡才有生死。這個要詳細的把這句話分開來講，什麼是愚癡？生死這個狀況又是怎麼樣？為什麼生死，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、生死不斷，這又什麼原因？所以這表裏第四十七頁編這個表十二因緣。十二因緣在〈十四講表〉裏面也跟各位說過了，現在為了要解釋經文再把它列出來。列出來這個內容也不必說了，各位都知道，那再說就是耽誤時間了。

現在就是根據這十二因緣，開始講「無明」，無明過來就是「行」，這兩者就是「愚癡」。無明就是愚癡，無明有根本無明、有枝末無明，它整個講就是無明，再講這個行，這兩者是「過去」的。比如說我們人到人間來了，我們這一生以前的那個時候就是愚癡，如果說過去沒有愚癡的話，我們就不會有這一生再到人間來了。這過去的愚癡是分開來講，就是起惑造業。「惑」是什麼呢？惑就是貪瞋癡慢疑那些，整個起來那都是惑、都是煩惱，有煩惱才造了種種的「業」。業有善業、有惡業。惡業是墮落的，善業不是不墮落，也是生死。你要了生死什麼呢？必得業盡情空。業盡，這個情識轉識成智了，那才是了了生死。

過去就是因為有愚癡有惑有業，然後有了業在推動，就是到這個有「識」，識、「名色」、「六入」、「觸」、「受」，這就是現在的生死，這是苦。到人間來有這一生，這也是苦，苦就是果報，惑業苦，這就是「現在」受的苦果。現在受這個果又起惑又造業，又起什麼惑呢？「愛」、「取」、「有」。愛就是貪愛，再取就有了。所以現在凡是有愛有取，這個都是「愚癡」，不是愚癡的話就不會有愛、

取、有。這個是現在的惑，起惑造業。現在起惑造業是愚癡，將來在這一生壽命完了之後，又再轉「生」，轉生之後又是「老死」，「將來」的「生死」，這是將來的「苦」。所以十二因緣就是惑業苦、惑業苦，過去到現在，現在又到未來。

那麼因為這個，以這個十二因緣來解釋，就是第五條所講的愚癡，「愚癡生死」，凡是在六道裏的眾生，沒有一個眾生不是這樣愚癡生死。你是世界上絕頂的聰明人，他的智慧有這麼樣高，就十二因緣來講他還是愚癡的人，這個是就起惑造業來講。你看現在的在政治上，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強的國家，在美國，當然總統應該代表這個最強的國家第一人，他的智慧應該是最高的。你就算最高的怎麼樣呢？他就是現在愚癡起惑造業，他沒有那個惑的話，他那有現在這些麻煩的事情。再講到學術方面來講，你現在就是得了這個，在美國人來講，他是得了博士學位，博士再有後博士的研究學位，這還不算，還得了諾貝爾獎金的這種最高的學術的榮譽。但是你叫他放棄這個愛取有，他放不下的。愛取有他放不下，放不下愛取有的話，他的學士、榮譽、地位再高，就十二因緣來講，他還是起惑造業。這個惑就是生死的惑，

造業就造生死的業，這樣看起來你想想看，就這兩種來代表一個政治上最頂尖的人物，在學術上的最高的學位的人，放棄不了，放不下這個惑業，這不就是愚癡嗎？所以就經文來講愚癡生死，世界上一切人都包含，必得要承認這個。所以我們研究佛學的時候，必得要了解這一層，才真正完全了解什麼是凡夫眾生，這是十二因緣。

再請各位翻過來四十八頁，四十八頁就是講「對治三障」。十二因緣既是由惑業苦循環不斷的在那裏，你不學佛則已，學佛就是把這惑業苦要對治掉。這個惑業苦等於是一種病態，不是正常的。為什麼是病態呢？講到正常的，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上面沒有愚癡、沒有惑業苦。就是在無始以來就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有了無明就是有愚癡了，這無明一起來的話，就對於自己的真如本性都不認識了，迷了。這種迷的時候，不是正常也是不應當，有了這個無明才有起惑造業受苦，才有生死，所以這個惑業苦不是正常的，不合理的，它是病態。既是這樣，就要懂得學佛，就是用佛法，佛法就用醫生那個醫術，用開的藥方來對治它，惑業苦就是三種障礙，學佛就是要對治這個三障。

在經文裏面有講，這個要怎麼樣對治呢？你看，對治三障第一個就是要「多聞」，再就是「廣學」。多聞、廣學就是以對治三障，就是那三種，這就三慧，用三種智慧來對治三障。這三種智慧就是聞思修，聞有聞慧、思是有思慧、修有修慧。聞思修三種成就的都是智慧，以這三慧對治三障。經文裏面是你行菩薩道，你要廣學多聞。

我們先看這個多聞，多聞就是三慧的聞思修的聞，聞是包括我們自己學佛，包括自己看佛經、研究佛經、聽經，這個都是聞。這個多聞，只說這個聞是不夠，要多聞。怎麼樣才是多聞呢？因為你行菩薩道，你不能孤陋寡聞。與多聞相反叫寡聞，寡聞是聞的很少。你要做菩薩就不能夠孤陋寡聞，你必得要聞。不但現在，就是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，古印度那個時候就要多聞，不但佛家，那個時候古印度那些外道很多，可以數得出來有九十六種，詳細的那就更多。那些外道各有自己的經典，除了他們自己的經典以外，世間的學術他都要研究，那佛法更不必說了。佛法除了研究這佛經以外，其他世間學問都要研究，所以在印度古時候講有五明。

五明，一個是聲明，聲就是音聲，聲明是什麼呢？它就是一個人說話就用言語，比如我們中國孔孟當中有四科：言語、德行、政治、文學四科。古印度叫聲明就包括言語、文學，這都是用言語聲音表達的，用文字寫出來的。說話的這門學問也是不簡單，要不然孔孟當中，為什麼言語就是在第二科，第一個講德行，第二就講言語，言語有它特殊的學問。文學那是不得了，你世間的一切學說，沒有文學就傳不下來，再加上文學藝術方面的話，他能夠用這個感化人，用這情感性的感動人，這個文學有它的功用。所以這些文學、言語都是聲明。

還有呢，第二叫工巧明，就是各種技術、各種技能。我們中國古代有個魯班，是那個工巧明，一直到現在你說發明，他發明那些，那現在是拼圖，各種的形狀出現，魯班簡簡單單的幾個一組合起來，可以是長方形的，可以是正方形的，可以是千變萬化，那都是有工巧。那是建築的一切工藝，包括大的工程這些都是工巧。

第三是醫方明，醫方，醫是醫學，方就是方法，醫方明就是學醫的。中國自古就有中醫，現在西方有西醫，印度那個時候也有他們的醫學，這都是醫方明。

第四呢就是因明，因就是因果的因。因明在佛法裏面就是講因明學，特別是研究唯識，有這個因明學，這一句話按照因明學的學理寫出來的話，任何外道是推翻了。西洋講的邏輯，我們中國古代也講的，到現在翻譯翻成理則學，在印度來講是因明學。

前面這四種，印度各種學術，各外道、佛法都有講，最後這個第五是內明，內明，那就各家不一樣了。比如說印度在釋迦牟尼佛同時代的婆羅門教，婆羅門教他們講的，他有他的經典，他們講的四吠陀教四吠陀論，這是他們的論，這個論裏面是他們這個教裏面主要的教義。我們佛法講的內明，三藏十二部，十二部教理，經律論都是內明。

我們學佛內明當然重要，這是最主要的，除了內明之外，你不想行菩薩道則已，你要想行菩薩道的話，不但內明，就三藏十二部也要學，那個理則學、醫學、工巧明，現在就是物理、化學這些尖端科技，結合這個理論的科學，各方面都是工巧。聲明的話，包括文學、藝術、美術、音樂，無一不是在聲明之內。你想想看，行菩

薩道好不容易，你行菩薩道，雖然在這一方面你都不能夠像世間那些專家，你覺得現在講科學，如太空科學，太空科學裏面都是專家，你行菩薩道的雖然不能夠是專家，但是對於那一門學問，你不能外行，你一般知識應該了解，否則的話，你對那個知識完全不了解，你佛法說出來，甚至於那個理不能夠把它銜接起來，你要度化那些人，你就度不了。所以這些行菩薩道的人要多聞，這些學問都要。

現在你看看，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地區，發生了任何一樁事情，藉著現在的傳播媒體用衛星這樣報導輸送，那快得很，一下就到，那你說我學佛的我要了生死，我這個不要看，你不要看，你學小乘的可以，你要行菩薩道這就不行，你行菩薩道要講佛法給人家聽，人家拿現在世界上發生這些事情來問你的話，你不知道你就沒辦法來替人家解決問題。你叫人家了生死，叫人家學佛法，人家現在的問題、現實的問題先請你給他解答解答，那你一無所知，你這個菩薩道怎麼行法？所以現在你想行菩薩道，你除了研究經典，研究世間那些學術、那些書本上，學那些以外，現在傳播媒體輸送那些資訊，你還是要吸收還要了解，那不是談何容易，這都是多

聞。多聞的時候，你才「破惑」，惑是什麼呢？有一樁事情你都不瞭解就是一個惑，就是一個疑惑，必得什麼事情都了解，而且了解得最透徹。世間人他雖然是了解，我看到外國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了，他只了解這片面的那一種報導，你是菩薩的話，你不但了解那個事實，那個理由、那個事實、為什麼發生，那個理由你都知道，你的這功夫就是破惑。

「廣學」，廣學是什麼呢？這就包括「思」與「修」，聞思修前面是聞，接著講學，學是從聞開始，你先必得要聞，你不聞的話，你怎麼學？怎麼悟？你無論是學什麼學問，你必須先接觸人家研究的成果，你就是接受人家研究的成果。你接受人家的成果的時候，然後你才能夠省了很多摸索的行為，你自己摸索的話，那種沒有效。

無效的那種行為那太多了，那人家心理學在研究，把這猴子或著其他的一個小動物關在一個籠子裏面，實驗牠是怎麼樣抓到籠子外面的東西，讓牠實驗，實驗之後手抓不到，然後在旁邊放一個東西，看牠有沒有拿，那牠要經過很多的時間，而

且還有牠的腦筋動得快，這才可以，在這之前牠有很多行為都是沒有經驗的，沒有效果的。那我們人的話，你為什麼要多聞？我們要學，我們接受前人的這個研究的學術，我們現在根據那學術來繼續在研究。現在人基於政治上面成見，認為我們固有的文化不好，那是個包袱，必得把這個文化破除掉。現在你想美國人，美國人的歷史很短二百多年，這個二百年的歷史，它文化沒有包袱，我們中國文化是五千年的文化，那個說起來是包袱太多了，必得把這包袱摔掉。那輕鬆，輕鬆是輕鬆，但是前人是經過多少的思想、研究得了那個成果，都是非常可貴的，把它廢棄掉的話，那前人對他們沒有損失，損失是在是我們自己。所以我們要接受承受前人的學術，我們再繼續的來往前再研究，這是應有的一種治學的態度。

佛法就是這樣，開始要多聞，聞了之後要思要修。思，什麼叫思？思是思考，你聞了這個學術，你只要用你的腦筋來判斷，來思考這個學術，它對於我們在那一方面能夠用得上，怎麼樣的來運用它。這是純粹的學理，只是講純粹學理，我們未必就對這學理完全能夠了解，你必得還要思考之後，還要加一個實驗，實驗之後就

是這個學理它有它的道理，這就是思的過程。思的過程就證明這個學理是實用的，它是非常有用的，我們用它來解決我們很多問題。所以這接著到修，由思之後到修。思是什麼呢？就是把理、把前人的研究學術思想拿來思考，拿來自己初步的來實驗，這樣證實了這個學問是有實用的價值，然後形成你一個很簡單的概念，這個概念，成為現在你自己的概念，那個學問就變成你自己的了，那你怎麼樣說都能運用自如。

那我們所講實際的話，比如這一部經，我們現在聽了，或者自己在看了，看什麼你就聞，聞了之後都不算，你必得要把這個八條前後它的道理都把它貫通了，貫通了，每一條有每一條重點的思想，每一條思想都拿來跟我們現在修行的來對照一下，跟我們所修的合得上、合不上，這樣才算完全。你把這經文裏面前後全部經都能夠融會了，這樣的話，在你這個腦筋裏面、在你思想裏面，你變成很圓熟的一個概念，這個概念、這部經就變成你自己的，就記得很清楚，就形成你自己一種思，思考了。變成自己概念之後，它就指導你的行為，就是你在一舉一動、你辦事修行，

它就是給你一個指導，這也進入到修的這一個階段了。

這個修怎麼修呢？它既是指導我們的行為的話，我們這個行為從無始劫以來，我們行為都是不合理的，都是起惑造業，我們行為都是在那造業的。所謂修，就是把我們造業的那種行為把它修掉，修把這不合理的行為把它修掉之後，我們正當的行為然後才保持住，這才叫修，這叫修行。所以我們生活上，你看現在社會上那些，他這個言語也好、做事也好，身體一舉一動來往，跟人家來往辦事情也好，他的行為為那一方面是合乎正當的？如果不能夠修，不能修是沒有接受，就中國文化來講沒有接受先王之道，就佛法來講他沒有接受佛法。就是接受佛法，接受中國文化，他沒有經過思，他也不知道也不能修。所以過去有些人就是把中國的五經背熟了，背熟了之後不用它來思、深思熟慮，不用在自己行為上還是不行的。佛法也是這樣，佛法你自己不思考，不去應用在修持上面，你這就是把三藏十二部都念熟了，那只是一種學問，對於這個修行一點都談不上，沒用，所以必得要修。

有思、有修就什麼呢？這才能夠「轉業」，惑業苦，前面多聞的話，是破除迷

惑的，有思有修的話，才能把這個業，業有業的力量，我們學佛才知道有業力。什麼叫業力？我們做任何一個事情就是一個業，這個業就是一種習氣。比如說人家研究心理的話，警察都要修犯罪心理學，犯罪心理學，問那個犯罪的人是誰寫的這個字，他說「不是我寫的」，好，不是你寫的，拿個筆叫他寫，若他不會，那造假也造不成，若寫上幾個字，他原來的習慣就寫出來了。所以我們個人寫字各有各的習慣，吃飯穿衣各有各的習慣，這些有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就跟我們走路一樣，我們今天走這個路，明天大概還是走這裏，如果沒有特殊的情況，你走這路線大概都是固定的，這是什麼呢？你走路這種行為都是業，你這個行為就形成一種慣性的一種習慣，就是一種力量，這就業力。這業力很可怕的，造惡業的話，那有些造惡業的人，他不造惡業心裏是很苦。相對來講造善業的人造習慣了，不造善業他心裏也苦，這就是業力。

這個就佛法來講，我們開始學佛的時候，當然是不要造惡業，惡業要把它斷除掉，善業可以保持，但是你真是要了生死的話，不管是惡業善業都是要統統把它清

除掉。要不然六祖為什麼講「不思善不思惡」，你一想到善惡，那就是生死就不能了了，所以他講轉業，轉業就是這裏講，初步的要把這個惡業把它轉掉，惑業苦，惑業苦這個業是指那個惡業。有思有修就把這個惡業轉，轉成善業，善業再進一步的先做的是有漏善，然後再進一步把善業再轉為無漏的善，那就好了。

多聞是破惑，廣學是思修是轉業，惑破了、業轉了，最後就是開「慧」了。迷惑，惑有業在那裏開不了智慧的，開了智慧之後，這才「離苦」「得樂」。離苦得樂，這個苦就是生死大苦，不是普通的苦。普通苦，我們在世間，比如說愛別離、生病、怨憎會種種這些苦，這當然也是苦，那只是小苦。大苦是生死苦，生死不斷這是大苦，要離開這個大苦得了樂，得這個不生不滅的那一種清淨的安樂，那才是真樂。所以學淨土宗的人講什麼呢？我們這個世間你說那裏樂？真正就是沒有樂，真正樂就極樂世界，那是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。那是真正樂，為什麼呢？一往生到極樂世界，生老病死這些一切眾苦，三苦八苦統統都沒有了，但受諸樂，那個是真正的樂，不生不滅的樂。

這是講《八大人覺經》只講普通法，普通法離苦得樂講是這個總原則，講破惑、轉業、離苦得樂，說起來這麼幾分鐘就講完了，你真正要離苦得樂，什麼時候？學小乘的話，先破見惑，見惑之後你破思惑，在人間天上生了死、死了生，還有七番生死才能把思惑斷盡了。思惑斷盡話這個六道才出去，那還沒有成佛，早得很，真正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時間遙遠得很。所以淨土法門念佛的，你這一生雖然沒有斷惑，你帶業往生，這一生就能夠離開娑婆世界到極樂世界，那就等於是出了六道，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。所以那是離苦得樂就一生，就我們在這娑婆世界講一生往生的話，當生往生就是，這一生就是離開六道，離開這個分段生死，到極樂世界也是一生成佛，那一個法門能有這麼快？所以要學淨土念佛法門，那才成就快。

這是用三慧對治三障，三慧對治三障的時候，無論那一宗都是如此，你說禪宗不是如此嗎？禪宗也是這樣，密宗更是這樣。禪宗是先參究，參究大徹大悟之後，還要多聞多學，還要繼續學三藏十二部，不然你不能够弘法利生。淨土宗怎麼樣呢？淨土宗三根普被，你有這個能力跟普通法門一樣，你一樣是多聞廣學，你沒有這個

學習能力沒關係，你照樣的是一句名號能夠持，持到極樂世界能夠發乘願再來，還是一樣。

這裏後面「始終互重」，從開始到終結，都是重要的聞，「修聞」、「修慧」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這個聞是「求於外」，所謂求之於外是什麼呢？包括學佛、學佛理，你聽經自己閱藏研究經文，這是從外面來學。修慧是「慧長於內」，有了聞、思再修的話，這個慧自自然然的在內心一天一天在那裏增長，所以內外都需要。你只修聞而「不修慧」的話，如同「把火自燒」，什麼是把火自燒呢？你知道這是火，你聞到了，知道這個是火，你沒有用火的這種智慧，你的火一用，自己燒了自己。另外你修慧的話，只修慧「不修聞」，這也不行，等於持了一把劍自己割自己。這是我們老師在編表就根據滿益祖師的比喻，這個比喻是滿益祖師所講的，你只修慧而不修聞，你這慧一用出去傷了自己，等於拿一把寶劍割了自己。

這個很多，那種狂慧，不懂那個聞，聞是要懂得很多世間的那些事情，那些學問你必得學，你不能說我只修慧好了，這個教理不必聞了，這個世間學問更不必要

講了，世間學問那你學了生死就好了學這幹什麼？那這就錯誤了。修慧這個聞，你一修慧的話，你這聞都是幫助你慧啊，使這個慧運用自如。所以這樣的時候，「成就辯才」，辯才無礙。前面講把火自燒，把火，你手抓住火，你把火燒了自己，為什麼呢？你不知道把什麼地方，抓住那裏你不知道。你修慧不修聞，你持戒，你不知道你戒持在那裏，那聞就是告訴你持戒一種方法，你不懂這個方法，你不知道用劍的結果，你劍還沒有用，你一持就被你自己把手割了。那就表示我們就菩薩行菩薩道，你用這個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的時候，你用言語、用文字來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你要有辯才，什麼叫辯才？辯才可以辨別這個，辨就是分析的意思，分析得清清楚楚的，一絲一毫也不含糊，有這種才能，你在言語上、在這文字上，你有這種辯才的話，你才無礙。為什麼？一方面你說出去的話、寫的文章，人家是推翻不了你，把你駁是駁不倒。相反的呢，你說出來的、寫出來的可以讓人家接受。讓人家接受不是強制的，中國古代在春秋時代來講，拿孔門的言語，宰我、子貢，是孔子兩個大弟子，他們的言語是叫人家從心裏面就能夠服得住的，這個才能夠稱為辯才無礙。

有這個辯才無礙才能夠「廣度眾生」。廣度眾生就普度眾生，他為什麼能夠廣度眾生呢？前面講他多聞，他什麼學問都懂。比如那是無明，無明他都明，他都了解明這個字，他的學問都到了家了，都是徹底明瞭，這樣的話，他才能度化眾生。比如說到美國太空科學，我們只是受菩薩戒的小菩薩，當然講那太空科學我們都不懂。那真正是大菩薩的話、地上菩薩的話，太空科學到那菩薩面前，那早得很，太空科學講的，他懂的，你太空科學家跟他比千萬分之一還不夠，他這樣的菩薩才能夠把那個太空科學家度化過來，所以他要能夠有多聞。多聞而且經過思修都是明瞭了，他這樣才能夠廣度眾生。廣度眾生這眾生不只那一個年齡層次、那一個那一個的人物，所有的人物他都能夠度。「與大樂」，給與這個大樂，什麼叫大樂？大樂就是了了生死，了生死他不僅僅是了分段生死，不只是出了六道的生死，那變易生死也了，你一直到成佛，那才是大樂。

現在表講過去了，我們看這個經文。「第五覺悟」，這個是智度，雖然是智度，但是這個悲，智就是還帶有慈悲的悲。智悲這兩者是平衡的，一邊要講智，你菩薩

為什麼要成就這智慧呢？成就智慧是有悲心在那裏，看見眾生在那裏生死不斷，你就發慈悲的悲心在這裏，智與悲這兩者平衡的在那裏發展。第五覺悟，覺悟就是要度化眾生了，你行菩薩道一定要度化眾生覺悟這個。文字的結構是這樣的，第五覺悟這一句就是一小段。第二句愚癡生死，這就又是一段。

「愚癡生死」，愚癡就是指著眾生起惑造業，生死就是生死的苦報，惑業苦。愚癡生死這四個字就是眾生的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把它再簡化就是惑業苦。過去的愚癡現在的生死，現在的愚癡未來的生死，就會變成這個惑業苦惑業苦循環不斷，這一句是這個意思。文章有前後照應的，如果前後不能照應的話，這個不成為文章。這一句話就有一個伏筆，所謂伏，伏就是埋伏在這裏，看不清楚、不明顯的，但是懂得文章章法的人他就知道，這是一個伏筆在這裏。為什麼呢？有了這個伏筆，後面到最後就有照應、有呼應的，這就是一段。

這一段是講眾生，生死不斷的眾生。為什麼講「智悲平」？智悲平，這就是菩薩看眾生愚癡生死，發了悲心了。發了悲心的時候，下面就是「菩薩常念」，菩薩

常念什麼？這個念字這個很重要。念的什麼呢？這眾生太苦了，惑業苦、生死不斷，這菩薩就起了念頭，就是關懷眾生，念是念了眾生。既是念著眾生，這個不是念念就止了，他要想辦法，那就是自己要求智慧了。這個念字裏面就包含一個是悲念、一個智念，一個是悲心起來，一個是要求智慧的，這個念是常。各位要注意。我們學菩薩有時候會感覺一看眾生很苦，一轉身，眾生他的痛苦又把他放到一邊了，就想到自己的事情了，那就不是常念。常念是什麼呢？時時刻刻他的念頭放不下，在菩薩的心裏，那些生死不斷的眾生這種痛苦都在菩薩的常念之中。菩薩沒有一時一刻把眾生的痛苦放下來，他就把眾生生死的這種惑業苦的痛苦記在心裏面，念念都在自己心裏面，這就是菩薩的悲心。

有了這個悲心的話，那要解決眾生的生死大苦了，所以他要這個念，又是念了，念要怎麼樣增加自己的智慧，你要增加智慧要怎麼樣呢？要「廣學多聞」。廣學多聞才能「增長智慧」，才開智慧。既是菩薩原來就有智慧了，智慧這兩個字，普通我們講智慧就智慧，在佛法裏面講智慧這兩個字稍微有些分別，怎麼分別呢？慧，

慧就是把事情看清楚，問題道理都看明白，也知道怎麼做、怎麼作法，但是還沒有下定決心，他只是看出來，下決心一定要怎麼去做的話，那就是智，智是決定的一個決斷的能力，慧是一種分辨的能力，合起來就是智慧。他既是有分辨的能力，也有決斷的能力，這種智慧既是菩薩都有的，但是你行菩薩道，你要廣度眾生，要給眾生這個大樂的話，你現有的智慧不夠，要增長，所以這個經文的文字雖然簡單，你不研究則已，研究你一個字都不能夠把它放過去。他問你為什麼要增長，或者智慧不夠用，自己感覺不夠才來增長，要增長的話，今天要學、明天要學、天天要學，隨時要吸收進來，吸收進來而且還不能夠道聽塗說，道聽塗說是沒有加過思、沒有加過修，這學問不是自己的。你天天吸收進來這個新知識，聞過來的話，你聞過之後，你就要加上自己修，加上思修變成自己的。變成自己的話，你就記得非常熟了，因為是你自己一個概念了，那就是智慧增長了。

比如這個智慧增長了，增長「成就辯才」。辯才就是由這個聞思修成就的，這個成就這兩個字從那來的？普通的智慧只是辯才而已，你那個辯才還沒到成就的那

種境界，那個辯才還不算是無礙的。你要是辯才無礙的話，那就成就，圓滿成就了，圓滿成就什麼？這上面就增長，你智慧不是一天一天在增長的話，你的辯才就不能成就。必得要有增長智慧才能成就辯才，這個文字這個章法，看之後你就這麼研究，你不肯這麼研究的話，那這經典你怎麼能夠跟它融會貫通？

增長智慧成就辯才之後，你才能夠「教化一切」了。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是自己，培養自己的能力，自己能力培養出來，上面是自行，這一句教化一切。「悉以大樂」，這是化他，教化他人，菩薩不是自行化他嗎？上面是自行，從「廣學多聞、增長智慧、成就辯才」，這都是自行。「教化一切、悉以大樂」，這是化他的，教化他人。

再講這個「悉以大樂」，悉這個字，悉有兩個意義。一個是當皆字講，當完全講。就跟那個悉以大樂，就是頂著上面教化一切這個意思。既是一切，一切是指著眾生，一切眾生。你教化一切眾生，不是我講幾句佛法讓一切眾生知道就好，這不夠。悉以大樂，每一個這一切眾生，這個悉以就是皆以，就是完全以，一切眾生你都給他們大樂，以，都賦予他大樂，都用大樂來讓他受用，這個大樂就是了生死。

悉字另外一個意思呢？當知字講，悉當知字講，知是什麼呢？也是這一切來講，你教化一切眾生，都教眾生知道了生死的重要，都要來接受你的教化，來求其要了生死，都知道。

上面「愚癡生死」，那是一個伏筆，「悉以大樂」呢？大樂就對生死，大樂就跟生死呼應，前後呼應，這就照應了，這個大樂就照應。大樂是什麼？前面是凡夫眾生不學佛的人，他是愚癡生死、不斷生死大苦，那個苦是大苦，你這個是教化，你用你無礙的辯才來教化一切眾生，叫他們統統都能夠得到這大樂，都能夠離苦得樂，離了生死大苦，得了了生死的大樂，前後照應。

記住經文的章法，也就是科判，文章也是，一般文章就文章的章法。講了這個你行菩薩道，你不管是那一宗的菩薩，照說菩薩是不拘那一宗，這是一個通則。凡是行菩薩道的話都要這樣，都要發出這個悲心出來，自己要求這智慧，華嚴、天台、三論、唯識、禪密，你離開這個，你就不算菩薩。淨土宗，你是淨土宗的菩薩你更要要求。淨土宗的特別法門，你要想幫助現在末法時期的眾生能夠很快這一生就能

了生死，你普通還不夠，你必須要更多的智慧才能夠度化現在的末法時期的眾生。我們現在就是學念佛法門，如果想要著：我就是教人家念佛就好，研究佛理幹什麼，世間學問那就更不必研究。那你錯誤了，要知道現在末法世界，人家的那種知見複雜得很，一方面知見的複雜，再方面現在的人貢高我慢的心特別重，他自己有一點學問，自己就覺得了不起，他就看不起佛法了，連中國文化他也看不起。那你要叫這些人能夠看得起，能接受這個教化、這個正法的話，那你要有你的高明手段、手法。你自己不求教理、不求這個世間學問，你怎麼行？是無論那一宗，你要行菩薩道，你都要這樣，照這個原則自我來自己來求，自行化他來研究來學的。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第五講

現在請各位翻開教材第三十四頁，從第六行開始，那就是第六覺知，先念一遍經文。

第六覺知。貧苦多怨。橫結惡緣。菩薩布施。等念怨親。不念舊惡。不憎惡人。

先念這一段。這還是請各位翻看四十九頁。四十九頁經文裏面，文字雖然簡單，內容還是不少，所以我們先看四十九頁講表，講的是「施度」，菩薩行六度，這是布施度。布施度是注重在慈悲的悲心，那就是悲度。經文裏面「第六覺知」，要知道什麼呢？這有兩段，「貧苦多怨。橫結惡緣」是一段，然後從「菩薩布施」到最後「不憎惡人」又是一段。前面這三句，就是下面那兩句講到貧苦多怨，這個講表就是橫結惡緣這兩句話的講表，我們就看一看。

既是發菩提心要弘法利生用布施度來度化眾生，那你做菩薩的時候，對於凡夫

眾生在世間所受的種種的苦惱應該了解。凡夫的苦惱可以說是非常多的，這裏講「凡夫罪苦」。罪苦什麼呢？造罪然後受苦，這苦都不是無故來的。從這個凡夫迷惑，他不知道就造了種種的罪，然後受苦。菩薩應該知道凡夫這個痛苦從那來的，來源從那來？就是從自己造那個罪業，這是凡夫的罪苦。

那麼造業也很多，所得的苦報也是很多，這裏就根據經文所講的舉出三點。那就是「貧苦」，貧苦，貧是貧窮，凡夫眾生在世間貧窮的多，富有的比較少，因為既是貧窮，他有很多痛苦的。衣食住行各種的需要，生活的基本需求，往往貧困的眾生都得不到所需的，因此過痛苦的生活，那就感覺痛苦。

再呢，講到「多怨」，既是貧苦，他就有很多怨了，怨天尤人。所謂怨天尤人，就認為老天不公平，為什麼貧富這麼懸殊，有的是富的浪費那些物資，貧困的話連飯都沒得吃。所以古代詩人像杜工部，詩裏面表現得非常多，所謂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餓死骨」。這個朱門，古時候富豪之家那門是紅的，紅漆的門，朱門，裏面的那是酒肉多得吃不了，放在那裏壞了；但是在路上呢？那有很多餓死了，餓死了也

沒辦法埋葬，死了就要死在路上，變成這個骨頭。這詩人就替那些貧苦的人來抱怨。這裏是講著貧苦，貧苦的人人本身，本身他看這個貧富的懸殊，所以這一切都是很怨。怨不只一種，在家裏面對家裏人有怨，在社會上對於有些事情看了就是怨恨，家裏發生家庭問題當然很多，貧窮發生家庭問題只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這是多怨，貧窮的話，貧苦就是多怨。

這個既是多怨了，那就是把這怨氣要出來，就發，發洩出來就「結惡」業，跟人家結了怨了。結了怨的時候，這個只是很簡單的講，有很多受不了貧苦，或者是偷人家東西、搶人家的東西，用種種的方法跟人家發生財務的糾紛，這都是結惡業。

這就是說有這三種的話，惑業苦，多怨這就是結罪起惑。多怨起惑，這惑呢？惑是迷惑，這個貧苦的人他不知道因果，我們學佛才知道，貧窮對於種種的痛苦都不是無因而生的。這必有前因，然後才有現在的結果，那些貧苦的人不見得人人都學佛，實在講就是學了佛的人，也不見得每一位學佛的人都那麼了解三世因果，這個我們必得要了解。何況不學佛的人，那些貧苦的人他不了解，貧苦是過去種的因、

造的業招來現在的果，因果要了解。不了解就是怨，怨的話就是起了惑，起惑有起惑的關係，就再造惡業了，跟人結怨，結怨就是造惡業了。古時候說一個人偷竊這是一件很嚴重的，到現在是綁票的很多，那青少年也有綁票，他也做這種事情，那時候問他：你為什麼綁票？就說是沒有錢用。所以說這就是起惑才造惡業。

這三種苦，三種惑業苦，苦呢貧苦是現在的苦果，這個苦果，我們學佛才知道是過去造的那些業，然後成就了現在的果。那後面那個多怨的結怨，是現在又來造因了，現在造的因，將來再結果。所以這個因果是三世因果，它中間沒有間斷的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一方面在現在受了果報，在受果報的同時又再造因了，造因將來又是受報，將來再受苦。這就是凡夫眾生這種狀況，這種狀況都不知不覺，這種惑業苦一直造下去，愈造苦愈重，惑業也就是越到後來越深重，以至於人身就不能保了，墮落到三途。

我們看看現在這個社會上，那些人實在是可憐得很，很明顯的是殺人、搶奪、綁票，固然是看得很明顯，那些有現代化的知識，這個知識也豐富，了解這些造業

的方法也多得很，現在每一國家都是如此。就拿美國來講，這些國會議員無論眾院、參院的，他不同意沒那一回事情，如果他不要造業的話，那別的国家拿這些錢明顯的去找遊說的團體來遊說那個國會議員，你憑口遊說，你說得動他嗎？你沒有這個東西行嗎？你收了這個，你不是造業了嗎？

我們佛家那是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」，那還是施主情願自願送來的、供養過來，那你還不是人家情願送那禮，人家是佛門施主是善知識，高僧大德他有道德有法，所以那些信徒情願來供養，他自己還要這樣來警惕自己。那你是用這一種強權的，你居在那個位置上，人家非送給你不可，那你就等於國家合法的讓你來搶奪人家那個錢財，那你這不是造業嗎？所以政治跟各位說，你不研究這些問題則已，過去的君主政治，現在民主政治一樣的，沒什麼不同的，沒有不造業的。那種造業的話，那是國家是許可的，國家是許可，國家都是那一幫人，都是彼此互相的來許可的。國法許可，因果不許可，那這個錢拿得多了，莊子說得好，「竊鉤者誅」，偷人家那個鐵勾子，那個小小的鐵勾子，那誅，你這犯重罪；但是「竊國者」怎麼

呢？你竊奪一個國家了，那怎麼誅？諸侯，把國家你竊奪過來，自己當國君了，當了諸侯，這屬於大竊賊家。這個講在平等的心理，他才發出不平之鳴，那竊鉤者固然是造罪囚階，你這竊國的，你這個大罪，還得了，你造這個大罪業，你不墮地獄是到那裏去？但是就世間法來講，這些都是地獄，如果以世間人看世間這些事情，心理是憤憤不平的。

但是你要行菩薩道，你是菩薩，看在你的眼裏都是可憐憫的眾生，造業愈多愈是可憐憫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偷了一個鐵勾子，不至於墮落地獄的，你竊了一個國家，竊盜一個國家，一國家怎麼能夠隨便給你竊奪過來？你一定是用了種種的陰謀、種種的手段、殺害多少人，然後你自己才成功，那個罪業還得了。那並不是說有了佛法的時候才講到知道要墮地獄，古代那時候沒有佛法，佛法還沒有來的時候，就不會這麼講？地獄是永久有地獄的，釋迦牟尼佛沒有示現八相成道之前的話，地獄始終是有地獄的。所以菩薩看見那個造惡業的眾生心裏很同情，很悲，對他很悲憫。悲憫他就是說凡夫這種罪，造罪業受苦報這是一個事實。任何一個凡夫沒有造重大

惡業，就是他沒有機會而已，有了機會他都會造了重大的惡業。這個不要，我好像沒有造罪業，我現在沒有去，沒有那個緣分到美國去競選國會議員，我如果有那個因緣到美國去競選國會議員的話，我照樣你那個什麼公司拿錢來我照收不誤，你拿少了還不行的，這是眾生都是這樣。眾生的這種惡習氣，無始劫以來惡習氣就是如此。

那麼菩薩要了解凡夫的時候，就要告訴他這個三世因果。三世因果，首先要自己知道惑業苦，是這種惡性循環的生死，不但生死不了，而且是墮落還是更苦的，因此要知道有，能夠有懺悔心，什麼懺悔呢？覺得過去做的是不對的，現在還正在做的時候，馬上要回頭，不能夠再繼續了，這就懺悔。你怎麼個懺悔法呢？你現在受的種種的苦果、痛苦，你要想辦法來「離」，離開這個痛「苦」。那麼造了很多惡業的時候趕快就要「轉」業，就要停止住。再說是起了那些「惑」，起了惑就要「破」，破除這個惑。破除迷惑怎麼破除？必得覺悟，不覺悟是絕對不可以的。那我學佛，佛就是個「覺」，大覺世尊。這就是你一懺的話，這就能夠離苦得樂。

在轉業跟破惑這方面，你自己是很難，那現在就是要想現在不繼續再造罪業話，不起惑那當然很難，你必須要靠遇到「善知識」，要遇到這個「法緣」，所以我們佛門裏面常常說，我們跟人結緣，結什麼緣？結的法緣。你布施任何東西也好，就是希望結一個法緣，結法緣你行菩薩道，你才有那些眾生，才能夠接受你的佛法。

就眾生這一方面來講，他應該多多的親近善知識，善知識這個知識？什麼叫知識，知識這個含意很廣泛的，在這裏我們就從一個意義來研究，這比較最適用的，就是知因識果，善知因果。尤其在這末法時代，很多學佛的人把佛經講得天花亂墜，結果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處處是違背了因果，這個不是善知識。你真正是善知識的話，固然要勸人家要相信因果，自己要更嚴格的，自己要深信因果，不能違背因果。那違背因果的話，你自己別說行菩薩道了，自己就是那種生死都不得了了，那還怎麼能夠度人家來了生死？這樣的話，這個知道三世因果，處處不違背因果，這才是善知識。

就今日之下來講，能夠這樣學佛的人，你就是認為這是個善知識，他雖然懂得

佛法不多，他處處不違背因果，這絕對也是善知識，你就可以親近他。為什麼呢？能夠從因果上面知道，這就好了，這可以轉業了，可以破惑了。轉業破惑，就苦來講，我們當前雖然是這個苦報是過去種的因現在受苦，了解這個因果現在受苦，受的也是心甘情願的，沒有怨，不會怨天尤人。因為過去造的，過去造的現在受的是因果相同的，這有什麼可怨？這個怨恨他不需要的，這心裏要能夠這樣淨化自己。你這個懺悔就是包括這些意思，要清淨三業，要三業都要清淨，當前的話就不能再造業了，趕快就止住了。這個要覺悟，這不能再迷惑了，像這樣必須要遇到佛法，遇到佛法佛門中的善知識才有辦法。

我們講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得人身固然是不容易，你聞到佛法更不容易。為什麼不容易？我們一般人說我們現在在台灣，那佛法太多了，到處都可以聞到，大藏經這麼普遍，有佛經的經書到處印得那麼多，各公共場所隨便都可以拿到可以看。跟各位講，遇到佛法雖然那麼容易，你要遇到那個正法，所謂正法就是純正的佛法，那就不容易了。那大藏經當然是純正佛法，雖是純正佛法，大藏經不會說話

的，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能夠把大藏經提出來講給人家聽，還是要善知識，自己看是看不懂的，也就是現在人看不懂。古時候在清朝，那個中了狀元的人，他看《金剛經》也看不懂的，可見談何容易。必須要遇到法緣，要親近善知識，這個知識就是要懂得很多很多，而且是這個在佛法上面有正知正見的，是講這個。這個表是講上面「貧苦多怨，橫結惡緣」，這兩句。

下面翻過來五十頁，五十頁是講下面那一段，菩薩在布施的時候就講這個，把這個表講完的話，我們把經文一對，那就好了。先講這個布施種類，布施種類第一是「財」布施，第二是「法」布施，第三是「無畏」布施，這在《十四講表》裏面都講過了，那就不必詳細再講了，在這裏明瞭一個要點就好。

為什麼要財布施？那些貧苦的人，他缺乏了這個財產，他基本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了。你缺乏錢財是不行的，所以用財物來布施，是幫那個貧苦的人結束貧窮的痛苦。這個固然是不錯，但是你這只是一種作用，我們佛家你是菩薩來布施的話，這個當然對於貧苦的人是一個好，但是這個好還是有限的，你既是菩薩，你要讓那貧

苦的人，不但是得了這個錢財，能夠幫助他解除貧窮的痛苦，還有更積極的意義讓他來接受你這財布施，讓他能夠到佛門裏面來，能夠學習佛法。為什麼佛法要學？佛法，你明瞭佛法的時候，才是徹底的一個辦法，這是真正的對於眾生有利益。所以那是用財來布施，是欲鈎牽，欲是指著貧窮人的這個欲望，他的欲望，他不知道他現在貧窮，只知道有了財產就好，有了財物能夠解脫他貧苦就好，這是他的欲望，你順著他的欲望來來勾引、來牽引他，來「勾牽」他什麼呢？勾牽他來學佛。他一旦能夠學佛了，他所得的利益，比你今天拿再多的財產都要好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裏面講，你就是把一個大千世界，磨成微塵那樣多的七寶來布施的話，都抵不住你說一句經文，或者說四句偈子來給人聽，你比不上那個功德。

為什麼呢？不懂佛法的人，他生生世世在這六道裏面輪迴，起惑造業受報，這個貧苦是免不了的，生生世世都要遭遇貧苦的。那你藉著這個因緣，拿你這個財布施給他，引導他來學佛法的話，那是徹底解除他貧苦最根本的辦法。為什麼呢？我們眾生都有一個真心，這個真心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經書裏面有比喻，就像摩

尼寶珠，摩尼寶珠你要什麼有什麼，那才是隨便你想要什麼它就有什麼的。那是比喻的話，那就是我們一個凡夫眾生，自己沒有了了解自己有本性，你一旦對自己本性了解的時候，你的智慧就出現，憑你的智慧，你在世間變造世間的這些萬象，它稍微一變動，這個發明出來，一發明出來的話，你多少的財富都來了，這就是你任意的可以隨手都擁有，那就是靠你智慧。你智慧從那來？智慧就從你自己本性來，那你勸他來學佛，就讓他開發明他自己的本性，本性一發明的話什麼都有，那就根本的解除貧苦辦法。

再講到「法」，除了財施之外，還有法施，法施在這布施當中最主要的。法施的什麼呢？它「除多怨」，把一個法說出來、布施出來，可以讓那些接受你佛法的人，他本來是貧苦多怨，一懂得佛法的時候，那個怨自然就是消了，就不敢結怨了。菩薩畏因，眾生就是畏果，真正菩薩的時候，你教眾生，你自己畏因，你教眾生他明瞭這個法，他也畏因。怎麼畏因？一舉一動要是違背了因果，種了這個因，將來就有果，他現在在這造因的話，自己就害怕，就不敢背了因果。知道這個貧苦是由

過去來的，過去種因來的，現在受果，毫無所怨的，多怨就自然除了。

這還不算，將來有了佛法的時候，懂得佛法的時候，他才能夠「入佛智」，佛的那個大智慧，釋迦牟尼佛那個智慧，那還得了。《阿彌陀經》那個十方世界的佛，只要成佛，人那個智慧無窮無盡的。入佛智，就是你能夠深入到佛的那種大智慧海裏面去。入佛智什麼呢？就是得到佛的那種智慧的啟發，啟發自己的智慧，自己智慧一啟發出來了，那就不得了。自己智慧啟發出來的話，比如你證到什麼果位，就有什麼樣的智慧，小乘的那是一切智，菩薩那是道種智，成了佛那就有一切種智，那不得了。

再講「無畏」，所謂無畏的話，你用種種的菩薩道的力量，眾生在世間，他受到世間的各種環境加給他的一種畏懼，多得很，你菩薩就教眾生無畏，你布施他無畏，叫他心裏有一種安全感，不要有恐懼，這就無畏布施。這個是「除結惡」，跟人家結一切惡，那就除了。這也是「欲勾牽」，欲勾牽就是引導他，你引導他來學佛。世間這個無畏，那看你這個菩薩，你是小菩薩施小無畏，大菩薩施大無畏。你

是大菩薩你可以影響這個國家最高的領導人，叫他的政策要發揮良知良能，制定的政策純粹為了全國老百姓來制定的，不要把老百姓帶到戰爭的邊緣去。你能夠這樣勸告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你這個菩薩就是施大無畏。

就用這三種布施引導眾生來學佛，那個法是入佛智。這入佛智，一個是實，一個是權，智慧有實智、有權智。實智是自己有了智慧了，你學佛你自己證到自己的真心了，自己確實是明心見性了，開了實智。開了實智以後，這個實智，你拿這實智度化眾生，是不能夠普遍的度化眾生，因為你度化眾生是一種教育事業，教育就是要因材施教。你不能因材施教的話，那個沒有效果。他這個眾生是適合那一個法，你就用那一個法來教他，你不是千篇一律的用一個法來教他，那個不行。所以菩薩要因機說法，那麼這個因機說法，世間教育要因材施教，這個就是權。權是什麼呢？權，你就把這個眾生的根機看得很清楚，看清楚之後你了解這根機，你用正好合乎這個根機的法來度化他。

比如說我們現在講是學念佛法門，念佛法門是一個法。那你這樣一講的話，我

們就不能拿這一個法來度化眾生了。那他喜歡《六祖壇經》的，我們就跟他講《六祖壇經》，他喜歡密宗的話，我們就跟他講密宗，他喜歡這個，那我們就跟他講那個，不是這麼講法，那我們就是他不愿意念阿彌陀佛，我們就不教他念了？不是這樣。你這個菩薩，你的悲心很重，在今日之下，當生了生死的話，只有這一句佛號，這一句佛號你還是用權，用權是你用種種的方法來度他，讓他能夠來念佛，是這樣的，這都是權。所以這個財布施、無畏布施並不是說我把財布施出去就好，我把這無畏布施出去就好，還有它最積極的意義，是要用權把他能夠度化過來，讓他來學佛法，不但學普通佛法，在今日之下來講，還要讓他來學這個特別法這念佛法門。就今日之下來講，你真正要行菩薩道的話，你就用種種的方法來引導人來念佛，這都是要權智。

權智的時候，你佛經固然要看，世間的學問也要研究，你不研究世間的學問，你就不了解眾生，那一類眾生你就沒辦法把他的學問，跟佛法裏面這個法結合不起來，不行。所以行菩薩道難，難在這裏。佛法要學，世間學問你不能說每一種都用、

都懂，都成為專家，但是你都要了解一些。這個布施是對於他人，對於眾生所需的，你才布施給他。布施給他，一方面你布施，布施不是簡單的，我們現在一般人說我想布施，我把這個無論是財、是法、是無畏，我布施出去好了，沒那麼簡單。財布施出去的時候，有很多不知道財布施出去，布施得好有功德，布施不好，自己有了煩惱了，那很多。法布施，那為何今日之下，我隨便叫人家來學佛，我講佛法給人家聽好了，沒那麼容易，不能講，大概是學佛的人，剛開始學的人很熱心，這個發心也很濃，見到人就希望他來學佛，你知道多少就跟他講多少，大家都經歷這樣。但是我們中國有一句話，那個世間人講的江湖老了膽子小了，你走江湖越走越老的話膽子越小，為什麼呢？知道太多了，天下的高人多得很。

我們現在學佛法，三藏十二部在那裏，三藏十二部沒有翻譯過來的還有很多，就是翻譯過來這個三藏十二部，我們今日之下，你幾個人把它讀都念過了、都看過了。就算你全部看過的話，它這道理，你深入研究過沒有？能夠把全部的這個理都能夠貫通了沒有？古時講三藏法師，三藏都能夠貫通了，他才叫三藏法師，你沒有

到這種程度，你說法要小心，為什麼要小心呢？說法你要選一個祖師注解的，選你很小心，文字礙障你要通，你不能把這文字望文生義，望文生義這個文字都沒講得清楚了。這義理更不必說了，文字要講清楚，然後祖師注解這個義理，這個道理也不能把他誤解了，這才是根據祖師注解的，然後把這經文把它說出來，這才不造業。如果不是如此，那祖師講的那個，我現在講得比他高明，祖師是古代的语言，講的經現在人家聽不懂，我們現在用現在的語言講過，人人一聽就歡喜，那我比祖師高明了。你這個想法就是魔，這種魔到你心裏去了。

這個說話不容易的，法布施沒有那容易，這要實智，你自己沒有實智的時候，法布施怎麼布施法？必得自己要有開了實智，為什麼？明朝四大師：憨山、紫柏、蓮池、蕩益這四大師，這些大師注的經那個可靠、注得好，都是證了果的人。淨土宗歷代的祖師，那一位祖師都是證了果的，講的話沒有一句話不是符合經意的。就是淨土宗最後第十三代的祖師《印光祖師文鈔》，文鈔每一句都是從經文裏面出來的，所以這些祖師都是入了佛智。都入了佛智他注解經文也好，答覆人家的問題也

好，都是從自己本性裏面出來，這才是真正的法施。能無畏，這才是權智。這才是能夠真正布施他人所需的，你這樣的布施，眾生是才真正得到的好處，你這個菩薩行菩薩道，這才真正的是來利益眾生。

這個布施，下面講布施對象，布施對象就是「眾生」，再呢就是「怨親」。眾生是總體來講，這個怨親呢？有怨恨的，過去結了怨的，親呢？是你這菩薩或者是家族或者是自己最親近的人，一個怨、一個親，這兩是相對的，這對象是包括這些。那麼無論是眾生、無論是怨親，要知道這個都是眾生，眾生在六道裏面都是起惑、造業、受苦，惑業苦。這個起「惑」就是有「多怨」，這個造「業」就「結惡」，受「苦」苦果就是現在貧窮痛苦，不外乎這三者。那麼你這個菩薩了解眾生有這種情況，眾生裏面又是有結怨的、有親的，你既是行菩薩道，你怎麼呢？菩薩要「不念舊惡」「不憎惡人」。這個經文裏面講不念舊惡什麼呢？這又偷盜、又殺人、又放火、又綁票，又是殺盜淫妄無所不為，這是惡。現在他痛改前非，他決心要改了，過去一些事知道是不對的，現在要重新做人了，他現在重新做人的時候，就是以前

的那個舊惡，現在他要重新做人的話，那你就未必只念他的舊惡，他的舊惡你不必要放在心上，你就給他重新做人的機會。

我們中國文化固有文化講與人為善，與人為善，人家正在做善事情你與，與就是「吾與點也」的與，就是你讚許他。任何一個人他只要做一點點善事情，不管是小善是大善，你都與，換句話你都是讚許他，你這一讚許，一鼓勵他，你獎勵他，他就是更肯去做善了。你不與人為善的話，他做善事，你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，你這樣的話，就給他一種挫折，他想做善事，你沒有給他鼓勵，卻給他一種挫折，這是不對的。所以菩薩更是如此，菩薩要不念舊惡。所以佛法常常講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這是鼓勵的話。你真正是造了屠殺那種罪業，那是彌天的罪業，他只要自己一放下這個屠刀，你就是與他與人為善，好，你只要肯放下，你就有成佛的機會，你這樣一鼓勵他，他就真正放下。你不鼓勵他，那你說：你過去造了這麼多罪業，殺了那麼多的畜生，你還想成佛？你好好的懺悔吧，懺悔也來不及了。好，你這樣一答的話，他不幹了，他自己覺得惡業太重，他自己是灰心就不敢來，那你這

是什麼菩薩？不念舊惡，他只要有一念是重新做人的話，你就鼓勵他，讓他來改惡向善。

不憎惡人，惡人就是他是一個惡人了，惡人的話你不要憎恨他。為什麼你不要憎恨他呢？你要了解眾生都是惑業苦，他是多生多劫以來，就是這個惑業苦這種循環在那裏，他不由自主地的惡，他惡人那種習氣讓他在那裏作惡，你不能憎恨他，你要同情他，要想辦法讓他能夠改惡，這是「我應該作的」，你是菩薩。我作菩薩，我對於這個我不念舊惡，不憎恨惡人，這是我應該作的。應該作，為什麼應該作？人家問你？上面一句話「真性」，這是出於我們這個真正的就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就是「慈悲」，大慈大悲，你真如本性你大慈大悲，「所見」的眾生舊惡，你不要念他，惡人你不要憎恨他。這是從那裏，這才你自己見到實智。你還沒有實智，沒有真正明心見性的話，那種慈悲心你發不出來，就是這樣對眾生。

對於「怨親」這一方面，「情識分別所見」的，所謂是怨、所謂是親，這是凡夫之見，這是情識，識呢？識是我們的八個識。八個識，這個識就是我們真如本性

迷了本性，你一念不覺迷了本性，才有無明，一有了無明的話，才有了這個，才變成阿賴耶識，第八識那是根本識。有了阿賴耶識然後再轉化有七個識，又合起來有八個識。凡是識，就是一種情，情識。情識是私心，凡是有情識的話，他都是自私，都是維護自己的那一個自私自利的立場，在情識這樣分別。這個分別跟慈悲不一樣的，慈悲是真性，那個分別是情識在那裏發的作用。那麼由情識發出分別的作用，他所見的眾生才「有憎愛」、「有厚薄」，那麼對於怨，所怨恨的人就是都憎恨，對於結了怨的人就憎恨他，對於自己的親人他就愛他。那麼這個有厚有薄，厚薄不同有這個不能平等。所以前面這個真性是慈悲的，真性裏面所發出慈悲作用，這是平等的，因為平等的才是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。這個情識發出分別作用，他所見的眾生才有怨有親，有怨有親才是有憎愛、有厚薄，這就不平等。

這種不平等的話，這違背了菩薩弘法利生這種意義。比如說我發心要行菩薩道，我就應該警惕自己，警惕自己什麼呢？這大菩薩不必說，大菩薩當然是不會，他真正是真性情顯出來，那沒有問題。我們這些小菩薩，我們小菩薩你要想行菩薩

道，那我們一到社會上所見不是怨就是親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見到好朋友，你談佛法我們就很高興，談得很好；見到過去罵過我的人，或者是這個來把我們的財產、或者是想辦法把我們財產奪過去，這種人我一見了面，算了，不跟他談論佛法。你結了怨的人，各種敵人，這也都是結了怨。那我們普通凡夫或是小菩薩，到社會上所見的都是這樣，不是怨就是親，那就有憎愛有厚薄。既是這樣，那麼我們要警惕了，我現在要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要了解自己還是凡夫眾生，有怨有親在這心裏面，我自己放不下，放不下你要行菩薩道，你就得要放下。你不行菩薩道，那就是自己是凡夫，凡夫對凡夫，那不必說了，那沒什麼好說的。你既是行菩薩道，你雖是凡夫你就警惕自己，你就要學著大菩薩那樣平等、慈悲，很勉強，強恕而行，勉強來行這個恕道，來警惕。

這裏講過去，我們把這個經文順一順，「第六覺知」，就是第六條。第六就是這個八大人覺，第六大人覺，第六大人覺的時候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前面第五是覺悟這裏是覺知，這個覺知與前面第四條的覺知有不同，這個與第二覺知都是不同

的。前面是在自修的，第二個覺悟，是度化眾生了。你不度化眾生就不行的，不度化眾生，你這菩薩不行菩薩道不能成佛，你要覺悟這個道理。第六是根據第五來的，你覺悟之後你知道，確確實實知道必得要行菩薩道了，接著就是講這個。

講的是布施度，這一條是講布施度，布施度是講悲心，重點是講悲心。悲心是講平等，平等大悲，要發揮學那個大悲心。你就是什麼呢？第一個你既是度化眾生你要了解眾生，「貧苦」的眾生多，那些貧苦的眾生是苦，那個表裏面講惑業苦，惑業苦那個表也不是隨便講的，他分析經的內容是這樣，他才作出那個表來。接著，貧苦這就惑業苦的苦，那些貧窮的眾生受了這個痛苦，受到貧窮的痛苦這是現在的苦果。受了苦果那些貧苦的眾生，他現在就怨，怨天尤人，那「多怨」，對這個也怨恨，對那個也怨恨，就多怨，多怨就是不了解因果的道理。他不了解現在的苦是過去他種的因，現在要承受這個苦果，他不了解這個道理。不了解這個道理來發生多怨的話，這就是惑。在受苦的這個時候，就又在起惑，那麼一多怨的時候，看這個也不對，看那也不對，小的就跟人家在言語上發生言語暴力，跟人家言語上衝突，

就結了怨了。嚴重的就是傷害眾生、殺害眾生了，這是「橫結惡緣」。橫結惡緣就是自己不講道理的，不明道理跟眾生來結了那些惡緣，這就又造了惡業了。

這兩句裏面就是上面貧苦多怨，是現在受苦果，受苦果就是起了惑，下面一句就是又再造業，這兩句就是惑業苦。經文我們不研究的時候，這就這兩句看過去就看過去了，不知道這就是惑業苦。這惑業苦知道了，經文所講惑業苦，就知道這個惑業苦，眾生的這一種生死輪迴墮落這種嚴重性，你不把這個惑業苦提出來、特別研究出來，就把這兩句經文平平淡淡的就看過去，就看過去了，不了解它的重要性。你了解這兩句就是惑業苦的話，那就是三世因果就在這個當中，這眾生就是生死不斷，就是這兩句話，要了解眾生就這樣的狀況。這是一段。

下面又一段，你菩薩要度化這些眾生，度化這些眾生最重要的就是「菩薩布施」，布施，三種布施當中，有財布施、有無畏布施，財布施、無畏布施都是先以欲勾牽，先以欲勾牽就是用權智。你是菩薩拿這個錢財出去，你用權智拿給他，那另外一個人，他是個普通的慈善家，也拿錢財出去，這兩個人同時都是拿錢財來布

施他，但是那普通的慈善家來拿錢財布施，頂多是那個錢財解決他眼前的一種貧苦而已；你是個菩薩你拿錢財給他，在接受這個錢財之中他得到這個：引導他來入來研究佛法。那絕不相同，這就是權智。所以無畏布施也是這樣，也是權智，菩薩布施，這三種布施都有，財布施、無畏布施、法布施，那當然不必說，法布施是菩薩布施最主要的弘法利生。

這個布施的種類既然那麼多，那布施的對象，普通就是眾生，眾生要知道不僅僅是人道眾生，連六道眾生都包括在內。你布施的要特別注意的「等念怨親」，注重點在慈悲的悲，等是平等，平等的來念，來念那些怨親，等念就是以平等心來對待那些眾生。那些眾生不是你所怨就是你所親的，所怨所親的，你都是用平等心來布施他，這是一個原則。

再呢就是「不念舊惡」，所謂不念舊惡，這個剛才講過了，凡是一切罪惡的眾生，他現在肯決心要改惡向善的時候，那你就是鼓勵他改惡向善，就是不計較這個過去，不要提過去他的罪惡。因為為什麼呢？他已經造了什麼罪惡，他好不容易現

在要決心改了，你還提起他過去那些罪惡？你不必，你就是鼓勵他現在是勇於改過向善。

「不憎惡人」，比如說你是法師，你行菩薩道，你正在弘法的時候，或者你不是在弘法，有人來向你請教佛法的時候，這個機會都是很多，你都不要憎恨惡人。假如這個惡人來向你求法，你不要認為這樣：這個惡人的話，那我不要跟他講。對他發生這個憎惡的心理，不可以有的。為什麼不可以有呢？你是平等，你是菩薩，你學的是平等的度化眾生。再說一遍，為什麼好多大菩薩度化眾生，要先把惡人先度過來，為什麼呢？這個惡人的話，你不把他度化，他很快這個生命一完了，就要墮落到地獄裏去，你搶救他。再說這個惡人好不容易現在他有一個善心來發現，來想求法了，你不給他，反而讓他繼續再造惡，繼續再造惡就繼續要來害人的。你能把他轉化過來，把那個罪惡一轉的話，他不再繼續再造業了，就不會繼續再作殺人放火這些事情。所以無論對惡人自己來講，無論對眾生來講，你菩薩就要度化惡人，不能夠憎恨惡人。

行菩薩道，那你這一條要好好做，這個上一段是要了解眾生的狀況。下面這四句這一段就是菩薩怎麼樣布施，這一段講過去了。這個只能把這個理說出來，那些事實在經典裏面很多，指的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已經成了佛了，那個調達、提婆達多還時時刻刻跟他作對，來找他麻煩，找佛的麻煩。佛不但是不跟他計較，反而在靈山會上還給他授記，給他授記那是不得了了，那就是你在什麼時候學佛、什麼時候可以成佛，將來可以作佛、可以成佛的。你想想看，這是釋迦牟尼佛就作個樣子給我們看看，我們學佛也要成佛，要行菩薩道就是這樣，我們在社會上多生多劫跟人家來往，我結的怨太多，怨也多、親的也多，那麼這就是要平等的，以平等心來度化，你能夠都以平等心來度化的話，那你這個菩薩道那些障礙就去了多少。

這第六條覺知，這個大人覺，大人覺的話，覺知，知這個字就確確實實的要知道得最究竟，事實真理就是這樣。從釋迦牟尼佛那時代一直到我們這末法時代，那些眾生都是「貧苦多怨、橫結惡緣」，只會這樣，自古到現在都是如此。那你一直要行菩薩道，下面就要做到這樣「等念怨親，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」，都要這麼作，

這才是真正行菩薩道。這從你肯這麼作，由於你覺知來的，知不容易，你前面覺悟了，你這才覺知。《八大人覺經》雖然這經文很短，裏面科判那可不是容易的，各位這重點你要記住。

第六講

請翻開教材第三十四頁，三十四頁第八行開始就是第七覺悟，先把這段念一遍。

第七覺悟。五欲過患。雖為俗人。不染世樂。常念三衣。瓦鉢法器。志願出家。守道清白。梵行高遠。慈悲一切。

這一度は戒，布施、持戒；六度之中的戒度。戒度是智慧跟慈悲這兩者平衡的，所謂智悲平。第七是覺悟了，這個覺悟跟前面兩種覺悟有一點分別。開頭第一覺悟是破迷啟悟，那是一種。第二度覺悟就是第五覺悟，那是要覺悟必須要度化眾生，自己要想成就，必須自己修持，同時也要度化眾生。在這裏第七覺悟，那就是出家了，三個覺悟三個層次不同的。

現在就請各位看五十一頁的講表，先把這講表研究清楚以後，再看這經文對一對。丙，這是講「丙五」，丙五就是講菩薩六度之中這屬於戒度。經文講過這個覺悟什麼呢？「五欲過患」。五欲過患這一句，五欲有兩種講法，第一個是色聲香味

觸，這是一種，這是就我們五根所對的，叫作五塵。比如我們眼所對的是這個色塵。這個色塵不一定是顏色，當然顏色是主要的，除了顏色以外，還有那種形狀，表現出來的那種形、那種色，這裏面分析很多，各位研究話可以往裏面研究的。聲是耳所對的聲塵，聲音也有很多種，香塵是鼻根所對的，味塵是舌根所對的，觸塵是身根所對的，拿我們本身的五根對的五塵，這叫塵。在前面跟各位是說過了，塵是一種灰塵，受汙染的意思。那只要我們五根一對色塵，中間就發生這個識了，這個識，眼對色就發生眼識，耳對聲就發生耳識，這個五識。再加上六識一分別，那我們心就被染汙了，這就成五欲的一種。

再一種，衍生很普通的講法，我們學佛的人也常常聽到，第一就是財，財就是財產、財富這都包括。再就是色，這裏這個色是對男女之色來講，比前面那個色比較狹隘一點。再就是名，名就是貪這個名聲，好名。我們凡夫在世間好名的人很多，名是一種。再呢是食，食是吃的食品食物貪圖那些味道。再就是睡眠。

那這些為什麼叫作欲呢？欲是注重我們眾生的心理，心理比如說有這個欲望，

這叫欲。那色聲香味觸，這是一種境，就是與我們心相對的一種境界，也叫五塵，也叫五境。境是五境，為什麼叫五塵呢？只是因為這五種東西可以引起我們人的欲望，所以這叫作五欲。就它能夠引發我們人的欲望來講，所以叫它叫作五欲。它本身純粹是一個境界，是一個塵。再呢就是財色名食睡，也是這樣，也是我們人，我們的欲望心也因著這些東西被引起來，這也叫作欲。這兩者都叫作五欲。

這個五欲，你無論就色聲香味觸講，或者是就財色名食睡講，都是有很多「過」的。什麼過呢？過是因，因為有貪圖這些五欲就是一種過，這是一種過失。有了這個過失，後面就有後「患」了，患是後來的，那就是一種果。這兩個字就是一種代表因，一是代表果。那麼就這個因，這個「過」來講，我們凡夫眾生貪圖這些五欲，有什麼過呢？這就是就修道來講，不修道的人，普通的凡夫世間人，他不知道這是過，不但不知道，而且就是貪圖，就是時時刻刻追求這些東西。那麼我們修道了，就知過了，它是有過失，講嚴重一點的就是罪過。

他有什麼罪過呢？「啟邪心」。有這些東西，就能夠把我們那種邪，不正的那

種心理開發出來。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就是一念不覺，就有了無明，有無明的時候，就不認識自己的真心，那就是起了妄心，時時刻刻的那些邪心就在那裏出現。那麼修道的人就要把這些邪心能夠止住，止住自己。所以這也不能貪了，一貪圖這個，就是更啟發了這個邪心。為什麼這些都是啟發邪心呢？因為有了這些東西，在這個意業有的時候，我們的心，比如我們一個人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用理智，理智是正確的。與理智相對的就是情感的，情緒化。凡是情感都是偏私的，偏私的心就是邪心，一有了偏私心的話，就是損人利己。

比如說在色這一方面來講，固然是對自己了生死，這是要不得的，要談色還能不能了生死嗎？你要了生死，這個色是一定要除掉。就是普通人，他不知道修道，也不知道了生死，一談這個色，談這色尤其在今日之下，各級學校都實施性教育了，性教育這個名字就訂錯了，你應該是訂生理衛生教育或者健康教育。但是訂性教育的話，教育在今日之下，當教師的人也都不是修道的人，他了解這個嚴重性，所以一講就講偏了。你安上了性教育話，他就拿性的這上面用圖表，用這些種種的方法

把它來講了。想這學生的心理，你不是引導他的邪心嗎？最近報紙上也講、電視也講，那個念大學英文課程，考試的時候還編出性教育的這種考英文的試題，那種見不得人的那種詞句拿來考學生。在立法院，立法委員提出來批評了，但是居然還有教育的人士出來講話了，這個是真正的教育嗎？這是各學校現在都是自主了嗎？他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。那麼這些東西你教吧，教了怎麼樣呢，都是在大學裏面三角戀愛，三角戀愛女生殺了女生，再這個別說了生死，就是普通的社會上，你要維持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秩序的話，不讓他的行為是亂的話，色欲這一方面呼籲不能夠過於強調，政府在學校裏拿來當教育，來正式上課來鼓勵，所以引起來不曉得這個小女生也懷孕了，那中學以上那更不必說，懷孕之後生下來還是不生下來呢？不生下來墮胎，這就有殺生了，不墮胎生出來以後，這就是現在講的是未婚生子。未婚生子現在說是好聽，在過去講叫私生子，私生子這個名字就是很不好聽的，那這為什麼呢？就是亂，沒有經過正當的禮。古時候在結婚，六禮成婚，他在人與人之間這種人倫正常的，就是維持不亂的，你從這方面開始亂的話，夫婦這一倫就亂了，然後父子、兄弟、君臣，沒有那一個不亂的。所以在社會上就是殺人、放火、搶劫，

家庭亂倫，就出現了。

這在中國的教育，中國聖人講懲忿窒欲。懲忿窒欲，窒欲這個欲，欲望就要能夠把它堵塞起來，堵塞就是窒欲。為什麼？所謂窒欲，按照佛法來講不是辦不到，普通人是做不到絕字，你要了生死，出家的是一定要斷絕的。那在家人不能斷絕的話，要窒欲，窒欲是當作伏，伏惑。絕，這個斷欲，就是要去斷惑。你這個惑，色欲是生死的根本，這個不斷不能夠了生死。那在家人的話，你要結婚，那個能夠不要過分地強調它，不要過分發展，首先以禮，發乎情止乎禮，所以講窒欲。窒欲，不要倡導，伏得住，伏惑，伏惑之後，這才是正常的夫妻關係，那麼這樣邪心就容易啟發出來。色欲這一個欲是如此，其他的那些欲雖然沒有這麼厲害，但既是修道就不能夠貪求的，一貪求，就都是啟邪心，你看社會上無論在什麼時候，只要一貪名圖利，沒有不擾亂社會，沒有不傷害這個社會大眾的。

那麼就個人來講，它是「汗真理」，怎麼汗真理？真理是什麼？真理，我們的真心真如本性就是一個純粹的理體，這就是真理。我們要是貪圖五欲的話，我們這

真理汙得更厲害了。講到這個學理的話，那還是真如本性，它是不會受汙染的，那是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是不會受汙染的，但是為什麼呢？所謂汙染了什麼？我們凡夫眾生從無始劫以來，不認識自己的真如，也就不認識真如本性，起了無明了，無明一起的時候，就把這個真理把它掩蓋起來、把它遮起來。我們怎麼修道呢？就把這個汙染的無明，無明有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。根本無明就是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枝末無明就是見惑、思惑等等，這些都枝末無明。禪宗講要明心見性，我們學教理的人要開悟，開悟悟得什麼？悟的就是這個心性。那你要貪求這些東西的話，愈是貪心，那個無明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就加得更更多更厚。

舉一個例子，一面鏡子。一面鏡子是光明磊落的，是一塵不染的，現在這個灰塵一層一層加得很厚，你想這個鏡子還能照得出來嗎，這就照不出來。照不出來，鏡子照不出來，這就表示這個鏡子它沒有功用了，沒有觀照的作用了。我們這個真如本性就是光明的，我們從真如本性裏發出的智慧就是理智，就真理所發出的智慧本有的，這個就不能蓋。貪圖這些五欲貪得愈多，那個叫五塵，那個塵土蓋得愈多，

最後我們自己這個理智就不回來了，就沒有智慧了，看事情看道理都迷迷糊糊的，那些罪惡的事情都是迷迷糊糊做出來的，它這個過就是「汙真理」。你貪求這些五欲，都是把我們的這個本性（也是真心）把它汙染了，汙染就是把它遮蓋起來，自己不能得到受用了。

至於這個食，各位都講我們吃飯人人是必須，它為什麼變成欲呢？睡眠也是必須，這兩者都少不了。這裏注重所講的欲，欲是貪的意思，貪欲。食，就是我們普通人講，我們普通人正常的飲食，這是必須的。所謂食，這裏是貪圖口味，到大飯店裏面吃海鮮、吃滿漢大餐，你一餐吃下來，殺害了多少生命，食是指這個。睡眠呢，睡眠的話，反正這是於人無害的，但是睡眠不能貪，貪太多了，對自己也是有害的。人啊，你不能不睡，睡多也不行，睡多了對於自己不行，睡到昏昏沉沉的，這就了解清楚。再說睡眠太多的話，身體也不健康，睡眠恰到好處是應該的。這食與睡指的是貪很多的意思，這不能貪。這是講這兩種五欲都能夠啟邪心、汙真理。

後面講「患」了，假使說不瞭解這些五欲，反過來認為這是好，貪得愈多欲好，

貪一點有什麼關係呢？尤其在今日之下，就是認為這個貪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，現在一般人的知見都是如此。現在你看一談這以後，帶來什麼的患呢？「損德行」，自己的道德，修道德的一種品行，這就損了。拿現在選舉來講，你不選舉還相安無事，一選舉，原來是朋友，後來變成敵人了。這還不算，敵人就互相對罵，把對方祖宗八代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統統都發洩出來，互相罵。你想想看，這個德到那裏去？就我們古人講這個修養，別說是佛法，佛法講的毀謗別人來宣揚自己，這是犯戒，這是不好的。就儒家來講的話，也是如此，孔子說：吾之於人，誰毀誰譽。不但不能夠毀謗人家，就是說人家好也不能隨便說，叫誰毀誰譽。一個人到了專門是攻擊人家、毀謗人家而表揚自己德行，你想想看，那損傷到什麼程度？

再呢，「喪志氣」，喪了志氣。志，在心為志，我們作詩的都知道，存在心裏叫作志。志氣，是一個人，他是一個學道的人，或者是在中國一個詩人，讀書的人都要講求有志氣。有了這些五欲的話，志氣就失掉了，失掉志氣了。一個比喻，你是讀書人，讀的是聖賢書，聖賢書教你研究這些書裏面的這些道理，不是叫你專門

拿來演講、拿來寫文章、拿來教書，不是如此啊。是教你按照這個道理修養自己，使自己成為君子。第一步成為君子，進一步成為賢人，最後成為聖人，中國讀書人都是這樣。普通人第一個學成為君子，學君子開始就要養志氣了。尤其讀書人在過去書也念多了，也會寫一些文章，這道理也說得很好，一旦做了官之後，免不了一看到那個官位那麼高，再想往上攀。再想往上攀就要跟朝中那些人結合了，也結黨了，一結黨就結黨營私，把原來的志氣就喪失掉了。

求其所以然的道理，無非是在求色聲香味觸、財色名食睡那些五欲而已。本來自己有志氣，結果人家送了一個大紅包來了，這眼睛一看，這大紅包，這個志氣就忘了。忘記了志氣了，就這樣成了「敗家亡國」，家，古時有卿大夫，大夫之家，國是國君，國君以上有天子，你貪圖這個，你就成了敗家亡國。這個讀歷史就知道，三代以前，那不必說都是聖人，三代開始，夏商周三代開始的這些君主天子都是聖人，到後來就不行了，三代亡國的人夏桀王、殷紂王、周幽王，周幽王是西周，把西周亡了，這三個是亡國之君。夏桀王是寵愛了妹喜，殷紂王是寵愛妲己，周幽王

是寵愛褒姒，三代亡國就亡在色欲上。再往下來你看唐明皇，唐明皇如果不是寵愛楊貴妃的話，他也不至於完全到那種淒慘的境地，這都是敗家亡國之君。

再呢，這還不算，「戕身害道」。現在一般人只講在學校裏面教性教育，社會上的那些傳播媒體裏面都是大肆的提倡這些五欲，他就不知道貪的一過分的時候，身體必然是受害的。無論就男就女來講，他這個色欲一過的時候，身體、生理上面不知道要控制的話，對身體的損害太多了。害道，害道就是戕害這身體，對於身體是一種傷害。在歷史上這些國家，遠的不說，就是清朝這些皇帝，到後來這些皇帝壽命都很短，為什麼壽命都很短呢？這皇宮裏面那些宮女多得很，你想想看，他能活到多久？這樣宮女那麼多，做了皇帝，自己不知道愛惜自己的生命，那就是天天在那裏摧殘自己的生命，加速摧殘自己。

戕身害道，這就是對修道來講，修道的人不貪色，色欲，這是一個生死根本。愛不重不生娑婆，這個愛欲重的話愈會墮落的，不但是生死斷不了，墮落得更厲害，所以這些都是妨礙修道。因此古人說比喻，古人比喻這個五欲好像是一把火，你手

裏拿著一把火就很危險，拿著火之後，再又是逆風，什麼逆風呢？風從那邊吹過來，好了，逆風一吹過來，這火就吹到自己身上來了，那不是自己被火燒了嗎？五欲就像這火把，自己拿在手裏，來貪求這個就等於逆風而行，等於那個風吹過來往前走。現在人對於這些，他一切不管社會輿論，現在社會也沒有社會輿論了，過去社會輿論，這一方面還講一講，現在是社會輿論不提倡了，那麼他就不顧一切了。那就是抓著這個火把逆風而行，逆風而行的結果就燒了自己生命，也燒了自己慧命，這就是戕身害道。這是五欲它的過患，這是第一個。

後面是「菩薩」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有二種，二種菩薩。一個是「出家」菩薩，一個是「在俗」菩薩。出家菩薩是出家之後受戒，先受沙彌、沙彌尼戒，再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最後要發心行菩薩道，發心行菩薩道要受菩薩戒，出家也要受菩薩戒，這是出家菩薩。在家呢？在家受居士戒，居士基本是五戒，要發心弘法利生行菩薩道，要受菩薩戒。受菩薩戒，在家人受菩薩戒就叫在家菩薩。這個表你看菩薩二種，一是「出家」的，一是「在俗」的。

「出家」，為什麼出家呢？「紹隆佛種」。佛法僧三寶，佛寶，釋迦牟尼佛是佛寶。佛說的法叫作法寶。佛不是永久住在世間，他度化眾生的緣，有緣的眾生度完了，那就不住在世間，不住在世間轉換到另外一個世間。並不是說不在我們這世間他整個就是休息了，沒有休息。你想想看我們娑婆世界，我們的地球在娑婆世界就像滄海的一粟，太小了，最小的一個單位。除了我們地球以外，釋迦牟尼佛這個教化區那裏只有我們娑婆世界，其餘的是多得很。他現在不住在我們的地球上，他還到別處去。再說到別處去的話，他以其他各種的身分、化身，所謂應化身，應化身不一定是八相成道，不一定是這樣的。他就是我們的世間住在我們地球上，他表現入滅的時候，他現在還以另外的一個應化身出來了，只是我們凡夫不了解，這就是就佛來講。但是就事相來講的話，等佛入滅了不住在世間以後，他這個法要由誰傳下來呢？就由僧寶，僧寶就是出家的菩薩。出家菩薩僧寶就小乘的話，只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沒受菩薩戒。他是注重先成就自己，他度化眾生，小乘不是不度化眾生，他把度化眾生擺在後來，先成就自己。那這度化由誰來做？佛法叫誰來傳呢？要受菩薩戒，受了菩薩戒就是要把佛法能夠傳下去，這叫紹隆佛種。佛法能夠傳下去，

佛法的種子就繼續傳布，能夠傳播開來了，紹就是繼續的意思。把這佛法能夠接續下來，不但能夠接續下來而且還要推廣，推廣就是隆啊，還有光大，這叫紹隆佛種。那麼你既是出家了，出家要講究「威儀莊嚴」。出家的戒，無論是具足戒或是菩薩戒，都要講究威儀的，這前面講都說過了，威儀要莊嚴。這講「律儀皆嚴」，律是戒律，儀是威儀，都要很嚴格，不能夠放寬的。釋迦牟尼佛將入滅的時候，佛弟子就問：佛不住世的時候，這些弟子以誰為師？佛就告訴弟子們：我不在世以戒為師。戒就是師，守住這個戒的話，就代表有很好的師，所以這個律儀要嚴。

「在俗」，在世俗就是在家，為什麼佛法要有一個制度要在家菩薩呢？「度眾方便」，在家菩薩度化眾生比較方便。出家菩薩到那些地方，人世有好的地方、有不好的地方，那些下流社會，出家菩薩去就不大方便。這個在家的菩薩，他穿的衣服、身體現出的形象，生活一切都跟在家人、也跟普通人一樣，他到那裏都方便，這度眾是比較方便。還有呢，「同事方便」，同事攝，什麼叫同事攝？你在家菩薩不是專業，跟各位講，在家菩薩是你自己要有個正業，正當的職業。在今日之下來

講，你或者是教書，當然你在學校裏面當教師，或者在公家當公務員、或者做生意。各行各業你都可以，只要是正當的職業，你都可以有一種職業維持你的生活。你在家菩薩不能像出家菩薩，出家菩薩他可以接受信眾來供養的，你在家菩薩不能接受人家供養，你自己有一分的正當職業。有正當職業就有同事，你作那一行，行行都有同事，就同事那一方面來，你跟他是同行的，常常接近，這就方便。除了你正當職業同事以外，業餘的，比如說今日之下，你除了正當的職業以外，你還業餘很多那些在社會上各種團體，你都可以參加，那都是同事。這些同事的話，你就藉著這個同事的機會，你就引導他們來學佛，所以這樣的話，「律儀許寬」，這戒律還有這個威儀，稍微准許寬一點。這個准許寬一點，跟各位說，比如說這個戒律不要守，不是這麼說的。在家菩薩犯戒律，那你還成為什麼菩薩？殺盜淫妄這個基本的戒律不能犯的，這個性戒不能犯。在威儀這一方面可以寬一點，可以通融寬一點。在生括細節方面，出家菩薩他一定是要針對戒律威儀來作，在家的話，那是言語也好、各方面也好，可以稍微隨便一點。就等於儒家所講的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大德，在這裏講的就是基本的戒律，是性戒，攸關乎大德的，不能踰閑，超出這個

不能犯的。閑是一個門，關鍵在這個，你出了之後你就犯了。拿比喻說，沒有閑就犯戒了。小德出入可也，小德是什麼呢？就這講威儀，你在家菩薩威儀也應該講求，不是不講，也要講，威儀好那當然好，但是有時候注重度眾方面，同事方便，那你在威儀方面稍微犯一點。一犯之後就出了，出了接著就要知道馬上入回來，小德一出之後，自己就知道要趕快收回來，這是出入可也。這是「在俗」的才有的情況。

無論是在家、出家菩薩都要守戒的，戒有「戒相」，有「節」的、有「斷」的，有「開」、有「遮」，這個是要看在家、出家，自己按照戒律裏面來講的，講得清清楚楚的。節是節制，斷是斷絕，開是開，遮是遮。開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開，遮呢就是不准，那就是不能夠開的。這些戒相，凡是受戒都有這戒本，他自己知道，這個不必詳細說了。

再說這個出家的，經文裏面講要念著出家，「出家」最主要的有「衣鉢」。「衣」呢，出家的有這個衣服，有三衣。三衣一個就是「安陀會」，安陀會翻譯中文就是中宿衣，中宿就是襯衣。二是「鬱多羅僧」，鬱多羅僧是叫作上衣，上衣穿在襯衣

的外面。還有「僧伽梨」，僧伽梨就叫大衣。這個三種衣服，平常穿的就是上面兩種，僧伽梨是在大眾集會講經說法的時候，當法師穿的，這僧伽梨也叫作眾聚衣，大眾聚會的時候穿的衣服，那是在正式的或是受戒、或者是重要的場合要穿的衣服。這三種衣服，普通稱叫作袈裟，這是衣服的制度。這裏面有分別的，在那裏墊在衣服上面有一條一條的，有五條的、有七條的，安陀會是五條，鬱多羅僧是七條，九條以上的那叫僧伽梨了，大衣了。

「鉢」，這就是吃飯的，是出家吃飯的飯鉢，飯鉢在這裏翻譯成為「量器」，這個量器也叫作應量器。所謂應量器就應正好適合那一位，他的飯量多少，就按照他的飯量作了多大的一個鉢，所以叫應量器，簡說就叫量器。他作這個有一定的制度，凡是出家在叢林這些道場裏面，這器是什麼呢？器就是法器，一種器具。為什麼器具叫作法器呢？它都是有表法的，每一種器具都是表示一種法。比如說普通的來講，我們寺廟裏，那是晨鐘暮鼓，這早上敲鐘，敲鐘就是叫你喚醒眾生，不要再沉湎在睡眠裏面，要趕快早一點覺悟，早一點覺醒。那就是表示我們眾生無始劫以

來就是在長夜裏面，在那裏就等於一個人是睡了一整夜，睡在那邊到天明還不想醒來，這晨鐘一敲，不要那個生死的長夜，叫眾生警覺，警覺要醒、要覺悟了。那暮鼓是到傍晚的時候擊鼓，一擊鼓就表示這個天氣快要昏暗了。昏暗的話就是叫眾生自己要警惕了，在這種無明的昏暗之中，自己要想辦法能夠覺悟，不要被那個昏暗一直昏下去，這些都是有它的表法。那當然這個鳴鐘也不一定，有時候通常是早晨，晨鐘暮鼓。那有內地大叢林裏面是通宵都在撞鐘，這是幽冥鐘，給在惡道裏的眾生也能夠聽到鐘，可以使他的痛苦會減輕，那也是有的。其他很多不必講了，各種的法都有它的表法，比如敲這木魚，木魚上有什麼呢？為什麼刻著魚在上面呢？那魚，最上面有眼睛，那個魚是不會昏睡，是常常在覺醒的狀態，這敲木魚是叫修道的人要能夠效法這個魚，要保持清醒。這是講法器，法器就是連帶的講，佛家各種法器都有它的表法。聖人的教育，各種環境、各種器具都是一種教育。在中國文化也是如此，湯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那個上面就刻有銘詞，就是刻上幾句話，讓你在用這個器具的時候，你就得到這個銘詞的話，就受了它的教化了，所以就從他設計一切的環境、一切的器具，無一不是來教化的。

現在翻過來五十二頁，這裏是講覺悟出家，出家在這裏是「出家種類」。先講這個「出」，出是什麼呢？這個出有「身出心不出」，所謂身出心不出，是身體是出了家了，但是心裏還沒有，心裏就還在世間，心還沒有放得下，還在五欲六塵世間，這是身出心不出。再就是「心出身不出」，心是出家了，所謂心出家是什麼呢？心不在五欲六塵上面，他的心對於世間財色名食睡、色聲香味觸法這些都不放在心上，對於世間五欲不但不貪求，而且又對這個厭惡了，這是心裏出家了，但是只有身體沒有出家，身體沒有剃髮，沒有受出家戒，這是身不出的在家居士。這個居士跟各位講，這就真正是個修道的居士。再呢是「心身俱出」，心身俱出這就是最真正可取的，心不在五欲六塵，身現這相是三衣一鉢，生活簡單很樸素，心是完全出了這個世間了，這是心身俱出。自古以來無論在印度、在中國，那些高僧大德有成就的，無一不是心身俱出。

再說這個「家」呢，有世俗的家，「世俗家」，那就是一般我們世間的一個俗人，有結婚，他有家庭。在這個家呢，除了世俗家以外是「欲塵家」。欲塵就是五

欲六塵，五欲六塵就是家。再就是擴大範圍來講，有「三界家」，三界家，就是欲界，欲界當然是包括欲界以下人間這些，再就是色界，色界有四禪天，這禪天以上就是空界，四空天。講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是三界家。這個欲塵家是「因」，三界家才是「果」，這個你必得了解。這個家有這幾種，三界這個家，你想到欲界天，欲界天也是人天小果，也是果。想到欲界天也不是隨便能夠去的，那個非修十善業不可，修十善業在這個人間修，修滿了然後升到欲界天去。到這個禪界禪天的話，那要只是修十善業就不夠了，還必得要修禪定，禪定修成功了，才能到禪天去。到無色界那更不必說了，禪定更深了，修四空定修成功了，才能夠到那空界。修這三界就果這方面來講，你證這個果，還是在家，還是家。欲界欲塵家那不必說，你在這個欲塵之中，你要想到三界上面去，你在欲界就是要修那些因。這個家呢，前面講世俗家是個「形式」，講到真正的家，一是欲塵家，一是三界家，你要真正出家的話，出家就要出欲塵家，要出三界家。

前面講這個身出心不出的話，那就是形式上出家，心裏上還是在欲塵，那就心

裏還沒有出。心出身不出呢？心裏上面出了欲塵家，也出了三界家，但身體形式上面沒有出。心身俱出的話，那就是這個形式與真實通通出了，那這了不起了，這樣出家的話，那就真正是高僧大德了，那就真正是佛門龍象，他能夠把這個佛法傳下去，這是紹隆佛種。

經文裏面提到「梵行高遠」，什麼叫作「梵行」呢？這個梵，就是一種清，清白的意思，清淨的意思，清淨潔白的意思。這裏講分開有三種，在印度是修道的人他講究梵行，梵行是從印度來的，不但是佛家，那時候婆羅門教他專門講梵行的，梵行就是要清淨。這個清淨是什麼呢？廣泛的講，一切的戒律守得清白，這叫梵行，要特別的講，就要斷除淫欲這叫梵行。在這裏講分開有三方面，就是把它的範圍來講，身口意這「三業都清淨」，叫作「梵行」。對於所受的戒律，都能夠嚴格的持戒不會犯戒的，叫「嚴持不犯」，這就叫梵行「高遠」。再說呢，既不犯戒也不惱害一切眾生，這叫「慈悲」了。慈悲是什麼呢？慈是給眾生的一切樂，悲是拔除眾生一切的苦，拔苦與樂這叫慈悲，「不犯不害」的話，這就是慈悲。這個不犯戒是

說明你自己自身的修道利益，不害呢？你能夠戒守持得非常清淨，對於一切眾生你就不會有傷害的，不但不傷害，也不會惱害眾生，這叫慈悲。這個表裏面內容都已講過去。

我們大家翻開來到三十四頁，我們看這經文「第七覺悟」，這《八大人覺經》八條大人，成佛修大乘法，這叫大人。那第七大人覺悟的，修大人法第七應該要覺悟的，就是要覺悟這個，這一條是覺悟要出家的。出家的時候要知道「五欲過患」，我為什麼要出家呢？出家就要出五欲六塵的家。不管是出家的或是在家的，都要出事實上的五欲六塵家。出三界家，不但五欲六塵，三界色界、無色界五欲六塵都沒有了，都不要了。但是四禪天四空天它有生死，要出那個家，既然是出那個家的話，必然要了解五欲這種過患。五欲一貪染，一染上五欲，就有很多這種過，這過是從因上面來講的。然後有很多患，有因在那裏就有結後患那些果。為什麼呢？一貪圖五欲，這個貪求必然去追去取，一取的時候，你在社會上跟人家一爭取，必然要傷害到人。從開始小的傷害眾生、維護自己的權益、損害他人的權利，再走到極端的

時候，那就是殺人放火、綁票、搶銀行了。再就看你個人的機緣，你的機緣在這世間吸收世間的知識多，你心裏勾心鬥角的那種心思就非常細膩，比一般人用心都要多，那在與人鬥爭這一方面就特別的高，手段特別高強。

在古時候，不但是搶偷，不是這個，在古時候就莊子所講的「竊國者諸侯」，在春秋戰國那個時候，那些亂臣賊子，他有他的很多辦法把現有的政權推翻，他自己來當國君。推翻就推翻，你要正式的向那些人，你用正面的方法也可以，但是他用那種奸巧的手段那些方法。歷史上春秋以後，歷代都有王莽曹操這種人，都是那些損人利己的，像他們這些人，豈只現在那些強盜，跟他們這些人相比，那又天淵之別了。天淵之別的時候，就造罪的苦果來講的話，那也是天淵之別。像曹操一死之後，墮地獄、變畜生，那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上來，那個不知道要慘到極點了。

那這些過患都要了解，覺悟就要覺悟這個，「菩薩畏因，眾生畏果」，你行菩薩道，知道五欲的有這些過患，在因這一方面就要害怕了，為什麼呢？怎麼樣畏因呢？見到五欲財色名食睡、色聲香味觸，一見到，你就要害怕。現在你看到電視裏

面，雖然大家都在提倡貪圖這個，那個既不犯法，也講得有道理，也合乎人羣心理，他講他們的，我們要行菩薩道還是要害怕。為什麼害怕？如果順乎他們所講的，照他們一樣貪求的話，自己要提醒自己：地獄、惡鬼、畜生就在那裏等候了。一失人身，再想到人身的話，別說用行為去貪求了，你心理動了念頭就不行。心裏在這動念的時候，自己就提醒自己：地獄可怕，鬼道、畜生道可怕。這個就是你動念，就提醒自己。

在古時候，孔子教顏回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」。在今日之下我們要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做不到。古時候可以做得到，現在你怎麼做到？現在那個非禮的事情你不能不看，非禮的那種聲音不能不聽，你不聽，它也是來灌輸給你。那怎麼呢？畏因，你害怕這因，害怕這因當時接受當時就把它消除掉，那你行菩薩道，看起來不那麼容易的。

既然了解五欲過患，「雖為俗人，不染世樂」。雖為俗人，就是現在你還是在家，作在家菩薩。作在家菩薩還是俗人，但是呢不染世樂，不要貪染、不要染著世

間人所貪求的那種樂。世間人所染的那些樂，無非是財色名食睡。古人講「財色名食睡，地獄五條根」，這是到地獄有五根，有根就必然生出來，生出來財色名食睡，都很可怕。所以說這個欲，遇到可遇之財、可遇之色、可遇之名，當下就要知道這是地獄的根，地獄五條根。這樣一想的時候，自己就害怕了，你就不敢跟世間人那樣的染著了，這叫不染世樂。世間人以那個為樂，你既是菩薩，雖然還住在世間，還是俗人，你就不染上這個世樂。為什麼呢？菩薩一方面度化眾生，一方面自己也要度，自己都不能度，你度什麼眾生呢？菩薩就是自己跟眾生同時都要度化。同時都要度化，你對於這個世間這樂你就不能染。

這個不染世樂的時候，「常念三衣，瓦鉢法器，志願出家」。這就是你雖然沒有出家，你要常常心裏在念，念是想念，想念著心裏上要出家。怎麼個出家？要「常念三衣」。吃飯用的「瓦鉢」，鉢呢有幾種，有用瓦作的，瓦是泥土作的，瓦鉢。這些「法器」，法器除了瓦鉢以外，法器有很多種，出家的時候，比如說這個苦行僧，苦行僧的話除了三衣一鉢之外，還有經常要攜帶的有十幾種，而且都是法器，

都代表有表法的。這樣的「志願出家」，志是存在心裏面的，願呢是發了願。這是早期翻譯的，志，中國經書裏面講這志，孔子說「志於道，據於德」那個志。這個《毛詩》序裏面就是「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」。存在心裏面的志叫志向，這是中國經書裏面用的。那個願呢？佛法裏面常常提到的叫發願，四弘誓願等等。早期講發願，這個經把志願這兩個字合起來用，「志願出家」，心志上面發出這個願要出家。這個出家的話就包含有的是心身都出家、有的是心出家身沒出家，包含這個。不管你是形式上出家，或者是真實上出家，心裏上一定要出家，也是一定要出五欲六塵之家，出三界家。既是出五欲六塵家的時候，那就是不染世樂，不貪求五欲六塵，你就要念到那個，常常念到出家那種簡單的生活，三衣一鉢那種簡樸的生活，生活愈簡單，這個道修持的才愈有進步。

下面是「守道清白。梵行高遠。慈悲一切」。「守道」這兩個字，就把上面從第七覺悟五欲過患，一直到這個志願出家，這是從上面一直到下面慈悲一切，這叫守道。「清白」是什麼呢？就是清淨的、潔白的。佛所講的法、制定的戒律都是清

淨潔白的，都是叫人家要出離六道，最後能夠成佛。守住這個道，這道守得最清白。這一句是貫徹上下最重要的兩個字。

下面「梵行高遠」，梵行高遠就是前面講的三業都清淨。而且你的這個行作得愈是清淨，你修持的這行愈高愈遠。高遠那不是普通人，是高人，什麼是高人？不是他的個子長得很高，不是，這個梵行高遠，高是高超，高超才能談得上遠。你的梵行是超人的，超乎世俗的，你沒有這種梵行，你要超凡入聖，那怎麼可能辦得到？這個梵行高遠的是菩薩自己的功夫，自己自度成功了，自度成功了，他這個三業自然的都清淨。三業是什麼呢？身不造殺盜淫，口沒有四種妄語，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妄言這四種業，不造四種因、不造四種業，反過來就是四種善業。意是什麼呢？在意裏面沒有貪瞋癡，這就三業身口意都清淨。梵行高遠，那就自己在三業上面，自然的就清白了，這叫高遠。

「慈悲一切」，你自己自度成功，有了高遠的梵行，然後才能夠度化眾生。度化眾生是憑什麼呢？憑慈悲心。慈悲一切，這不只是對某一個眾生、光對某一類眾

生慈悲。慈是給他種種的樂，最大的樂就是讓他能夠出世間，了生死是最大的樂。這個悲是拔這痛苦，把眾生痛苦拔除掉，最大的痛苦就是生死大苦，那要普濟一切、慈悲一切。慈悲一切是你對於一切的眾生，不但人道眾生或是六道眾生，都要慈悲、都要拔苦與樂，這樣才能夠叫大慈大悲。這種大慈大悲，在這一句裏面講他是度化眾生，他包含一切所有的功德都在內，這菩薩如果沒有慈悲心他不肯度化眾生的。這就是慈悲一切。

這一條講到慈悲，真正的慈悲，那古代高僧在講到這一條的時候，他講你要真正是大慈悲，在末法時代怎麼辦呢？末法時代你只有勸人家念一句阿彌陀佛。為什麼念一句阿彌陀佛是大慈悲，是慈悲一切呢？一句阿彌陀佛的佛號是持名念佛，這一句佛號人人會念，你一講他就會念。會念的時候，你心裏發願，發這志願要出這一個五欲六塵家。普通法門，任何法門你五欲六塵不出，絕對不能了生死，五欲六塵之家，尤其是色欲不斷的話，這個六道出不去的。不但普通法門要斷，斷的時候這一生斷不了，要生生世世修，修的話，這一生修一點功夫，再一生再繼續修，修多

生多世多劫才能斷除。那我們現在在這末法時代，我們要想修普通法門，我們要問自己，我們幾時才能夠斷乾淨？難啊，太難了。那你念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《阿彌陀經》裏面講，在極樂世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極樂世界一切的苦沒有，完全純粹是享樂在五塵之中，那個五塵跟各位講，極樂世界五塵不是跟我們這個五塵一樣。那個五塵都是本性裏面顯出來的，那絕對跟我們這世界不是一樣的。你見到那個五塵就等於見性一樣的，你只讀《阿彌陀經》，你不研究，你是不了解那個道理的。所以我們這個世間，五欲六塵難斷，只要念一句阿彌陀佛發願往生，我們這一生壽命完了的時候，就能夠往生極樂世界。一到極樂世界，我們這一生就脫離娑婆世界這個六道，到那個世界的話，就一生能成佛。你到那個世界，就跟阿彌陀佛壽命一樣是無量，無量壽，那一生就能成佛。所以這一條，民國時代寶鑑大師，他是天台宗的一個善知識，他也是高僧，他講這一條他就說：你今日之下要慈悲一切，要真正利益眾生，你只有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念一句佛號。這是寶鑑大師講的話。想想看，我們自己看到五欲六塵，能夠不動心已經是了不起了，就是不動心，但那個種子沒有斷，還是不行的，那只有伏得住。那斷惑談何容易？斷惑是種子那些都

要斷除。固然我們肯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我們自己肯念，再勸人家念的話，你這個就是慈悲一切，那功德就不可思議的。

第七講

現在請各位看三十四頁，這一頁最後一行開始，經文我先念一段。

第八覺知。生死熾然。苦惱無量。發大乘心。普濟一切。願代眾生。受無量苦。令諸眾生。畢竟大樂。

這是第八覺知，最後一個覺知，後面的那一段是結論，算是流通分。

現在再請各位翻開後面講表，那講表意思我們研究過以後，經文一對就知道了。這後面請各位看五十三頁，五十三頁這是第八覺知，這是在六度當中的是忍辱度，這個忍辱度這一度是悲，悲心比較重。

下面我們就看了，經文一開始講「生死熾然」。生死熾然下面講，先看看「生死」這個問題。生死念念都是不會停止的，輪迴沒有已的時候。這菩薩他行六度的時候，關於生死問題，就是眾生的生死，比喻說是沒有停止，是必得你研究，一個念頭就是一番生死，念念都是不止。所以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，像那生死，要想

不藉佛法來了的話，那沒有辦法把這個生死問題解決。為什麼呢？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有這個無明，無明從根本無明到枝末無明，我們這念頭都是妄念，沒有一個清淨的念頭，妄念，每一妄念都是在那個生死。這是講到一切的生死，就是生老病死，就是拿我們人生來講，從入了胎，入胎一開始，這有了生，到了這個生命結束的時候，這個氣分，這一個就是生死。那麼像這樣的生死，死了以後再轉世，轉世，轉世轉到那裏？不知道，凡夫眾生誰知道？自己不能作主，這叫「輪迴不已」，在六道裏面輪迴沒有了的時候。在說前面講十四表也說過了，就是經前面也講過了。

「頭出頭沒」，生死就像一個苦海，生死大苦的苦海裏面，苦海就是六道，輪迴六道。六道在上三道裏面人天道，還有在天道這修羅道，這也是頭出來一下子，都會沉沒到海裏，一到三途，這個頭等於是淹沒下去了，這是頭出頭沒。看看我們眾生在六道裏面，頭出來的時候少，沒在水這個生死海裏面那太多了，這應該了解。「星火燎原」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。那我們這個生死，這是從那來的？你生死的原因？起任何一個念頭就是一個生死苦惱的生死問題。

再講到「苦惱」，苦惱的時候有「苦苦」、有「壞苦」、有「行苦」，這叫三苦，前面都講過，這個三界統統都是。苦苦呢是色苦，這個天道行苦，比如說到了無色界，無色界是沒有身體了，但是念頭實在那裏，他還是有心，這三苦這三界統統有。「依正萬端」，依報是我們的環境，我們本身的正報，那這太多了。這個是講到生死苦惱，既是菩薩要行六度的話，你就要念念的都要把眾生的這種生死苦惱放在心裏面。放在心裏面也並不是說：我作菩薩我現在是想到了，過一些時候又放下去了。不是這樣，念念都在這裏，每一個念頭都是關懷到眾生的生死苦惱。

眾生的生死究竟怎麼樣的呢？「蟻身七佛」。螞蟻墮落到畜生道裏面，那什麼時候才離開畜生道？那就難了，這舉一個例子，一個眾生它墮落到螞蟻身體，七尊佛出世的時候，那螞蟻的身體還沒有解脫，這個螞蟻它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始終是一個螞蟻身體那個生命。再說這螞蟻，舉這作為一個例子，那就是說明一墮落到三途裏面去，再想出來，等於可以說遙遙無期，在這裏只是舉螞蟻作一個例子而已。螞蟻如此，其他的三途裏面那些，那也是長久得很。那麼講到我們本身在六道裏面怎

麼樣呢？「我身塵劫」。塵劫是塵點劫，一個微塵到了一個劫的時間，那個劫有多少呢？像塵，微塵點數那麼多。我們身命，我們這個身體死了之後，然後又生，生又死，趣了六道裏面這些，這個生死的生，生命塵點劫那麼多，生死那麼多。

再講到「苦惱」那方面，你的生死怎麼來的？生死就是由生死那些煩惱來的，這些苦惱有三障惑業苦，惑業苦輪迴輪轉的不休息，沒有休息。這個惑業苦起惑、造業、受苦報，受苦報的時候，又同時又起惑又再造業。這就感受到那些相似這些果，那麼這些講生死苦惱的。

那麼就是我們要了解行菩薩道，眾生的這些生死、這些苦惱，在六道裏面頭出頭沒，一切眾生是出不來，那自己就要「發心」，發大心來度眾生。為什麼這一度叫忍辱度呢？忍辱度就是忍，忍辱的，這個是最不容易的，必得要有悲心，要大悲心才能夠忍，沒有大悲心是忍不了的。所以發大乘心的時候，發心，發什麼心呢？發心就是發「願」，發什麼心呢？「普濟」，普濟就是普度的意思。濟就是在苦海裏面的眾生沒有人去救濟他，你行菩薩道就要去救濟他，而且這個救濟不是救一個眾

生，普遍來救濟，這個發心普濟。發心屬於「願」，普濟就是「行」，實行了。

這個願的話，要怎麼要發願呢？「知恩報恩」。菩薩發願，所以他要發願的時候，他首先要知道這個基於知恩來的。知的什麼恩呢？普通的凡夫不知道，比如說我們人與人家相處，一般世俗人也常常講、也知道，但知道就不懂得這個道理。比如到外面旅行的時候同坐一條船，是同船過渡都是緣分的。在今日之下來講，你看同坐飛機或是同乘一輛車子，這個都是緣分。既是這樣的話，我們與任何人相處都是過去的因緣，不是偶然的。再講得更密切一點，那就是家庭裏面家裏的人，在外面機關裏做事情、學校裏面讀書教書等等，能夠在一起相處，都是緣分。那麼這裏講的恩是什麼呢？凡是眾生，我們人生在世間的話衣食住行都是來自人羣的，這個人羣各有他的一份貢獻，所以我們才能夠享受這個現成的衣食住行，這些都是有恩的。

恩情最重的就是家族，家族的話這個要知道，我們人不是這一生，這一生以前還有多少生，當中無窮無盡的，我們看普通人，我們也不認識，也許就是過去我們

家庭裏面那個家人、眷屬。既是家庭裏面眷屬，家裏的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子女，或者是夫妻，這都是家裏人，那麼就是彼此都有這個恩的，所以知道這個恩的時候就要報恩。報恩，一般說我們知道現在父母，我們要對父母要報恩，但是過去的父母我們知道不知道？我們不認識了，前生還有前生，在人道，我們也不見得每一生都是在人道，在人道有人道的父母，在畜生道有畜生道的父母，那多了。所以知道這個恩就要報，發報恩的這樣才發願，是指這個。既是過去世的父母眷屬都不認識了，父母有父母的恩，眷屬有眷屬的恩，眷屬什麼恩呢？患難相共，疾病相扶持，生活要互相關懷，都是恩澤。我們不認識，大菩薩就了解了，我們的發心行菩薩道的是小菩薩，那還沒有、還不知道，那就是一個原則，什麼原則呢？就把一切的人羣、一切的眾生都當作是過去的眷屬，菩薩如此。任何一個眾生都有佛性，既是有佛性，將來不管是在什麼時候，遲早將來都是要成佛的，所以把一切眾生就看作是過去的眷屬、未來的諸佛。那麼這樣的發心，既是過去的眷屬、未來的諸佛了，但他現在還在生死輪迴之中，被惑業苦三障在那裏輪轉不能夠休息，那就要發報恩的心。這是一發了這個報恩的心就不要變更了，不要退了，「不離初心」。

講到「普濟」這一方面，普濟這個就是「三際十方」，三際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就時間來講的。過去舉這一生以前，現在就是這一生，未來的呢，就是將來的那也是無窮無盡的時間，十方就是十方世界。再普濟的對象是那些呢？「聲聞」小乘、「緣覺」中乘，這是叫二乘，他們修道頂多是自己了，自了，自了不能夠成佛的，你是行菩薩道的，你對於二乘的也發心去度化他。除了二乘以外，還有「眾生」，一般的眾生，那更要去度化他。想想看十方三際，除了一般的眾生以外還有二乘，這個要「不厭不疲」的。所謂厭的話，厭字它原始的意思，是滿足的意思講。厭，普通人，我勸多少人學佛，感覺到我也夠了，這厭足就滿足了，不厭就是不滿足，作了再多也不滿足。另外意思講厭惡講，厭惡那是一個引申的解釋。那在這裏的意思是不厭，就是你度化的眾生再多，也不感覺度了很多，還是感覺不夠。不疲呢？就是也不感覺疲勞，無論是發心，無論是普濟，這一個都是要忍，要忍辱負重，要能夠忍。為什麼要忍呢？悲心，有那個悲心在那裏，所以必須要忍，有悲心在那裏自然他能夠忍，忍得過去。

再翻過來，我們再講到「教義」，講菩薩為什麼要行菩薩道，他就是慈悲這兩個字，這個慈悲就是佛教的是根本的，不講慈悲的話，那這菩薩道沒有人學。慈悲，能夠把這個佛教傳下去不會斷絕、永久留傳下去的話，這是靠菩薩這個慈悲。釋迦牟尼佛這一次到這個世間來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除了這次以外，他到世間來了八千多次，那這一次到世間來，也不過是我們眾生所看到的而已，都是慈悲。不但在行菩薩道的時候是慈悲，成佛以後還是永久在世間度化眾生。

慈悲這兩個字，「悲」是拔眾生苦。前面講眾生有三苦，那個生死大苦，你菩薩就是要拔眾生的苦，就拔除掉。你拔眾生苦，行六度首先就要講布施。這個布施是為了以佛法來度化眾生，所以才「三種布施」，三種布施菩薩都要作的。都要作這三種布施當中，其中一種法布施是最重要的，你沒有法布施的話，佛法不能流傳的。那不懂佛法，其餘的那個不究竟的，你不配合佛法的法布施的話，就是財布施、無畏布施，那都是普通的慈善救濟事業而已，必得要有法布施配合起來，這三種布施都是可以成為出世法了。

這裏講釋迦牟尼佛在過去行菩薩道的時候，這個布施你看，「雪山傳偈」，雪山傳偈子，釋迦牟尼佛過去行菩薩道是在雪山，就是現在喜馬拉雅山，是過去世很久以前的，不是現在講的。在雪山修苦行，修苦行那個功夫很不錯的，那個帝釋天，帝釋天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的天主來試探他，在雪山說出一首偈子出來，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，行就是行為的行，那就三苦中的行苦，念頭在那裏生滅不停那個行，推廣世間萬法一切都在那裏生滅不停，諸行就是一種萬法，無常，叫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這個萬法就都是生滅法，自然界的山河大地，人類社會的作大皇帝也好，你錢財多得像過去石崇那樣大富豪來講那樣好，現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大富豪，那個首富也好，這個都是生滅法，一彈指過去了。講到這兩句話，釋迦牟尼佛那時候在這邊修行，結果雪山大士，也就是雪山童子一聽到這兩句話很有道理，這個偈子一般是四句話，你說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只有兩句，應該還有兩句。

釋迦牟尼佛那時候還是雪山童子，請求帝釋：請你把下面兩句說出來，說出來我就願意拜你為師，我就作你的弟子。帝釋，他還不是帝釋的這身分，他這變化出

來的，變做一個羅剎，這在印度講羅剎是吃人的，變成一個羅剎的惡相。雪山童子他就跟羅剎講：你說出下面這兩句話，我就拜你作老師，我作弟子。這羅剎說：你的意思是好，可惜我現在是飢餓了，肚子餓了，這我說不出來了，餓得太厲害，我下面兩句餓得沒辦法說了。這個雪山童子就說：好，你餓沒關係，你只要說，你就勉強說出來，你說出來，你飢餓的話，我就把我這個身體讓你吃掉，我把我的身體給你吃下就解決你飢餓問題，但是你先把這個偈子下面兩句說出來。那羅剎：好，這樣吧，雖然餓是餓，但是這兩句話勉強還可以說得出來。他就說後面兩句話，就是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」。前面說生，是生滅法，這下面講第三句話生滅滅已，生滅法滅了，已就是滅了，生滅滅已之後什麼呢？寂滅為樂。寂滅為樂，那是得了大樂了，所謂寂滅就是沒有生滅了，不生不滅了，到了這個生死問題解決了，到那種境界了，得了涅槃了。

雪山童子聽了這個偈子之後，有的說是他拿自己血寫在這個樹上，在石頭上到處把這四句偈子寫出來。寫，為什麼呢？他寫出來讓別人看，寫了之後，他自己跑

到樹上，從樹上跳下來讓這個羅剎吃，當他從樹上往下一跳的時候，這個羅剎又恢復原來的面目了，就是在半空中就把他接到了，把他承接下來。雪山童子就憑這種功德，發了這種大心，他為了求得這半個偈子，他就念念把自己身體、自己生命讓羅剎吃掉，他讓這個真理這個佛法能夠傳下去。就為他這個功德，他修道的這個功德超過了十二劫，就是雪山傳偈的這個。這個故事是法布施，除了法布施以外，他以自己的正報身體來布施是內財，普通講財布施有外財，金銀財寶那都是外財，身體是內財，最了不起，這是布施。

再就「心身代受」，發心在這個身體各方面，都要代眾生來受苦、拔苦。前面講把那個佛法偈子能夠傳下來，就是有法布施，讓眾生得了這個法，就能拔除生死大苦。那麼這個代受苦呢？也是原則的話，你說要讓所有的眾生都能夠拔苦，那菩薩怎麼樣代受？那還是菩薩用這個佛法，把這個佛法能夠弘揚出去的，讓眾生得了這個法，普遍的得了法的話，眾生就能夠拔除這個生死苦了。

這裏舉一個例子作代表，這個還是以身體代受，身體代受什麼呢？釋迦牟尼佛

在過去有一次他就到地獄裏面去了。在地獄裏面，地獄當然不止他一個人，還有別的眾生，那還在那地獄裏面，地獄的眾生受什麼苦？要挽車，拉著車子。拉車子在前面拉，後面管理地獄那個管理的人，那叫獄卒，獄卒拿著鞭子在後面打，你拉不動，就在後面打人。用什麼打呢？叫眾生自己把身體上那個筋拿出來挽那個車子，往前拉，那個痛苦，痛苦是痛苦，在沒到地獄之前，誰叫他在人間造業呢，造了業就應該受報，到地獄受報。那現在在人世間看看，那些人騎在人的頭上，他就不想想，你這一個身，生命一完了，一失人身的時候，用種種的權術來欺騙人來害人的那些人，大概免不了到地獄裏去。到地獄裏去要抽筋出來挽車拉車，那有一個眾生實在走不動了，那個筋也抽得也不行了。釋迦牟尼佛一看，我就借給你一條筋，借給你拉吧。那個獄卒一看，管你什麼事，你管的閒事，給他一鞭子打過去，一鞭，這一鞭一打，好了，一下就把那時候釋迦牟尼佛一鞭打就打死了。這一打死的好，就從地獄裏面出來了，這是過去的故事，叫「借筋挽車」。

再講到「慈」，「與樂」，就給眾生種種的樂。人世間的眾生沒有樂，沒有樂

他想辦法給他種種的樂，這樂是什麼呢？佛法。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佛法就我們簡單的，一句話，叫離苦得樂。學佛的目的就是要離開生死苦，得到不生不死的這種樂，叫離苦得樂，與樂就是講的這個。解決生死問題，給這種大樂。

為了這個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在成佛之前，他是一個王太子。王太子他要繼承王位的，合法繼承王位的他統統不要，王太子不要，放棄了，放棄了這個王位，繼承王位都不要，就出家了。這出家以後成了佛，說法四十九年，我們現在能夠看到大藏經，都是釋迦牟尼佛說出來的，說的法由弟子把它紀錄下來，就是這個佛法。

不但這個，這一下表演八相成道，這個四十九年說法，還有呢？除這以外還有呢？到人間來有「八千」次，八千次「降生」到人間來。這我們都不知道，佛不講的話，我們都不知道，這個是什麼呢？為什麼一次一次的要到這個世間來，到這個世間來要「同圓種智」。同圓種智什麼？要把沒有度化的眾生，統統要把他度化。度化那種智就是成佛的，就是一切種智，簡單講叫種智。要把這世間的眾生都統統

都度盡了，統統都是圓滿了，圓滿了一切種智，他這心才放得下。

不但講眾生，眾生是正報，正報是有身體有這生命的，除了正報以外還有那個依報。依報那是經文講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情是有情眾生講的正報，無情的，就器世間都是無情，這叫同圓種智。這怎麼講，無情的它能成佛嗎？山上那個石頭、樹木，它能成佛嗎？要了解這個器世間都是第八識的相分，凡夫眾生在六道的生死還沒有解決，這個時候看外面是山是水，與我們身體毫無關係的，其實一證了果位就知道這個都是我們心裏現出來的，那就是經文所講的不變隨緣，沒有變，隨緣，隨這個緣，世間的一切都是本性裏面隨緣顯現出來的。那既是這樣的話，正報成佛，一個眾生他正報成佛的話，他的依報在一起的，一起成佛，這就是同圓種智。

比如說我們這個世間，就拿我們這人世間來講，假使的話，事實上那是沒辦法的，假使說我們這人世間這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眾生，一時統統都成了佛，這個地球上這個環境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。統統成了佛的話，那都變成那個極樂世界，那依正莊嚴絕不是現在這個樣子。釋迦牟尼佛成佛，釋迦牟尼佛看這個世間是華藏

世界，華藏世界光華燦爛，那個世界那好得不得了。那我們凡夫被這個障礙，煩惱障、所知障把它障礙，我們見不到的。所以我們眾生成佛的時候，我們的依報器世間也跟著一起圓滿了，也成了佛了。怎麼成佛呢？由我們正報這個隨緣，任何環境跟我們正報都是清淨的，都是那麼好，同圓種智。

所以佛教的根本教義就是要慈悲，佛就是由慈悲行菩薩道，他才成佛。我們要想成佛，我們必得行菩薩道，行菩薩道就是要把慈悲這兩個要點，把握這個根本。這一般普通都講佛教以慈悲為本，你沒有慈悲的話，根本接不起來，佛教就傳不下去的。但是這個行慈悲都是要「忍」，眾生難度，度化眾生度不了，也要忍。菩薩一方面度化眾生，一方面自己還要求法，上求下化。對上從佛那裏面來求法，對眾生來化，度化眾生，上求下化。無論上求無論下化都是要忍。上求任何一尊佛，當然都慈悲的，他都是合理合法，說一句話都讓你菩薩都了解，但是這佛雖然都是慈悲，學菩薩的人，比如我們學菩薩道，受過菩薩戒學菩薩道的話，那我們遇到那個很深奧的佛法，那個理我們很不容易了解，不容易了解不能說：不了解我算了，我

就不研究了。你這個算了不研究，你就退轉了，你現在就不能夠繼續往前進步的，你一退下的話，停止住就永久不能再進步了。那你必得要忍耐，忍耐就堅持地往前繼續研究。教理是如此，在修行這一方面那更難了，修行要把過去這個習氣要改，這個習氣把它斷，斷除掉那談何容易。財色名食睡，那個人不愛財呢？貪財、愛色，財色，好名、好吃的那些東西、睡眠，這是五種的大欲望，這五種大欲望，這種無始劫以來這種習氣，要改談何容易。那你行菩薩道要度化眾生的話，自己這個習氣不改怎麼行呢？自己要改。要改你就要忍了，要忍耐了，開始就要勉強而行之。勉強以後就自然，到了自然的時候就好了，這都是要忍。

這個表講完了，我們就看這經文了。經文說「第八覺知」，第八覺知最後這個知是要度化眾生，度化眾生要有慈悲心，發了慈悲心這個大願來度化。那這什麼呢？一切眾生在生死苦海裏邊「生死熾然」。熾然的熾，就是那個火燒起來，火燒得很烈。這個然字呢？然這字就是燒，燃燒的燒字，就燃。但是在這裏講當一個虛字講，就如同就像上面有一個熾字，上面有個熾字下面然字就當它本意來講，就不當那個

燃燒講。生死就如同那個火燒起，燒得很烈的樣子。這個生死熾然的時候，眾生他自己都不知道。熾然都不知道，可是菩薩知道，星星之火菩薩就知道，怎麼星星之火呢？菩薩都知，眾生任何一個起心動念都是生死的因，所以菩薩都知道，都是覺知。到了生死熾然的時候，那更不得了，此時更明顯了，叫做「苦惱無量」。眾生這個惑業苦的苦惱，生死大苦是無量的，無窮無盡的。首先要覺知眾生這種普遍的苦惱，無邊的苦惱不是指一般的，比如我們人在世間這種貧窮，遇到種種的那些不得意的事情，那固然是苦，但是這裏講是最重要的、最根本的就是生死苦，生死苦就輪迴不能夠停止的話，這是苦惱無量的。生死這種苦是一般人、一般眾生他自己都不知道，菩薩才覺知。覺知之後，他「發大乘心」，發大乘心是「普濟一切」，這個普字，剛才在表裏面就講，時間是三際，空間是十方，這是在普，普濟一切。

「願代眾生。受苦無量」。眾生受苦，苦怎麼來的？受苦，他自己不知道苦怎麼來的，也沒辦法脫離這個苦。菩薩不但發心普濟，而且還要代眾生受苦。就前面講舉那個例子，借筋來給人家來挽車，那只是一個例子而已，例子太多了，這個苦

惱太多了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就是要把這個佛法、成佛這個大法要把它弘揚出去，讓眾生得了這個法，他自然就能夠解決無量這個大苦。

那麼這樣是「令諸眾生。畢竟大樂」。畢竟是究竟得了這個大樂，這兩句就是慈悲願代眾生，受無量苦是拔苦，把眾生無量這個痛苦都能拔除掉，令諸眾生得畢竟大樂，就是與樂，給眾生的所謂的大樂。不是普通的樂，讓眾生出了六道，這是大樂。

這個大樂的時候，一切的法門，就我們中國的來講，那小乘是當然也可以出六道，那個不究竟的。大乘佛法那是有八大宗，八大宗除了淨土宗以外，其餘的七宗都是普通法，普通法門每一法，那當然都是佛講的，也都能夠成佛，問題是這個都能成佛，成一尊佛都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。那你這個菩薩是悲心重的菩薩，菩薩有兩大類，一個智增菩薩，一個悲增菩薩。悲增菩薩就說他的悲心特別重，他自己還沒有成佛，他就是發大心要度盡眾生。比如說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到極樂世界，這是一到極樂世界一生就能成佛了。那個悲心重的菩薩，他到極樂世界，雖

然一生可以成佛，但是還沒到成佛的時候，他急著要趕快回到這個世間來度化眾生，那就是悲心重的菩薩。既是這樣的話，就現在雖然我們學念佛法門，一方面學這個法門，一方面是行菩薩道，那只有勸眾生念佛，修這個特別淨土法門，這一生就能成就，就在當生就能夠出，離開娑婆世界這六道。所以這個悲心最重，悲心愈重的話，愈是要勸眾生學淨土法門。

雖然其他各宗講，禪宗也說我當生就能成就了，能夠三觀都透徹，一透徹三觀的話，當下就能成就了。那也是方便講，鼓勵人學那一宗而已。密宗也是講當生就能成佛，那也是方便的話。那你說照他們來講都能當生成佛，從釋迦牟尼佛到現在，從印度到中國，以及還有這些國家都有佛，那成了多少佛了？普通法門要成一尊佛，那是一定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只有淨土這個法門他一生成就。一生成就什麼呢？兩個階段，這一生，我們在人世間這一生，你念佛發願到極樂世界的話，你這要用功夫，不用功夫是不行的，要用功夫的話，這一生壽命終了往生成功了，往生到極樂世界，這個娑婆世界六道出去了，這一生就能夠，你這個成就就等於證了四

果羅漢一樣的。你在這個世間證四果羅漢出六道，你先要斷見惑，見惑斷了以後斷思惑，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時間那麼長遠。那我們這一生就能成就，那多麼好，到極樂世界也是一生成佛。所以說講到這個代眾生受無量苦，「令諸眾生，畢竟大樂」。拿《阿彌陀經》來講，說西方極樂世界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，你看看極樂世界無有眾苦，我們在這娑婆世界講三苦八苦，詳細的講是苦海無邊的，更是不盡的，極樂世界一切苦都沒有，但受諸樂，你所享受一切都是樂。所以這個經講到最後的話，你真正是一個行菩薩道的，慈悲心那麼懇切的話，你就必須要勸眾生來修淨土法門，就這一條。後面是流通分了：

如此八事。乃是諸佛。菩薩大人。之所覺悟。精進行道。慈悲修慧。乘法身船。至涅槃岸。復還生死。度脫眾生。以前八事。開導一切。令諸眾生。覺生死苦。捨離五欲。修心聖道。這是一段。

若佛弟子。誦此八事，於念念中。滅無量罪。進趣菩提。速登正覺。永斷生死。常住快樂。

這最後總結又是一段。後面這一段呢，這是結勸的。

再請各位翻五十四頁，五十四頁結勸是等於流通分，菩薩要自覺覺他，「自覺」是「因」，一方面要「行道」，持總總的「方便」、要「精進」，這是「有為法」。再呢要「修慧」，修智慧要「真實」的法，「慈悲」心要發真實的，所謂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發「無緣心」，什麼無緣心呢？我們普通人就說我們有緣，我們有結緣，這有緣的人，我們度化有緣的人，你真正發大慈悲心的話，你無緣大慈。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發這個心。這樣的話得了「果」呢，是證到「法身」，得了「涅槃」。法身，是了解的我們是人人都有的，現在是自己不能受用的，得了這個涅槃的話，就是修成功了，得的果。

再後面講，這就是眾生造業的話，「惑業苦」這三種，這一個起惑、造業、受苦是循環不斷的，由過去的業來牽引的，這是循環的。菩薩要度化眾生，看到眾生惑業苦這樣沒有一個了斷的時候，所以菩薩要「自在應化」，用智「慧」、用「悲心」、要有「願力」，要這個菩薩行菩薩道，行願。這個願力就是發了這大願，發

的什麼願呢？「復還生死」，就是經文裏講你證了果還要回來，再來這裏度化眾生。「行業」就是來「度脫眾生」，普度眾生。自在應化就是以智悲雙運，你的智力、有悲心這兩者同時來運用，運用智力也運用這悲，智悲心，用這兩種心來度化眾生，這菩薩用這一種的話就是度化眾生惑業苦。

後面講八件事情，「道同」「開示」這是講「知苦」、「斷集」、「修道」，知道這苦果，生死苦果，要斷這個「生死」的因，集就是講的那四諦法苦集滅道，知道這個苦果要斷苦的因就是集，這個因在那「五欲」，要斷除五欲。修道呢？就是修這個因，修這個「八覺」，修這八大人覺。「滅」呢，就是得了果了，這個滅的是什麼？滅指的就是「般若」、「法身」、「解脫」。以這三種：般若德、法身德、解脫德，這個三德就去滅，滅指的就是般若、法身、解脫。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是小乘的講生滅四諦。這裏講到這個，按照天台講四種四諦，這裏講菩薩的那個四諦，所以包括這個般若、法身、解脫。

再後面翻開五十六頁講到「誦持」，持誦的功德。持誦這個《八大人覺經》的

話，舊有的業「念念應道」「無緣不生」，我們無始以來造的業太多，我們只要持誦《八大人覺經》的話，過去造的舊業念念這個業，業是一個因，造業就是因那個種子我們的心裏面，在八識心田裏面，那個有了緣就會要結苦果的。但是我們念念應道，我們每一個念頭跟這個道相應的話，那就沒有緣了。沒有這個緣，舊有的業那個因就不能結果的，無緣不生。所以這樣的，儘管過去造的業太多，造的惡業太多，只要現在念念都在跟道相應，應了道，那這個緣就絕了，絕了緣了。絕緣的話，那個舊業就不會結了苦果的，所以說是「滅無量罪」「永斷生死」，這是就等於開「花」，還有結果什麼呢？舊業只要不見，跟那個緣不要結合起來，它就不能結苦果，就等於花，開花，花報。

「新德」就「不失覺照」，「性智日開」。覺照，我們背這個、誦持這個八大人覺的話，諸經都是一樣的，八大人覺有這個功德，各種經典都有這個功德，那你誦持《阿彌陀經》更是功德，功德更是殊勝，所以這個持經的功德共同的都是覺照。用這個經在心裏持誦，其他的一切雜念自然就不起來的。這個覺照的功夫就保持，

保持覺照。性智日開，有這個覺照，時時刻刻的與道所照的，就是這個道，那麼我們本性裏面所發出的真實的智慧，這就一天一天能夠開發出來，如此就是「速登正覺」，很快就能夠成正覺成佛，那就是「常住快樂」。常住快樂的話，要注意前面講的，成了佛以後還要到人間來，還要到世間來，還要度化眾生。度化眾生當然要
是很辛苦了，那你怎麼常住快樂呢？常住快樂就那自己安安靜靜的在那裏自己享受快樂，不是這麼講。我們認為是佛來度化眾生很辛苦，那是我們凡夫的心理我們凡夫的看法。佛最後成了佛的時候，修行的時候是快樂，不修行的時候，每一天任何時候，他在那裏度化眾生，無一而不是在定中，無時無刻而不快樂，所以是叫常住快樂。常住快樂不管是動是靜在度眾生的，我們認為很辛苦在度眾生的時候，那是動、動態，在修行的時候靜態，成了佛的時候是動靜一如的，這叫常樂，常住快樂。這種境界，我們凡夫現在只是照著經這樣講講，我們自己沒有到那種境界，我們體驗不出來。這個表說過去了。

我們把經文念一下，「如此八事」，像前面所講的那個八條的，「乃是諸佛，

菩薩大人，之所覺悟」。諸佛已經成了佛的人，他過去在行菩薩道，都是修這個八條的覺。還有諸菩薩，現在那些大菩薩也叫做大人，大人含這個。還有那些修小乘的回小向大的，本來他修小乘的，修小乘的時候，他也證了果了，現在他知道了，學小乘頂多是出六道而已，出六道以後距離成佛那還遙遠得很，所以他再回小向大，把這個心再轉過來發大乘心。這就是諸佛菩薩大人，包括已經成佛的諸佛，現在正行菩薩道的各種地位的菩薩大人，這菩薩也包含那些在內，還有那小乘的，回小乘心向大乘心的，這個都是在內，這個之所覺悟的。那麼這是總歸這一小結。

「精進行道」，既是覺悟的話，他就要精進不退的來修行這個道。後面是「慈悲修慧」，發慈悲心拔眾生苦、與眾生樂。你發了慈悲心的話，就要自己要修智慧，這智慧修什麼慧，研究佛法，研究佛法就會開智慧的。這兩句精進行道，行道就是慈悲修慧，這兩句就是把前面的八條內容，用這兩句話都是包括在內了。這菩薩在這個因地包括他發心修持都在內的。修成功了，下面「乘法身船，至涅槃岸」，這得了果位了。前面那兩句是因，這兩句是果，乘法身船，這法身指的是性德，性德

什麼呢？他本來就有，任何一個眾生他雖然現在還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他法身這個性德本有的，這個法身完全在那裏，人人都有，任何眾生都有。至涅槃岸，這個涅槃是修德，修的福慧雙修，修圓滿了，而且自度，自己度又度他人圓滿了，這到了涅槃岸了，這是修德。這乘法身船，至涅槃岸，這個功德是接自覺，菩薩自覺的一種功德。

「復還生死，度脫眾生」。這一個乘了法身船，至涅槃岸是得了果位，得了果位以後，這兩句是他的自己得了果位，自己得了果位的時候，怎麼講法身船？法身船就什麼？他自己開悟，先開悟，悟的是自性之中就有這個法身，悟的這個法身的話，就等於自己上了這個船了，得了這個船了。得了船，坐了這個船到了涅槃岸，到了涅槃岸，這個修德修圓滿了，這兩句就自度，自度成功。那麼自度成功的時候，下面的兩句復還生死，度脫眾生。這就是再回過頭來，這是願力，復還生死就發出大願的願力。度脫眾生就是行業，在到這個世間來度脫眾生，度脫就度化眾生是解脫生死，那叫度脫眾生。

那麼這時候，「以前八事」，以前面所講的八樁事情，「開導一切」，開導一切眾生，拿這八樁事情開導一切眾生。「令諸眾生，覺生死苦」。叫眾生都覺悟，就從八條這個事情能夠開悟，悟的生死大苦，這就照應前面那八種覺，覺悟、覺知。「捨離五欲」，這個五欲有兩種，一是財色名食睡是五欲，一是色身香味觸也是五欲。這些統統都要把它捨離掉，因為捨離這個才能夠明心見性，才能夠斷除自己的習氣，這是「修心聖道」。修什麼？修的是心，所謂修心，真心怎麼修法呢？真心無修無證的，真心就是法身，是無修無證的，是不能修的。這個修心修的妄心，把妄心修掉，就是破除這個妄心。破除妄心，虛妄的心一破除掉的話，那就是聖道，能夠成就聖道，這就度他。

最後再囑咐這個菩薩。「若佛弟子」，學佛的人都是叫佛弟子。「誦此八事」，前面講自度度他，這是講誦持這八樁事情，就是把這《八大人覺經》能夠背誦下來，背誦這個八事。這就要結勸了，「於念念中，滅無量罪」。每一個念頭之中，你只
要誦這八事的話，於念念中都能滅除無量無邊罪業。我們從無始以來造的那個罪是

無量的，那麼你只要在誦這八樁事情，念念之中就能滅了無量罪。滅無量罪的時候，「進趣菩提，速登正覺」。一般凡夫眾生不進趣、不菩提心就那個罪業，那些罪業在那裏障礙，我們不能進趣菩提。滅了這些罪業的時候，這樣就好了，菩提心也能發出來了，行菩薩道也能夠往前進了，這就是很快的能夠登上正等正覺，能夠成就、成佛的。「永斷生死，常住快樂。」這就永遠斷除生死，常住快樂，你證了果，證了佛果，你就是永久在世間也是常住快樂。

證佛果不是成了佛就在那裏享受，不是如此。你就拿這阿彌陀佛來講，阿彌陀佛在因地發了四十八願，成就了，成就以後你看，十方世界眾生要念阿彌陀佛的洪名的時候，阿彌陀佛都要去感應，有感始應，應就是去應，與那個念佛的人相應，這叫感應。十方世界眾生念佛都得到感應的話，那在我們凡夫看，這個多忙碌辛苦，就阿彌陀佛來看一點也不辛苦，他不但平常是有任何一個眾生只要念佛念得好，到壽命終了的時候他還親自來接，接引眾生，接引眾生往生到他的極樂世界去，他永久都這麼做。永久這麼做，他是在快樂，這是常住快樂。阿彌陀佛成了佛，就在極

樂世界安安逸逸在那裏享受？不是如此。他到十方世界去，十方世界眾生有多少，十方世界眾生念佛，他都是平常有感應，到臨命終的時候要往生，他來接引去，就是這麼忙，這麼感應去接引的話，他還是常住快樂。在他常住快樂一絲一毫也沒有影響，這就是就阿彌陀佛來講。釋迦牟尼佛呢，那我們現在普通講釋迦牟尼佛早就滅度了，滅度是我們凡夫眾生來看是滅度。其實釋迦牟尼佛他還是常在世間，常在世間就是忙著在度化眾生，也是常住快樂。眾生接觸了佛法，了解了佛法，眾生得樂，佛就是樂。因為什麼？眾生就是佛心中的眾生。佛把所有的眾生、十方世界眾生都放在心裏面，既是他心裏眾生，那眾生快樂，佛就快樂。眾生痛苦，佛就感覺這是不得了，這要趕快要拔苦，這叫同體大悲、無緣大慈，是這樣。行菩薩道的時候，大菩薩都是這樣，那證了佛果更是這樣。

這部經就講完了，講是講記住這八條，雖然講是普通法門，你要講的悲心重的話，這是佛理，這八條講的就是共同的，無論學那一宗都是離不開這八條。那講的是悲心重，一定是要勸人家念阿彌陀佛求往生極樂世界，的確是這樣的。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二〇年十一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

講者：徐醒民居士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佛說八大人覺經講記/徐醒民講. -- 彰化縣花壇鄉：
雪明講習堂, 2020.11

面；公分

ISBN 978-986-5527-32-7(平裝)

1.經集部

221.772

109018109